

種五第譯選著名學文與古

孤雁淚

波蘭奧西斯歌

著

鍾憲民譯

(原名「瑪爾姐」)



社務服化文際國

古 典 文 學 名 著 選 譯
第 五 種

孤 雁 淚

波 蘭 奧 斯 特 利 亞 女 士 著
鍾 憲 民 譯

國 際 文 化 服 務 社 行

孤雁淚

著者 波蘭奧西斯歌女士

譯者 鍾憲民

出版者 國際文化服務社

上海虹口乍浦路七五至七七號
北平西單北大街一一三號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初版

女子的生活是永久燃燒的愛情的火焰，有些人說。女子的生活是自我犧牲，也有些人堅說。女子的生活是母道，一部份人喊着。女子的生活是娛樂，也有人戲謔地說。但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女子的美德就是盲目的信仰。

女子確是盲從的；她們愛着，犧牲自己，教養兒女，娛樂着。所以別人命令她們做什麼，她們總是做的；可是世人總不信任她們；有時還要責備或則警告她們說：你們是不對的！

婦女之中也有眼光較尖銳的機警的或是更不幸的。她們把自己考察一下，或向四周一看，也常說：我們是不對的！

任何毛病總有救治辦法；有人以為這樣，也有人以為那樣，可是病態並不因醫藥而轉機。

(1)

不久之前，我們國裏最被尊敬的一個作家，（柴黑葉維支在名為「阿爾俾那」的小

說中)公然宣佈：婦人常因缺少偉大的愛情(自然對男子而說)，而心身雙方都病着。

啊，天哉！這是多麼不公平道啊！

玫瑰色的愛神「愛洛斯」下來替我們證明罷，原來我們整個的生命是供獻在他的神台上的。

我們剛開始蹣跚學步的時候，我們已聽到人家說：我們的命運是愛男子中的一個。還是小女孩的時候，我們已經幻想這位先生和主宰。每天晚上月亮或繁星閃耀的時候，每天早晨百合花向太陽舒展香郁的花萼的時候，我們幻想着，思慕着。我們渴望着直到命運允許我們傾心一位美男子，正像百合花傾心太陽一樣。這個美男子將從晨霧裏或從月光的銀海裏浮現出來，在我們的幻想前正像阿特尼沙睡在一種神祕的雲霧上：後來，後來又怎樣呢？他從雲堆裏降下來，化身為人，我們和他交換了戒指，隨即結婚了……這自然也是愛情的結果，雖則上面所說的那位作家在他那些很美麗的故事中要使人相信，說這是為生活打算。但我却不表同意。在有些特殊場合，這也許是為生活打算，但通常却是愛情的結果。是怎樣的愛呢？還已是另一問題，很精細而須要長期討論的。但不論如何，當我們披着白紗，含羞的臉上深覆着網面的面紗，走到神檯前面去的時候，那嬌美的愛洛斯總在我們頭上踟躕輕舞，揮動着玫瑰色光焰的

火炬。

後來，後來又怎樣呢？我們又戀愛……即使不是愛那小孩時代所幻想的，後來又和他交換結婚戒指的男子，那麼便是另一個。而且即使我們不愛任何人，我們總熱望愛情……這樣我們磨耗精力，陷入癆病，而且常因愛的熱望而變成瘋狂。

這一切的結果又怎樣呢？我們中間有些人，托庇於愛神翼下過着誠實的，貞潔的，幸福的一生。可是其餘大多數人，帶着流血的雙足在地上行動；爲了麵包，爲了安甯，爲了貞操奮鬥着，流了不少眼淚，受了可怖的痛苦，又殘酷的犯了罪，向恥辱的深淵墮落下去，挨着饑寒漸漸死去……

所以「愛罷！」這個簡單的藥方不能治療一切病症。

我們或許再加入另一劑藥，使牠更見效一點罷？

甚麼藥呢？

這個你也許可從一個婦人生活的一頁中知道……

格拉納支納街是華沙城內相當熱鬧的一條街。幾年前一個美麗的秋天，街上許多人車行着，步行着，各有目的，或者幹正事，或者為娛樂。行人都不左右旁顧，管自前走，所以完全沒有注意到靠街的一個庭院中發生的事。

這庭院清潔，相當寬大，四面圍繞着泥牆的高屋。在庭院深處的一幢屋最小，但照那些寬大的窗牖和進門以及門前的石階看來，這裏的住宅可說是舒適而美好的。

石階上站着一個穿喪服的婦人，臉色很蒼白，臉色同樣蒼白而且穿喪服的，是一個四歲的女孩。她挽住母親垂下的手，這雙手雖然沒有脫力，可是萎縮的樣子，使那婦人看起來十分悲愁和痛苦。

許多穿着不雅觀的衣服和骯髒的靴子的人，從一座通二層樓的梯上走下來。這是挑夫們，正在那裏搬運家具；這些家具已夠佈置一間不很寬大但也精緻的住宅了。那裏有桃木的牀和臥榻，鋪深紅色綢墊的靠椅，形式精美的衣櫥和櫃子，還有幾張大理

石面的圓桌，兩面大鏡子，兩隻栽着夾竹桃的大花盆，樹枝上還掛着幾朵未經凋落的白色花萼。

這些家具由扛夫們從樓梯上搬下來，在那站在石階上的婦人面前走過，把東西翻下肩來放在庭院中石板上，或者放在大門前兩輛貨車中，或者直接搬到街上去了。那婦人站着不動，只是目送着搬出去的每件家具。這些東西再不是她的了，但牠們對她不僅有物質的價值；她離去牠們頗爲惋惜，正像她離去了永不再來的過去的代價，和失去的幸福的證人一般。那臉色蒼白眼睛烏黑的女孩更用力地拉住她母親的衣邊。

「媽媽！」女孩輕聲說，「爸爸的寫字檯！」扛夫把一隻大寫字檯從樓梯上搬下來放進貨車裏去，這寫字檯蓋着綠布，還裝配着彫刻精美的斜台板。穿喪服的婦人好久端詳着那女孩指給她看的這件家具。

(5)

「媽媽！」女孩輕聲說，「你可看見爸爸書桌上的污點麼？……我還記得這是什麼一回事呢……爸爸坐在書桌前，把我擁在膝上；你，媽媽，來了要抱我過去。爸爸笑着不肯把我給你，於是我的孩子脾氣發作了，便把墨水傾了出來。爸爸並不發怒，他是好心的啊，從來也不惱怒我和我的……」

那女孩說了這幾句話，便把小臉躲藏在母親喪服的摺襞中，把整個小身體貼到她膝上去。就在這女孩的心上，回憶已顯出他的威力了，使她無意識地感到痛苦。從那婦人直到此刻還無淚的眼中，湧出兩顆巨大的淚珠。那女孩的話使她回憶起過去的一個時光，在千萬日常瑣事中已經消失的那刻時光，現在回憶起來，使這不幸的婦人感到失掉了樂園的悲痛。這時她也許想到，昔日的自由和歡樂使她現在失掉了留給她和她女孩的最後的麵包，而明天就要使她們挨餓呢。這書桌上在小孩癡笑和父母接吻的當兒留下的墨跡，使牠的價格減低了一些，接着這書桌便是一座美麗的鋼琴，可是那穿喪服的婦人看到牠已較為冷淡了。顯然她不是一個藝術家，因為這樂器很少引起她的追念和惋惜；但是一隻裏面有繡花被的紅木牀，把她的視線吸引過來，而且使那女孩的眼裏充溢着淚淚。

「我的牀呀，媽媽！」女孩驀然叫起來，「那些人把我的牀搬去了，這裏面的小被是你替我做的啊！媽媽，把我的牀和被拿回來呀！」

婦人唯一的回答便是把那哭着的女孩的頭拉近自己的膝部；她那雙美麗的略微凹陷的黑眼又乾了，蒼白而纖細的嘴緊閉着，默然無言。

這女孩的小牀已是家具中最後一件東西了。扛夫開直了大門，裝載着家具的貨車

向街上開駛了，後面跟着背負零碎物件的扛夫，在鄰家的窗背後引頸窺視的人頭兒也隱退了。

樓梯上走下一個身穿罩衫頭戴便帽的少女，在那穿喪服的婦人面前站住，說道：「太太，我什麼都已做好了……付清了賬……祇贖這點錢了……」那少女說着，將一小卷的紙幣遞給那婦人。

婦人慢慢地轉過臉來，低聲說：

「謝謝你，莎娜，你對我總是很忠心的……」

「太太，你也總是好心的對我；我在這裏服侍了四年，從沒有一塊地方從沒有一個時候，比此刻在你這裏更好了。」那少女叫起來。

她舉手揩揩淚眼，她的手顯露着縫針和熨斗的餘痕。穿喪服的婦人抓住了她的粗手，在那皙白纖嫩的手掌裏緊握着。

「現在，莎娜，」她哽咽地說，「再見了……」

「我再送你到新屋中去，我即去雇輛馬車來。」少女回答說。

這樣交談過後一刻鐘光景，兩個婦人和一個女孩在比荷納街上一所屋前從馬車內走出來。

這所屋狹小而高，有三層樓，外表是破舊而陰鬱的。

小女孩耶娜睜大了眼，看着牆壁和窗牖，說道：

「媽媽，我們將住在這裏嗎？」

「是的，在這裏，我的女孩，」穿喪服的婦人低聲回答，隨即轉身向着站在大門內的看門人道：

「請求你，先生，把我兩日前租定的房間的鑰匙交給我。」

「哈！在頂樓上呢，」那看門人答說，「上去，我就來開門。」

走過一個四方庭院，兩面圍着沒有窗的磚牆，另外兩面是舊的木造畜舍和貯藏室，這兩個女人和女孩，走上一座窄狹陰暗而又污穢的樓梯。那少女抱着女孩，在前面引導，穿喪服的婦人慢慢地跟在後面。

管門人開了房門。這間房是寬大的，可是屋頂低覆着，幽暗異常；一扇小窗從屋頂上把不充分的陽光放進來，但傾斜的天花板幾乎把牆壁都壓住了。牆壁新近粉飾，石灰的濕氣味還時常透出來。

房間的角隅裏，靠近火爐，有一隻烹飪用的磚竈，對面靠牆有一座小櫥，還有一座沒有欄杆的牀，一隻用破棉布鋪的臥榻，一張黑漆桌子，幾隻退了色的坐椅，椅上

的草墊已經破碎陷落。

穿喪服的婦人在門檻上站了一會，向全室投視了一眼，走了幾步便在臥榻上坐下來。

女孩在母親身旁站住了，動也不動，面色慘白，頻頻地把她那靈活的眼睛溜轉，目光中呈現着驚訝和恐懼。

車夫搬進了兩個包裹後，少女便打發他去了。她開始整理從包裹裏取出來的東西了。

東西也不十分多，所以一會兒便整理完了。少女並不把罩衫和呢帽脫掉，只是在一個包裹裏摺疊幾件小孩的衣服和舊布；把那出空了的包裹布拋在房角裏，她在牀內鋪了兩條布被和一條墊褥，又在窗上掛上白布窗帷，在櫥裏安放了幾隻碗碟，一把陶土壺，一個銅的燭盤，和一把小的茶壺。做完了這些事情，她又從火爐背後檢出一束木柴，在爐上燃起了歡樂的火。

(9)

「這樣，」她說，從蹣跚的姿態站起來，轉過臉來向着那默然不動的婦人，雙頰因吹火而通紅：「我點着了火，不久這裏可以光亮並且溫暖起來了。火爐背後有燃料，兩星期內還够用；衣服和布料是在那小包裏裏，烹飪用的碗碟是在櫥裏。蠟燭在櫥

裏燭台上。」

這好心的使女說着，顯然要裝出快樂的聲調，可是微笑終於不能久留在她的嘴上，她的雙眼幾乎掩不住淚泉。

「現在，」她的語調更低抑，同時交叉着着雙手，「太太，我現在要去了！」
穿喪服的婦人抬起頭來。

「你現在要去了，莎娜，」她重複着說，「是的，」她又說，向窗看了看，「天快黑了……你晚上走過城去要害怕呢。」

「哦，不，親愛的太太！」少女答說，「爲了你就是深夜走到天涯地角去我也不辭跋涉……但是我新的主人明天早晨要離開華沙，他們命我在黃昏前回去。我要去了，因爲他們今天還需要我啊……」

說着最後幾句，她俯下身來，握住了那婦人的蒼白的手，正要抬到自己的嘴邊去。但那婦人突然站起來，把雙臂投向少女的頸項。兩個人哭起來了，小孩亦繼起啼泣，一雙小臂抓住着那使女的罩衫。

「不要去啊，莎娜！」耶娜叫起來了，「不要去！這裏是這樣的陰暗苦惱！」
少女在她舊主人的手臂上親了幾個吻，又把那女孩緊偎在胸前。

「我要，我要去了！」她飲着深歎歎地說，「我有個窮苦的母親和年幼的妹妹，我要養活她們呀！」

穿喪服的婦人轉過慘白的臉來，挺直了腰。

「我也要，莎娜，我也要做工，」她提高了嗓音說，「我也有個小孩，我要養活她呀……」

「願上帝永久伴着你！願你幸福！我最親愛的太太！」那少女說了，又去吻她主人的手和那哀啼着的女孩的面龐。過了半響，她才踉踉地走出房去，再也不忍回顧了

那少女去後，房中頓時沉靜了：祇有爐上燃着木柴格格爆裂的聲音，和街道上的喧鬧聲間斷了這沉靜。這嘈雜聲傳到頂樓上已經滯澀了。穿喪服的婦人坐在小榻上，那女孩先時哭了好久，後來疲倦了，便伏在母親懷裏慳慳地睡着。那婦人用臂膀攔腰抱住了小孩，擁在膝上，手支着腮，凝眸癡視着微微顫動的火光。她那忠心效勞的使女去後，同時她過去的最後的證人也去了，最後的扶助也消失了，原來自從她失掉了

一切的支持，援助和同情後，這少女是她唯一的扶助。但現在她是孤單了，全由運命來主宰她，不得不忍受孤苦伶仃的生活，一切全賴她的雙手和腦力了。現在和她一起

過活的祇有這個幼弱的生命，她祇能在她胸懷裏尋求安息，從她嘴裏要求溫柔的撫愛，從她手掌裏等候食物。她丈夫爲她安排的房屋，現在她已離開，而招進新的住戶。這個好心深愛的人兒，活着的時候，總是供給她安樂和舒適，給她體貼入微的溫柔和熱烈的愛情，但現在已有幾日安眠於坟墓裏了……

一切都煙消雲散了……愛情，安樂，甯靜的生活；恍如夢景的過去的唯一的餘跡，祇有那些痛心的回憶和那蒼白無力的小孩。這個小孩睡了一忽後此刻又把雙手投向母親的頸項，睜大了眼，把小嘴偎到她的面頰上去，低聲說：「媽媽！給我東西喫！」可是這個央求不再能在那母親心中喚起恐懼和悲哀來了。

寡婦把手放進袋去，拉出一隻錢袋來，裏面有幾張鈔票——這已是她和她女兒最後的財產。

她把圍巾披在肩頭，對那小孩叮囑地說，要她安靜地等候她回來，然後她忽忽地出去了。

走到樓梯中間，她遇見那管門人，他正拿着一捆柴到第一層樓上的一間房裏去。

「先生，」寡婦和藹而畏怯的說，「你可替我的小孩，到鄰近的一月店裏去買些牛奶和餅乾來？」

看門人聽了只是走，過後又旋轉頭來，帶着幾乎忍不住的不高興的音調回答道：「噯，那個有功夫替你去買牛奶和餅乾啊？我在這裏不是供給食物的人。」

說了他已在牆角轉彎的地方隱沒了。寡婦便再走下來。

「他不肯幫忙，」她心中想道，「因為他想我是窮人……替那些他要索取酒錢的房客，他却搬柴都願意。」

「喂，你要什麼？」有一個粗魯的女人口聲在她耳邊響着。

寡婦忽然見了一個婦人站在門前，面孔在暮色蒼茫中認不清楚，可是短短的裙，大的頭巾，斜披在肩上的樸素的圍巾，說話的聲音，和招呼的口氣，都顯示出這個婦人是平民。

那寡婦猜想，這是管門人的妻子。

「太太，」她說，「這裏沒有替我買牛奶和餅乾的人？」

那婦人想了一下。

「你住在那一層樓上？我倒還沒有認識你。」她說。

「今天我搬到頂樓上來的……」

「哦，在頂樓上；那麼怎樣還說出要別人替你買東西的話？你自己不能到市上去

麼？」

「我給酒錢倒也可以的，」寡婦低聲說；可是管門人的妻子沒有聽見，也許是假裝沒有聽見，把圍巾扯扯好，便在矮門後不見了。

有幾分鐘時光，寡婦站着不動，顯然不知向誰求教才好；她噓了一口氣，把手放下了下去，一會兒又抬起頭來，到大門邊把矮門開了，這矮門是通一條小街的。

這時還不十分晚，可是已經昏暗；沒有幾隻街燈照着那條狹小的街，這條街雖然陰沈沈，可是擁擠着人；人行道上大部份是黑暗的。一陣蕭殺的秋風，像波浪般從開着的矮門，流進大門來，吹在寡婦的面上，捲起了她圍巾的邊緣；街上軋軋的車聲和嘈雜的人聲幾乎使她耳朵震聾，人行道上的黑暗使她恐怖起來。她一時向大門內退了幾步，在那裏站了幾時，低下了頭；後來她却挺直了身，走前去了。她也許在想念等候食物的小孩，也許想到，她現在要鼓起勇氣去換得天天需要的東西了。把圍巾纏在頭上，她走出了矮門。她不知道向那方面去可以找到食物店。她已走了不少路，在商店玻璃窗內陳列着的東西她已仔細看過；她已走過幾家香煙店，咖啡店，綢緞店，但她仍舊廢然而返。她不敢再深入街道的中心，更不敢請問行人。她又向別一條街上去，過了二十分鐘的時光，她在白手巾裏帶着一包餅乾回來了。

牛乳她並沒有帶來；在她買餅乾的店裏並沒有牛乳；而她也再訪尋了。因為她知道那小孩已在不安了，所以回來的時候，走得十分快，幾乎可說是跑步回來。當她到了那大門前幾步的地方時，忽然在她背後，有個男子的聲音哼着：

「站住，我親愛的，站住！小脚，不要跳開去了！」

她竭力在心中解釋，以為這歌聲不是着眼在她，她走得更快了，到了矮門口的時候，那哼小曲的聲音說道：

「到那裏去？要這樣快呢？晚間真美啊！我們去散步罷？」

屏住了息，全身惶恐震顫，這位年輕的寡婦走進了大門，把矮門用力緊閉了。幾分鐘後，耶娜看見母親返來，伸出兩隻小手去要她抱。

「你去得好長久，媽媽！」她叫喊起來；忽然沉默了凝視着母親。「媽媽，你又哭了！你又是這個樣子了，像爸爸的棺材送出去的時候一樣……」

那年輕的寡婦真的全身戰慄起來，淚珠在熱紅的面頰上流過。她半點鐘前在街上所受的痛苦，她和內心的恐懼的爭鬥，在發滑的街頭人羣和寒風中的奔跑，以及她生平第一次受不相識者的擲揄，這些都深深地震撼了她。可是顯然她已決心自制，無論生活的境遇怎樣惡劣；因此她即刻斂了淚容，安靜起來，揩了揩眼淚，吻了吻那小孩

，一面吹旺着爐上的柴火，一面說：

「我買了餅乾來給你，耶娜，現在我要去準備茶壺來煮茶了。」

她從櫥架上取出那個陶土水壺，叮囑小孩留心着火，然後下樓到院子裏的水井邊。不久她喘着氣回來，非常疲乏，手裏提着滿滿的水壺，重得彎下腰來。可是她一刻也不休息，立即開始煮茶。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做這種工作，因而覺得很困難，可是不滿一點鐘，茶就喝光了。她給耶娜脫了衣服，催她睡着了。小孩勻緩低微的呼吸證明她睡得很安靜，她整天流了許多淚，此刻那張小臉上却沒有一點淚痕了。

但那年青的母親沒有睡：她穿着喪服，放鬆了黑色鬚髮，臉支着手掌，對着快熄滅的柴火，不動的坐着沉思。先時心痛如絞，玉額深蹙着皺紋，淚盈滿眶，忍氣吞聲的讓胸部不時起伏。過了一會她搖了搖頭，彷彿她要藉此驅除壓在心頭的痛苦和恐懼。她站起來，伸直了腰，低聲說道：

「新生活！」

是的，這個玉手纖腰姿色娟秀的年青婦人已經進入了一種全新的生活，而這一天便是她不可預知的未來的開端。

那麼她的過去又是怎樣呢？

馬爾妲·斯惠加的過去，以年歲而論是短促的，以經歷而論也是簡單的。

馬爾妲生在一个貴族的田莊裏，家境雖非驕奢豪富，却是優美而安適的。她父親的產業離華沙不過幾哩路，那是幾百畝可種植的沃土，一塊花卉茂盛的大草地，一個冬季供給燃料夏季可以散步的樺樹林，一塊種滿花果樹的大園地，此外便是一幢精緻的小屋，正面有七扇窗，窗外是一個綠草如茵的圓形庭院，窗上掛着優美的綠窗簾，屋前有一個四柱支撐的陽台，柱上纏繞着深紅色的黃花和有鮮艷紫色花萼的三色花。因此，馬爾妲的搖籃上面，有黃鶯的歌唱，有老菩提樹顛巍巍的擺動，有盛開的玫瑰，也有金浪滔滔的麥穗。同時，慈母的美顏常常俯臨，在那黑髮小孩的頭上，傾蓋着慈愛的熱吻。

馬爾妲的母親是一個美麗賢慧的婦人，父親是一個學識精博心地良善的男子。因此，他們唯一的小孩是在受人寵愛的安樂環境中長大起來的。

這個快樂活潑的美麗小姑娘，一直過着恬靜的幸福生活，直到母親去世，才遭到一生中第一次的痛苦。馬爾妲那時是十七歲。她失望了幾時，懷念了很久，但青春給她第一回受傷的心敷上了止痛的香膏，於是她臉上又現出紅色，快樂、希望、幻想都

回來了。

但不久又來了別的不幸。馬爾妲的父親，一部份因為自己不謹慎，主要因為國內經濟情況的變遷，終於陷入破產的危險。於是他的健康動搖起來。他不僅預見到財產的崩潰，而且感到生命快要完結。可是馬爾妲的命運那時似乎已有保障，因為她愛了一個人，同時也被愛上了。

約翰·斯惠克是一個年青的官吏，在華沙一個政府機關裏據有相當高的地位。他愛上了那個美麗的黑眼姑娘，又在她心裏引起了互相的敬愛。馬爾妲舉行婚禮過後幾星期，她的父親逝世了。這個潦倒的貴族，也許早就替他的獨養女幻想過燦爛的前途，所以很高興地答應把她嫁給一個雖不富有却很勤懇的青年，以為馬爾妲從離開婚禮的神檯那一刻起，她的前途就有了保障，不致再有孤苦與貧窮的危險。因此他安心長眠了。

馬爾妲第二次遭遇的苦難確是不小，但這次來減輕她的痛苦的，不僅是青春而且也是妻愛與母愛。她優美的出身地方已落入別人手裏，在她永不能再得了，可是她有了報償，因為她愛着的丈夫也愛她，並且給她在熱鬧的城中心區安排了一個溫暖舒適的愛巢，而且在這個愛巢裏不久便有了小孩清脆的叫聲。

在家庭的歡樂與責任之中，這個少婦過了五年幸福的生活，但也是很快的五年。約翰·斯惠克奉公守法，辦事能幹，得到了高俸厚祿，所以能讓他的愛妻繼續養尊處優的生活，使她時刻都感到安適，不用擔心未來的憂患。但是這樣就能使她永遠安逸了嗎？不！那祇是暫時而已！因為約翰·斯惠克祇顧眼前，沒有預防將來，從來不肯節制一點。

他年輕力壯，勤懇耐勞，因此非常自信，以為他的青春、能力、和勤勞是用不盡的寶藏。可是它們不久便用盡了。馬爾妲的丈夫患了一種危急的疾病，從此醫生的藥方和妻子的服侍都沒有能夠挽救他。他死了。他死後，不但馬爾妲的家庭幸福告一段落，連她物質生活的基石也從她脚下脫落了。

這樣看來，結婚的神檯對於這個少婦並非永遠的保障，不能使她永遠避免孤苦與貧窮的危難。古語說富貴如雲世事無常，這句話在馬爾妲身上確已應驗，雖然這也不是絕對的真理。一個人所有外來的恩惠，原是來去無定，隨時變化的，一切都受千變萬化的時勢關係的影響，而且牽連着社會制度與人事關係，同時最可怕的影響却是命運的盲目打擊，因為這是最不可預見最不能預料的。如果一個人的全部力量，所有的財產和保障，都給外來的勢力掌握着，像水波一樣隨風漂流，變化莫測，轉瞬即逝，

那末這個人的命運也就可憐了。是的，世事無常，除了自己頭腦裏所有的東西，除了指示生路教人進取的智識，除了安慰孤苦保障貧窮的工作，除了教人奮發的經驗，除了防止罪惡的崇高思想，一切都不可靠，但是這裏，也祇有相對的真理。疾病和死亡，就是兩個殘酷而難於克復的力量，就要打破這個真理。不過，所謂人生原是思想情感活動的總稱，只要這個活動過程不受挫折，經常發展，只要人不自暴自棄，那末他就夠自助自救，就能靠托過去吸取的經驗，作為戰鬥的武器，以抵抗複雜的人生關係，命運的變化，以及外來的盲目打擊。

以前馬爾達得自外來的恩惠和保障，現在都已經欺騙了她，拋棄了她。她遭遇的命運，不是人間罕有的。她不幸的來源，不是一個奇特的事變，不是人類歷史中罕有的一個驚心動魄的災禍。直到此刻，破壞她安樂生活的兩個主角，不過是破產與死亡而已。世界上還有比這些更平凡的事情嗎？人間還有什麼比破產更平凡呢？比死亡更平常，更不可避免呢？

馬爾達面對着的正是千萬男女常有的遭遇。誰一生中沒有見過許多人，為失掉了安樂而痛苦呢？誰能計算出來，他一生中見過多少孤孀的喪服，慘白的臉孔，以及孤兒因流淚而疲倦了的眼睛呢？

以前伴着這少婦的一切，現在已離去，飛去了；但她却没有離去自己。對她自己她是什麼呢？她往前預備過些什麼？在她和社會的糾紛，貧苦，寂寞和命運盲目的打擊的爭鬥中，她有什麼智識，意志或經驗的武器呢？這些問題裏面就蘊藏着她的將來之謎，不但她自己的也是她女兒生死問題的解決。

在物質上這年輕的母親並沒有什麼，幾乎一點都沒有。除了償還債款和丈夫的葬費外，她賣了家具的錢，已不到十元了；這贖下的錢便構成她所有的財產。值錢的珠寶她從未寓目過，她所有過的，已在丈夫臥病的時候賣掉了，爲的是付醫生診費和那毫不見效的藥費。

她新住屋中的家具，也不是她的所有物。這些家具她是和頂樓上的房間一起租來的，爲了租借家具和房屋，她便有在每月的第一日付租錢的責任。

這樣她的現狀是暗淡了，寂寞了，至少也是註定的了。但是將來却是無定的。人可以爭取牠，創造牠。

這個年輕的，秀麗的，有柔雅的細腰，纖白的手，黑絲樣的頭髮的婦人有沒有創造的能力呢？在她的過去中，她能否找出創造將來的材料？她坐在矮木椅上對着爐中熾燃着的木炭凝神靜思。她那雙眼睛，帶着深愛的表情，凝視着睡在白褥上的小孩的

臉，喃喃自語道：「因為你，因為我，爲了麵包，爲了居住和安靜，我將工作。」

她在窗前站住了。夜色是漆一般黑，馬爾姐瞧不見什麼，既不見在頂樓下面交互起伏的屹峙着的屋頂，也不見聳在屋頂上面的烟煤熏黑的烟突，又不見街燈，因爲那依稀的燈光模糊得很，不能照到她的窗裏來。她連天也看不見，因爲被雲堆傾蓋了，沒有一個星在那裏閃爍。但是都城中的喧鬧聲鑽進她的耳膜，這個聲音是不斷的，雖然已經黑夜，又是震耳的，雖然經過了長距離已經滯澀了。時候還不十分遲；在美麗的大街上，在狹小陰暗的巷裏，人還是走着，車行着，追求娛樂，找尋財利，向着好奇心所指使的地方去，向着內心的肉慾和功利的熱望所指使的地方奔去。

馬爾姐把前額埋在交接着的手中，閉着雙目。她聽見千萬的語聲混雜在一個大的聲音中，雖然這個聲音是模糊的單調的，可是充滿着突然的沉靜，滯澀的叫喊和神祕的低語的爆發。華沙這個大城在她想像的眼前出現正像一個蜂巢，裏面有無數的人蠕動着沸騰着追趕着。這些生物每個都有工作的地位，安放希望的所在，還有在人羣中自謀生路的本領。而在這個貧乏的被棄在無限孤苦中的婦人，她的工作和安息的地方又在那裏呢？那裏是她走向着的目標呢？那裏她可以找到開闢生路的工具呢？那些不住地喧鬧着的人對她又是怎樣的呢？那些發着在她耳中起伏的聲浪的人們對她又是怎

樣的呢？他們對她是公平的或是冷酷的，愛好的或是無情的呢？在她的行路前，那些追求幸福和安逸的人羣將讓路給她呢，還是將更密集起來，不讓她去妨害了他們的前進呢？那些法制和習慣對她是有利的，那些又是不利的呢？有利的多呢，還是不利的多呢？但是首先，她能不能戰勝對敵的勢力呢？她能不能利用有利的機運，每一瞬間，心的每一跳動，腦海中閃過的每一思想？能不能把脈息的每一跳動集成一個堅強偉大的力量，用牠來遣散愁苦，保障名譽，免去罪惡，擋住徒然的痛苦，失望和餓死？

馬爾姐全部的精神集中在這些問題上。她有着甜美的回憶，也是痛心的回憶。在快樂的嬌媚的少女時代，她曾經步踏着故鄉的綠茵鮮花，後來又曾整天在情愛的丈夫身傍過着幸福的無思無慮的日子，但現在她却穿着喪服站在頂樓上的小窗前，蒼白的額角支在合攏的手掌上！這些回憶，昨天曾用許多蠱惑的幻想來咬痛她的心，但現在已在一幅窘迫的，神祕的，但分明是現實的圖畫面前消散了。這幅圖畫吞沒了她的思想，可是顯然沒有使她畏懼。她將在充滿內心的母愛中汲取勇敢的泉水麼？她有克服懦怯的勇氣嗎？她難道不認識世界和她自己麼？她並不害怕。當她舉起頭來的時候，臉上只有近日來流過的淚痕，有心痛和歎息的表情，可是畏懼和失望却沒有。

馬爾姐搬進頂樓後第二天早晨，在十點鐘的光景，她已在城裏。

她分明是走向一個目的去的；一個燃燒的思想，不安的希望逼她前去，因為她走得很快，祇在特羅格街上走得較緩些。她蒼白的臉上浮現出紅暈，呼吸也急促起來，原來一個人快走到目的地，到了一個可怕的須要意志緊張的時刻，會激起勇氣來克服膽怯和羞恥的。

在一所高屋的門口，她停住了，看了看門上的號數；號數顯然湊巧是她記憶中的那個，因此她深深地長嘆一聲，就走向那寬大的樓梯上去了。

走不到幾步，她瞥見兩個走下來的婦人。一個穿得很華麗，像要赴宴會似的，態度很傲慢，面容嫵雅。還有一個年紀較輕，穿着灰色毛衣，一個舊披肩披在肩上，頭上的帽子顯然是戴過不止一個秋天了，走起來雙手下垂，眼光釘住着地板。那雙微紅的眼皮，蒼白的面色，苗條的腰身給這年輕美麗的姑娘添上一種憂鬱，柔弱，懨倦的表情。這兩個婦人顯然是相熟識的，因為她們講得很親暱。

「上帝，我的上帝！」年輕的婦人輕輕的說，同時微微太息了一聲，「我不幸啊，怎樣好？最後的希望已辜負了我。我怎樣告訴母親呢，說我連今天的功課還沒有聽過嗎？她也許會病得更烈害了……不但如此，屋內已沒有食物了……」

「哦，哦，」年長的一個回答說，在她的聲音中除了同情外還有自傲的意味：「

不要悲哀！再在音樂上用點功夫罷……」

「哈，如果我能像你那麼奏琴。那自然很好；但我不能啊！」年輕的一個又說了。
「你沒有天才，我親愛的，沒有天才怎樣辦呢？」年長的一個說。

這樣談着，她們已在馬爾姐面前走過；兩人都沒有注意到那穿着喪服在她們面前走過的婦人，因為一個是得意洋洋，而另一個十分悲哀，根本沒有注意她。然而她却站住了，眼光跟着她們。她們看來是女教師，現在離開了馬爾姐要去的地方。一個離去得很滿意，一個却含着淚。過了半點鐘也許一刻鐘的時光，她也要走下這座樓梯。她的命運是滿意的還是含淚的？她心悸起來了，當她按捺門上的電鈴的時候：門上有一塊銅牌寫着：男女教師問訊處；羅特維克諾·席米斯克。

電鈴響後，前室的門開了，經過了小小的前室，馬爾姐走過一間很大的房，兩面靠街的玻璃窗放進陽光來；在房內站着許多美麗雅緻的用具，其中最觸目的要算是一座嶄新的美觀的高貴的鋼琴。

房裏有三個人，一個站起來迎接馬爾姐。這是一個中年的婦人，她的髮髮有一種說不出的顏色，在帽子下修得很光澤，態度却有些呆板。她那端莊的面容，沒有一種顯然可以表現個性的形態，正像她身上那件沒有裝飾的胸前一律用銅紐的灰色衣服一

樣，既不使人憎惡也沒有引誘人的地方。這是一個公務員的常態，從頭到腳都看得出来。這婦人在別處，在別的時候也許會任性的微笑，媚眼多情地閃轉，熱心的伸手相握；但在這裏，在這招待要求職業指導的人的客堂裏，她須得做一個介紹這些人給社會的媒人，所以應當，確然應當，和藹，溫文，謙遜和謹慎一點了。這間房好像客室，實際上也與普通別的商店一樣；牠的主人對需要指導的人提供意見，說明種種關係，這樣便得到銀錢的酬勞。這也是一個清瀟室，人的心靈在那裏經過了，走出來的時候也許進了得到了工作的天堂，也許入了不幸的失業的地獄。

馬爾姐在門邊停了一會，目光注視着向她迎面走來的婦人的身體和臉孔，她那雙昨天每分鐘內貯滿淚珠而今天已是乾淨明亮的眼睛，炯炯發光，異樣尖銳，幾乎是逼人的，顯然這年輕婦人的全部思維力已經集中表現在這雙眼睛裏，而她的目光像要鑽入那將判決她未來生活的安靜或受苦的婦人的靈魂深處了。在馬爾姐的生命中，這是第一次爲了生活求教別人，而這種求救正是窮人最重要的事：找工作啊！

「女士來要和問訊處商議些什麼罷？」女主人問了。

「是的，女士，我便是馬爾姐·斯惠加，」來的人說。

「坐一會吧，等我和這幾位先到的女士們談過再說。」

馬爾姐在指給她的椅上坐下了，這時方纔把注意力轉到已在房裏的兩個人身上云

這兩人的年紀，服裝和容貌顯然不同。一個是大約二十歲左右的美麗的姑娘，玫瑰紅的雙脣上帶有嫵媚的微笑，兩隻碧藍的眼睛恬靜地愉快地轉動着，穿着鮮豔的綢衣，頭戴小帽把金髮攏得很好看。羅特維克諾·席米斯克顯然在馬爾姐未進來之前正在和她講話，因為她招呼了馬爾姐以後便轉身向她，她講的是英國話，從她答語的首先幾句中，就可聽出，她是一個生在英國的人。馬爾姐對這兩人講的話全然不懂，因為她不懂這語言。她祇看見，一種輕柔的微笑從未離開過這美麗的英國人，她的臉兒，態度和說話的神氣都表出一種慣於成功的人的勇敢，顯出她是個能自恃的有佳運等着的人。

經過了短時間的談話，女主人取了一張紙，開始在上面寫了些什麼。

馬爾姐全神貫注留心着這一切詳情，因為這和她自己有切身關係；她看見羅特維克用法文寫信，又寫下一個表明一六〇的數字；在信封上她寫了一個伯爵的姓氏，加上華沙最美麗的一條街名。隨後她便和藹地微笑着把信遞給那英國婦人，她接了也站起身來，行了敬禮，便輕步走出房去，昂起頭，嘴邊流露着滿意的微笑。

「一百六十塊錢，多大的財富，我的上帝！一個人能進賬這麼多，這是何等的幸運啊！我只要這數目的一半。對於自己和我的耶娜已可安心了。」

這樣獨自癡想着，馬爾姐深感興趣，又帶着禁不住的憐憫，凝視那個婦人，就是女主人等那英國婦人去後開始和她攀談的。

這是一個年近六十的婦人，弱小的，瘦削的，臉色枯乾，滿面皺紋，頭髮略帶銀白色，梳成扁平的兩髻，在一個舊式的摺縐的黑帽底下。老婦身穿黑布短衫，外面披着老式大衣。她透明的纖白的雙手，以不安定的動作；轉扭着橫在膝上的手巾；她的手指瘠薄得可憐，她的眼睛也露出不安的神情；這雙眼睛先前想必是碧藍的，而今已失却了光輝和色彩了；她的眼睛忽而轉向女主人的臉孔，一會兒又被腫紅似眼皮遮蓋，忽而又向一件件的東西溜轉，顯出她那遍受苦痛的腦筋的不安和緊張，彷彿要找一個倚靠或者一個安靜的躲藏所。

「老太太，你會做過教師麼？」羅特維克向着老婦用法語問了。這老婦在椅子上移動一下，向對面牆上看了一眼，癡癡地用手指緊捏着那捲成球形的手巾低聲說：

「不，太太，這是第一次我：我：」她間斷了；這時她分明在找法文字語來表出自己的意思，可是這些字彙已從她疲勞的記憶中逃走了。

「我曾經有……」她隔了一會用法語說，「我曾經有過錢……而我兒子不幸把這財產失掉了……」

女主人冷淡的呆坐在場上。那老婦人說話的文法錯誤，她那不入調的發音，不僅沒有使女主人微笑一下，而且她的受難和不安也沒有喚起女主人的憐憫。

「這是很可惜的。你祇有這個兒子嗎？」女主人說。

「連他也沒有了！」老婦用波蘭語突然說了，說了又記起她應當講法語來表示她的法語知識。「他爲失望而死了！」她又說。

那老婦的失神的雙目並不流淚，在她講完後幾句話時，也沒有一點光彩，但是她那蒼白小嘴在皺紋中間微顫起來，她陷落的胸脯在舊式大衣底下震動着。

「你可懂得音樂？」女主人用波蘭語問，好像剛纔交談的幾句法國話已充分告訴她那老婦的法文知識了！

「我曾經學過音樂，……但已是很久了，實在我不知現在還能夠……」

「哦，那麼……德文罷……」

老婦並不回答，祇是搖頭，表示不知。

「那末，老太太，你可以教甚麼呢？」

這句話問得很和氣，可是聲調乾燥冷淡，顯然是拒絕她的意思。可是老婦沒有還會，也許故意不要理會。法文顯然是她知識中比較最有希望的，她想用牠來換取生活費，來保護她晚年生命的安全，以防陷入貧苦。但是她已經覺得這個根基快從她腳下溜去了，而且女主人也似乎不再要和她談話，也不給她任何門徑，所以她祇得試作最後的努力，用顫動的手指用力地扭轉着手帕，她急忙再開始說：

「地理，歷史，初級算術……」

突然間她又沉默了，眼睛直楞楞的望着對面的牆，因為這時羅特維克站起來。

「我很抱歉！」女主人慢慢地說，「此刻我找不到相當的職位給你……」

她說完了，把兩手合放在那灰色衣服的腰部，顯然期望她引退。可是老婦像釘住那塊地方似的不動，她那直到此刻總是活動着的手和眼睛變得僵硬了。

「沒有甚麼？」經過了一時她用微弱的聲音說，「沒有甚麼？」她又機械似的說，彷彿有一種外力逼迫着她。然後她惘然從椅子上站起來。

可是她沒有走。她眼皮紅腫，瞳子蒙了一層晶亮色，她將手掌按在椅靠上，輕聲說：

「也許他日，……也許將來有一天，有個機會罷……」

「不，老太太，我不能確定。」女主人單調地，和藹地，可是機械似的說。

在幾分鐘內，室中寂然無聲，突然間在老婦多皺紋的雙頰上，流出兩道不斷的淚泉。但是沒有出聲，話也不說，向女主人行了敬禮，隨即迅速的走出了房。也許她覺得流淚可恥，想要掩飾，或許她要到一個和她剛纔離去的地方相似的一個地方，她急急地走了，像要去承受新的幻滅和失望似的。

這時馬爾姐祇和那女主人留在一處了。這女主人是將替她解決最重要的，最熱望的成敗問題的。馬爾姐並不覺得惶恐，但祇是深深的悲哀。

這幾分鐘內在她目前閃過的情景，在她的精神上，留了一個強有力的印象，尤其因為對她是全然新奇的。她不常見找職業的人，爲麪包而奔波的人，她也從沒有想到，感覺到，這種奔波含蓄着這麼多的不安，艱苦和欺騙。直到此刻，每次馬爾姐想到工作的時候，工作在她想像中浮現出來，好比一件俯身便得的東西。這裏，剛纔在未知的路程的第一站的地方，她便猜想着可怕的事情的存在，可是她却不敢戰慄，在她的思想中，她對自己這麼說的：她，年輕又健壯，以前受過良父賢母的教養的，而且曾和一個智慧的以精神工作謀生的人營過共同的生活的，決不致受這類命運的打擊，像她在樓梯上遇到的那個可憐的悲苦少女和那更不幸的老婦所經受的一樣，這個剛纔

離去的老婦，走的時候，還帶着兩道淚泉在她那多皺紋的雙頰上。

羅特維克諾開始問了，像她平時詢問到來的候補女教師一樣。

「你往前充任過教師麼？」

「不，女士，我是一個寡婦，我的丈夫原是一個官員，幾天前剛死的。現在是第一次要去開始教師的職業。」

「哈！那末你總得有在高等學校畢業的證書罷？」

「不，女士，我是在家裏受教育的。」

這幾句話，雙方都用法文說出來的。馬爾姐講法語很流利，但發音並不十分完美，但沒有多大的錯誤。

「你要教的，你能教的，是什麼？」

馬爾姐並不立即回答。她到這裏來找教師的職位，倒是很奇怪的：她自己還沒有知道，她能夠，她願意教的什麼。她並沒有計算過她的精神財產，她祇曉得用她所有的知識，來做一個貴族女兒或官員的妻子已經足夠應付。可是這時她沒有時候去細想；在馬爾姐的記憶中浮現出她少年時代致力最多的東西，也就是她和一般處於同樣境況中的女人的全部智識基礎。

「我可以教授音樂和法文功課，」她說。

「至於後者，我看你法文的發音倒很流利，很好了，雖然靠這一點還不夠做教師，我想你對於法文文法和正字學以及法國文學一定知道一點罷。至於音樂，……請你原諒我吧……我應該先知道你的藝術程度，這樣我便可以替你找個相當的地位。」女主人回答道。

在馬爾姐慘白的雙頰上浮現出微紅。她是在家中受教育的，從未經受別人的考試，從未表演過音樂技術，因為她婚後幾個月裏，把丈夫買給她的鋼琴關好以後，沒有幾次再開過；她奏琴，一定要在她房間裏除了四面牆壁外再沒有別人的時候，或者當她的女孩子在她膝上一邊側耳傾聽，一邊依着母親的音樂的節拍而喜躍的時光。可是問訊處的主人的要求，也並不含有冒犯の意味。這要求原是根據一個簡單的公認的成規，這個成規便是：「要說出一件東西的價值和特質，首先要看清，估量牠在那種情形之中最有用最適合。」馬爾姐也理會到這一點，因此她站起身來，扯去了手套，走向鋼琴去；那裏，她立了一忽，雙眼逗視着琴上的鍵盤。她要想起女孩時代的歌曲；一時躊躇着，不知道在往前曾受教師讚美和父母親吻的歌中揀選那一曲才好。她坐下身來，在記憶中遍尋着。這時門突然大聲地開了，從門外傳來一個尖俏柔軟的婦女聲：

「你好，太太，伯爵夫人到了華沙嗎？」

說着走進來的，說得更貼切一點，衝進來的，是一個活潑的，姿色嫵媚，面色微黑的，中等身材的婦人，穿着大衣，頭帶深紅色帽子，把她那烏黑的頭髮和灰暗的臉色襯托得很鮮美。一雙深黑的眼睛很迅速地環顧室中，她便看見那坐在鋼琴旁邊的婦人。

「啊，你這裏有許多客人！」她說，「講下去，講下去，我可以等一下……」

說了，她倒坐在靠椅中，把頭倚在椅背上，交叉了雙手，交放了兩腿，這樣便可以看見她穿着時髦皮鞋的美麗的雙足，她好奇的俊利的目光注射着馬爾姐的臉孔。

在那年輕的寡婦的面頰上，兩面紅暈又加深了，那新來的監試人使她更加傷促。但是羅特維克諾·席美斯加把頭轉向她來，帶着這樣的留意的臉色，彷彿在說「我們且等着看罷。」

馬爾姐開始奏樂了。她奏着『處女的祈禱』。她初學音樂的時候，年輕的姑娘們都奏這歌，這是一曲感傷的歌，音調悲抑，和滲入窗內的月光，以及少女胸中發出喟嘆最相融合。但是問訊處的客室，却是日光照耀並無幻影。但現在奏着『處女的祈禱』那隻歌曲的那個婦人的渴望，並不是要飛到超人間的境界，也不是要到有美少年

騎行的廣野去，而是躲在靈魂深處的，被壓倒而又常常起來的一種渴望，這種渴望要使每個做母親的婦人發出那簡單，平凡，可是悲慘逼人，而且痛心的呼聲：麵包！工作！

羅特維克·席美斯加纖細的眉毛，稍稍蹙攏，臉色變得更冷淡更嚴酷；在那寬坐在靠椅中的法國婦人的灰暗的臉上，時時浮現輕飄的微笑。馬爾姐自己覺得奏的不好。她現在已不懂那組多感的音調如何奏法，這些音調以前她認為天使的歌聲；她的手指已失掉那熟練的技術，在琴鍵上祇得亂動，不知按那一個才對，在空拍的地方作了很多的錯誤，而且她又無端地踏着踏板，常常錯過整拍的地方，停下來追索思路。

「但她奏得多難聽呀！」法國婦人說了，聲音很低，但馬爾姐也可以聽到。

「嘶！戴爾芬小姐！」女主人低聲說。

馬爾姐奏了那感傷歌曲的最後音節後，她並不把眼睛和兩手從琴鍵上移開，接着奏『齊泰斯基夜曲』，她覺得她的音樂程度已在那操有她的最寶貴的希望的婦人的心中，激起了很不好的印象了；她覺得琴鍵按得不好，便足以使她失掉一種可靠的謀生工具；錯了一個音，便是她親手撕斷了很少的生命線中的一根，而她和她女孩的生命又原是維繫在這上面的。

「我要奏得好一點！」她在思想中這麼對自己說，於是她不加思慮，開始奏那感傷的夜曲。但是她奏的並沒有比第一次好。也許更壞，因為這歌曲較為難奏；在那久不慣於按琴的手指間，她忽然感覺有些疼痛並且僵硬似的。

「真難聽，真難聽，太太，嘿，嘿，多難聽呀！」那法國婦人又叫說，眼睛微笑着對馬爾姐；同時把嬌美的雙足架起在傍近的椅子上。

「嘻，我請你勿作聲，戴爾芬小姐！」女主人不滿意地重說，又聳了聳肩。

馬爾姐站起身來。在她先前有些紅暈的臉上，現出紫紅色的痕跡，雙目受了刺激放着異光。真的，這事來了！她所希望的一種謀生方法已失掉了；引導她到賺錢的路上去的一根線已裂斷了。她知道不能教授音樂的課程；她並不低下眼睛，用堅定的脚步走近桌傍，那裏坐着女主人和那法國婦人。

「我並沒有音樂天才，」她開始說了，聲音很低，但不是故意放低，也不帶顫音。「我已學過九年，可是不擅長的东西，是容易忘却的。尤其是我結婚後的五年來，從沒有奏過一次。」

她說的時候，還帶着輕笑。法國婦人用俊利的目光注視她，使她很困惱，她很怕在她眼裏看出憐憫和嘲笑。可是那法國婦人，不懂得她講的波蘭語便打起欠伸來了。

「噯，太太，」她轉身向女主人去，「我祇要和你講幾句話。伯爵夫人幾時來

「幾天以後。」

「你有沒有把我提出的條件寫信告訴她？」

「伯爵夫人已接受了。」

「那麼我的四百塊錢可以穩固了麼？」

「那不消說的。」

「我的小孩女，可以寄住在我這裏？」

「是的。」

「我也有個房間和女用人麼？也有旅行時所用的馬，和兩個月的休假嗎？」

「這些條件伯爵夫人都答應的。」

「好，那麼過了幾天我再來問伯爵夫人來了沒有罷。」那法國婦人站起身來，「但是過了一個星期倘使她還不到來也不派人來請我，我即須解除那合同。我不願意，也不必再等了。反正我有近十個相似的位置呢。日安，太太。」

她對女主人和馬爾姐很輕盈地行了禮，便匆匆的去了。

走到門檻邊，她把深紅色的帽子，戴在頭上；開了門忽然唱起法國歌曲來了。馬爾妲生平第一次感到妒忌。聽了那法國女人和女主人的談話，她想：四百塊錢，許可她帶姪女來，又有特闢的房間，女用人，馬，還有長時期的休假！我的上帝！這麼多的條件，這個婦人的位置是何等幸福和可羨慕啊，雖則這個婦人不見得十分聰明能幹！我祇要每年三百塊錢，讓我的耶娜寄住在我這裏……」

「女士，我很想有個穩固的位置。」

席美斯加沉思了一會。

「這也不是絕對找不到的，但是不很容易，我不知道對你是否適合。老實說，我和我一般的主顧交談，我的責任便是開誠布公。你的法文很可以，但不十分準確；而且照你那樣的音樂知識看來，你祇能夠做新學生的教師。」

「這就是……」馬爾妲怦怦心跳的問。

「就是說，你每年祇可獲得一百或一百二十，至多一百五十元的薪水。」

「我願意接受這種薪水，只要我小女能寄住在我這裏。」馬爾妲毫不遲疑地說。女主人先前表示有希望的神色，忽而又變爲冷淡了。

「哦，你不是一個人，還有女兒……」

「四歲的女孩，美好的，又很靜心，從未做過惹厭的事。」

「我很明白，可是我很難替你找簡和你女兒一起的位置。」

馬爾姐望着女主人，很詫異的樣子。

「女士，」隔了一會她又說，「剛纔去的人，却可以帶姪女，又提出這麼多的條件……她是這般的有學問麼？」

「不，她的知識並不高，但她是外國人啊！」

在女主人嚴肅的嘴上，第一次浮現出微笑；她的眼睛冷淡地望着馬爾姐的臉孔，似乎對她說：「你想不到你的出身嗎？」

馬爾姐出身於鄉間，那裏盛開着玫瑰，又有黃鶯的歌聲，生在格拉納那街上一間安靜的小屋裏，裝璜華麗而且溫暖的牆壁把她和外界隔絕；她生長在天真瀾漫的環境中，後來又在新婚的快樂中生活，她垂下眼，什麼也不見，什麼也不追問，所以什麼都不知道……她所知道的，也是無意中聽到的……她也許也聽人說過，「天使可以得到的東西，牛是得不到的。」羅特維克·席美斯加的眼睛是冷淡而機警，現在對她譏刺地望着，彷彿在對她說：戴紅帽子的婦人，聲音很尖，大叫大喊，還把雙足擱在椅上，但她正是天使，而你這可憐的動物，同生在地上，却是一條牛呢。

「女士，倘使你能將女兒放在別處，暫時和你分離，你大概可以有每年一百五十元的位置。」

「不能！」馬爾姐叫說，把雙手交叉着，「我決不能離去她，不能把她交給別人手裏……她是世界上留給我的一切了……」

這個叫聲不期然地從她胸中躍出，但馬爾姐立即理會這是不該當的，也是無意義的。她勉強鎮靜下來，和順地說：

「那麼，如果我沒有穩固的職位，給我介紹做私人教師罷……」

「教法文麼？」女主人插入說。

「是的，女士，別的功課也可以，如地理，世界歷史，波蘭文學史等……以前我都學過，過後又常時看這類的書，讀的雖不多，但至少也讀過一些。這樣教一下，也可以完成我的知識呢……」

「這對你仍是無用，」席美斯加截斷了她的話。

「爲什麼呢？」

「是的，女士，因爲我與其他的詢問所的主人一樣，秉公辦理就不能答應你這些功課……」

馬爾姐張大了眼睛望着女主人；過了片時，女主人又說：

「因為這些事情都是男子們所專幹的，」

「男子？」馬爾姐訥訥的說，「爲什麼都是男子幹的呢？」

席美斯加向着她一看，她的眼睛似乎在說：你那裏出身的？但口中却說：

「大概就因爲男子是男子罷。」

馬爾姐過去是嬌養慣的、幸福的，所以她把女主人的回答細味了幾時。在她生命中第一次，那社會的複雜的問題，露着模糊的輪廓，在她靈眼前出現；這些輪廓使她心中起了無名的惱羞，可是她仍然一籌莫展。

「女士，」幾分鐘後她又說，「在我看來，教書的事務爲什麼大都需要男子，那是男子學問較高深的緣故……，是的，但這也許是對於較高深的學問而言，那種學問自然要較有研究的教師，要能夠解答一般成熟青年的問題，能迎合他們精神的要求。但我決沒有這種妄想；我祇要教些歷史，地理和本國文學史的初步……」

「這些功課也是男子所教的……」席美斯加打斷了說。

「我說的却是對那般兒童而講。」

「連女孩子也同樣的，」女主人搶着說。

馬爾妲沉思了。過了一會又說：

「那麼婦人還可以教甚麼呢？」

「文字和藝術等……」

馬爾妲的眼睛忽而閃起希望之光。席美斯加最後的一句話使她憶起了又一種的謀生方法，她直到此刻還未曾想到。

「藝術，」她迅速地說，「那麼不一定音樂……我也曾學過繪畫……我的畫也受過人家的讚美呢。」

「那當然，」女主人回答說，「倘使你能繪畫，這也可以賺錢，不過總沒有擅長音樂的那麼好……」

「爲什麼呢？」

「也許是因爲繪畫是靜止的，而音樂却靈活動人的……但首先要把你畫的幾張給我看，如果你畫的確很巧妙，又能畫得使人直覺到你的天才和技能，我可替你找謀教畫的職位……」

「我畫的也並不十分完美，」馬爾妲回答說，「我也不敢自信有天才，而學的又太少，不消說是淺陋的。但我至少可說，關於繪畫的基本原理我總可以教的。」

「這樣，我又不能確實答應給你介紹圖畫的功課了，」席美斯加說着，把雙手交又在胸前，但馬爾妲又用力扭着雙手，像有忍不住自己痛心的感覺的模樣。

「爲什麼呢，女士？」她羞怯的問。

「因爲這些都是男子教的，」女主人淡然說。

馬爾妲把頭低垂在胸口，一聲不作地坐着沉思，足有兩分鐘光景。

「原諒我，女士，」她隔了一會又抬起頭說，臉上露出痛苦的不安的神情，「原諒我，費了你許多時光。我太無經驗了，直到此刻，我很少顧到那些跟我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你對我講的，我不能完全理解；我的理智，我自信不致於沒有，但是我告訴我的事情我却不懂，找工作，在我不僅是生死的問題，而也是我女兒的生命和教養的問題……我實在心煩意亂……我想對這些事有一種正確的判斷，要求了解……可是我不能……不能了解……」

在馬爾妲說這幾句話時，女主人先時漠然地望着她，後來却很留意似的，最後從她冷淡的眼睛裏閃出熱情來。她急把眼睛低下，沉默了一會，她那嚴肅的前額，起了幾道活動的縐紋，冷淡的嘴唇上呈現着悲哀的微笑。女主人秉公辦事的神氣，雖然沒有完全消失，但已變成可以接近的樣子，顯然她也是一個婦人，不僅憶起了自己生命

史中的一頁，而且也想起許多婦人的生活史中的一頁。緩緩地抬起頭來，她看見了馬爾姐那雙晶亮的倜促不安地注視着的眼睛。

「你，女士，不是第一個呢，」她開始說，口氣已經較為和善了，「你不是第一個，向我這麼說。十年前，就是從我做了這裏的主人起，常常有各種年齡，階級，才能的婦人來對我說：我們不理解！可是我了解她們所不解的，因為我見的很多，而自己也經歷過許多，但要解說那些對於無經驗的人看來曖昧不可解的事情，我是不願嘗試的。這些事情，將來，經過了免不了的奮鬥，幻滅，和那些如白晝樣光明，又如夜般黑暗的事情後，她們自會明白的。」

一種酸苦的譏刺在那年長的婦人的聲音中聽得出來，她說話時，臉色很嚴肅。她的眼睛釘住着馬爾姐發青的臉孔，在她眼睛深處看得出一種同情；像已懂得世故的成年人，旁觀一個將臨危境的兒童一樣。馬爾姐鉗口結舌的沉默着。她說的不錯：她思想錯亂，她不能了解眼前的問題，祇有一件事，她確實看到：工作絕不是，尤其是對於婦人，俯身便得的東西。還有一件事她也清楚地看到：耶娜的小臉和圓大深黑的眼睛，這雙眼睛刺痛她的心，使她不絕的想到那刻不容緩的需要。

「你多想也是徒然的，」席美斯加繼續着說，「思想不能告訴你什麼，因為直到

現在你沒有在現實的世界中生活，你有處女所幻想的世界，後來又有你家庭感情的世界，於你無關的一切，你從沒有留意過。你沒有認識這世界，雖然你在裏面活了二十多年，正像你雖然學過九年的音樂仍然不能奏琴一樣。現在你周圍的一切，支配你生活的事實，就要使你知道世界，人生和社會是什麼。至於我，我祇能，也祇應說：女士，在我們的社會裏，祇有對某種學問有特長，或者有卓越的天才的婦人，才可以找到職業，才能避免運命慘酷的打擊。初步的知識，或是不充足的才能絕對找不得甚麼，至多可以得到一塊又乾又硬的麵包，而且祇用眼淚來浸溼，用羞辱來加味的。中庸之道在這里是沒有的，婦人一定要有某種特長，才可以名傳四方，為人所仰求。只要她智識才能稍差，她便會到處碰壁，沒有一處討好。」

馬爾姐目不轉睛的靜聽；但是愈聽下去，她臉上愈表露出她腦中縈繞着的思想，她口中已擁擠着要說的話了。

「女士！」她說：「男子要找一個能避免貧乏和痛苦的職位，就不需高深的學問嗎？」

席美斯加暗暗地微笑：

「那些抄寫外國文的書記，商店的伙計，他們有什麼知識上的特長？還有那些教

地理，歷史，初步的圖畫，有什麼了不得的學問呢？」

「那麼，」馬爾姐叫道，異常興奮的樣子，「請你原諒，我要再闖一聲：爲什麼工作的場所；對於男子老是開着大門等候，而對我們便要一尺一寸的計較？爲什麼，我的兄弟；假使說我有兄弟，同我一樣的才能可以教授圖畫，而我則不能呢？爲什麼他可以抄寫外國文而我又不能呢？爲什麼他可以把腦中的精神積蓄儘量利用，不但爲自己一人更可爲他家中的人呢？我却甚麼都不能利用，除了我不擅長的鋼琴演奏，以及我程度所不及的外國文？」

馬爾姐說時嘴唇微顫。她不是坐在天鵝絨墊的沙發上暢談婦人解放的那種時髦女性，也不是一個理論家，專門在書室內估計男女的智腦攷查他們的異同。從她口中迫出來的問題，却是使慈母痛心，使貧婦顛倒的一個如何保障她生活免於餓斃的問題。

席美斯加略聳兩肩，和緩地說：

「你屢次問：爲什麼？我不能斷然答復，但是要說：大概是因爲男子是家庭的頭腦，子女的父親罷。」

馬爾姐望着說話者，像望着一個神應者一般。

起先她對那個思想非常好奇，情感非常強烈，因而她睛眼炯炯發光，但此刻却隱

藏在兩顆淚珠後面，眼淚從睫毛下流出，使她的眸子蒙上了一層如玻璃樣的晶亮色。她的雙手漫然交叉起來。

席美斯加站起來了。在前室裏響着電鈴聲，報告有新的人來了。她祇得終止了和馬爾妲的談話。

「我將盡我的能力做去，替你找個相當的置位，但是不要操之過急。在教書的範圍中，大概是供過於求。要的是文字和藝術能力較高的女教師，她們才能得到較好的位置，可是這種人不多，照需要的方面看來，太少了；可是初級教師的工作，願幹的婦人太多了，因為競爭太烈，工作的代價便降到極低的數目，不但如此，大部份人也因而很難、簡直不能找到工作呢！但我總可以竭力爲你設法，覓個教師地位；而且這不僅有關於你，也帶連及我呢。過了幾天，一星期的模樣，請再到這裏來，或許會有點門路罷。」

說了這幾句話，女主人從頭到脚又呈現冷峻的神氣，因爲房中來了另一個婦人。馬爾妲離去了。她緩慢地走下樓梯。她並不像那個在一點鐘前走過這座樓梯的少女那樣哭泣；但是她默然沉思着。走出了街道，她才把目光從地上抬起，踉蹌地走了。這一天她還要做許多事呢。

在馬爾姐住屋間壁屋內有一家飯店，她走了進去，要飯店裏每天送中飯來。因為地方很近，他們答應她在預付少數飯費的條件之下，每天吩咐小用人送中飯到頂樓上去。他們只要她先付每星期一元半錢；但這對馬爾姐已是相當大的數目，因為她所有的錢祇有三十元之數呢。

解開了那包含全部財富的錢囊，馬爾姐不由得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却又沉痛的不安。當她走到房主那裏去付了一月房租和家具租金的時候，這個感覺愈加深切了。她在付房錢之前，又在店裏買了些日常必需品；糖，茶葉，幾個麵包，小洋燈和一些火油。這些一起化掉了她四分之一的錢財。

耶娜一早晨禁閉在小房裏，一聽得門上有啓鎖的聲音，是多麼欣快而雀躍啊。她撲到母親的頸項，把她臉上傾蓋了親吻。

像這樣的時光是使小孩最興奮的唯一力量。因為小孩不會想到將來，很容易忘却

過去的印象。昨天在小孩想來已是最遠的過去了；以前的事，或者幾天前發生的事，漸漸隱沒了，在遺忘的煙霧中消失了。耶娜很是快樂。

一條狹小的太陽光線，從小窗射到頂樓上來，使她快樂，爐灶和黝黑的灶肚激盪了她的好奇心；她開始和那些新的家具結識了，她對着那兩張斷脚椅子發笑，因為她想起了在街上所見的跛足老人。她整個早晨很寂寞，因此她小腦筋裏堆積了許多思想，要在母親面前用小舌頭急切地傾吐出來。

女孩的快樂第一次在馬爾姐的腦筋裏引起一種痛心的印象。昨天，耶娜還很清楚地記得父親的遺像，而且因為喪失她住慣的環境看慣的家具，哭喪着臉不願進食，時把那雙烏溜溜的圓眼舉望馬爾姐，現出沉痛的央求和惶恐的神情。昨天馬爾姐會甯願放棄一切，只要能使她的小嘴浮出微笑來，使她蒼白的面頰現出健康的紅色。可是今天女孩銀鈴般的笑聲反使她感到沉重的不安。她的境況有了甚麼變更？她正如昨天一樣寂寞，一樣貧乏；但昨天與今天之間，却有謀工作的一個早晨，在這早晨她第一次進入了不可知的世界，不得不對自己進確估計一下。昨天她以為過了二十四小時便有工作的可能，便可以計算進益，而她的將來也有了定形。但二十四小時已過去，可是前途仍是渺渺茫茫。她依然要等着，也不知要等多多少時候，等到一件卑微的工作。

「我是多麼無經驗啊，以爲我無須等待；我對自己懷這樣大的希望，又是多麼不自知啊！」

馬爾姐這樣沉思着，站在窗前，望着外面黑闇的秋夜，和大城市的喧鬧的晚景。

「怎樣的人羣啊！各種的社會階級，年齡和民族的人在那裏傾軋；我也想在其中爭取麼？我要在這人羣之中爲自己謀出路麼？我祇有這麼微弱的武器，又怎樣和他們爭鬥呢？如果我擠不上去，過了一星期，二星期，一個月，我將怎樣辦呢？」

想到這裏，馬爾姐全身不寒而顫了。她急把頭轉過來，向酣睡着的耶娜的頭看了一眼，不勝惶恐的樣子，彷彿她突然看見一種危難快臨到她女孩頭上。

是在十一月中一個灰暗的，細雨濛濛的，多泥濘的冬天，當馬爾姐脚步很慢的從特羅加街走到比那街上，從那間訊處回到家裏的時候。浮雲低壓，似在愁哭，但那年輕婦人的臉却是快樂的樣子。行人都撐着雨傘，遮蔽風雨，但她並沒有什麼遮蔽，對着大自然的攻擊很冷淡似的，正如她此時即使受到大自然的恩澤也要冷漠一樣。她只是在泥濘的人行道上輕步前走，高仰了頭，眼睛閃着光。

她搬進了頂樓之後，從沒有一次，覺得走那座窄狹，污穢，又黑闇的三層的樓梯，有今天這般輕易；當她從袋裏取出又重又鏽的鑰匙的時候，她微笑着，又笑着跨進

了門，幾乎跳進了進去。俯下身來，張開了兩臂，無聲無言的把那烏眼的小孩緊抱着，貼住在胸前；小孩也早迎面叫呼地撲過身來。馬爾姐把嘴湊近小孩的額上：

「感謝上帝！耶娜！」她幾乎沒有說出，還想說可是說不下去：兩顆眼淚流出來，流在她微笑的雙唇上。

「媽媽，你爲甚麼哭？爲甚麼哭呢？」耶娜呢喃地叫起來，一雙小手撫摩着她母親紅熱的雙頰。

馬爾姐不答，急速起立，向着灶肚裏一看。直到此刻，她才發覺到自己全身被雨打溼，房裏異常寒冷。

「今天可以在灶上生火了，」說着她從灶後取出最後一捆柴來。耶娜歡喜得跳起來。

「火呀！火呀！」她叫起來了，「我愛看火呀！媽媽！你已久不在爐上生火了！

當那黃色的火焰向上升騰，把灶底照亮，在房裏流散出一陣愉快的熱氣的時候，馬爾姐在火光前坐了下來，把小孩擁在膝上。

「耶娜！」她說，頭俯到那蒼白的小臉上去；「你還是很小的小孩，可是你已應

該明白我告訴你的話了。你的媽媽是很，很貧苦的，很悲哀的，她已把所有的錢用掉了，過了幾天，已不能買東西給你和她自己喫了，更不能買柴生火了。今天你母親已有賺錢的工作了……所以進來的時候，我說，感謝上帝，所以我點着了這個美麗的火，使我們今天溫暖，快樂一下……」

馬爾姐確已得到工作了。等候了一個月，又經過了十多次到問訊處去的無結果的奔跑，她從席美斯加那裏知道，她已替她找到了教授法文的職務了，這筆進益祇有每天半塊錢的樣子，但這個在馬爾姐眼前展開來却似無窮盡的寶藏。如果她和她的女兒在此刻住着的小房間內很節儉地生活，把生活的需要減到最低的限度，這點進益也還可以過得了。她可以生活了！這幾個字對她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因為她昨天還在打算到那裏去賣掉她較不需要的幾件衣服，並且打算賣給誰好。

不但如此，第一次成功的光輝，給她照出將來的美好的遠景。「若使，」席美斯加說，「你在我介紹你去的那一家，能夠博到忠實能幹的教師的名望，那末或許還有很多別人也要你教授呢；這樣你不但可有挑選的權利，還可以提出比現在人家答應的更有利益的條件來。」

這便是席美斯加和那年輕的寡婦的談話的最後幾句。「忠實」與「能幹」的兩個

名辭深深地印入馬爾姐腦中。

「忠實」並不使她恐懼和疑慮，可是第二個名辭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總不敢多想。她要忘却牠，好像一件足以妨害她的安甯的東西，而這個安甯却是經過長時間後第一次得到的。

馬爾姐在指定的時間走進斯惠安脫·葉爾斯加街上的那所屋去。在一間裝飾得很精緻華麗的客堂裏，一個年輕的婦人出來迎接她。這婦人生得美麗，穿的又美麗，真是莘沙婦女的典型，舉止活潑，姿態嫵媚，臉孔表示智慧，說話很快，激昂而且文雅。她是華沙的一個著名文學家的妻子，馬麗·羅特席斯加夫人。緊跟着她進來的，是一個十二歲光景的女孩，滿臉笑着，一雙晶瑩的圓眼閃着光，她的美麗的時髦的短衣裳飄動着，背後拖着一條紅色長帶，大概是她剛才在她父母的寬大安適的屋子裏練習運動時所用的。

「是斯惠加夫人吧？我很快樂，」女主人說，伸出右手來給馬爾姐，用左手指着坐榻傍邊的一隻靠椅。「席美斯加夫人對我說了許多關於你的話，所以我覺得很欣喜能和你相識。我把我的女兒指給你看，她便是你將來的學生。耶特菲！這位女士很和善，快教你法文了；記着不要使她討厭，你要和在杜保脫小姐那裏一般勤懇！」

這個女孩，腰支柔美婀娜，容顏活潑伶俐，毫不慌亂地向她將來的教師輕盈地行禮。

這時房裏的電鈴忽然響起來，可是並沒有人走進客堂來。過了片時那遮住隔壁房間的門帘動了動，在那紅布的縐痕中間的隙縫裏，現出一雙木炭樣黑眼睛，顯然是一個男子的，因為在那雙烏眼上而還可見棕黑色的前額，額上深覆着濃密的鬚髮，下面還露着尖翹的黑鬚鬚。這一切在那門帘的密密縐縐中間不易看見，而客堂中交談着的人更是看不見，尤其是她們，此時是對門側立着的。

女主人繼續和馬爾妲談話。

「我女兒的前任教師，杜保脫小姐，教的很好；耶特菲在她那裏倒很有進步。可是我的丈夫主張，並且要我相信，說不該把這份工作給一個外國人，而讓我們這裏許多可敬佩的婦人繼續失業，實在說不過去。不論誰來教我們的女兒，我和我的丈夫都祇有一個要求，就是所教的要是從基本上下功夫，要廣博，要完善，而且要把這門功課的各方面，使她完全能夠了解並且善用。」

馬爾妲默然領首應諾，隨即站起身來。

「如果你，女士，今天起就要教書，」女主人說，也站了起來，用手很和氣地指

着那有幃幔的門，門後面那雙眼睛和鬚髭在她們起立的時候也忽然不見了。「那便是我女兒讀書的房間。」

這個書房裝飾得不比客堂那麼華麗，但也別饒趣味而且很舒適。靠近牆壁有一張大方桌鋪着綠布，擺滿書籍，抄簿和文具。耶特菲已覺得她很親近，便把那雙美麗的眼睛抬起來看她的教師，很嚴正的把一只舒服的靠椅拉到桌邊，又在桌上放了幾本書和不少厚厚的抄簿。

馬爾妲並不立即坐下，她的臉孔，經過前月的等候已變得比先前更瘦削更蒼白，此時呈現着沉思的表情，眼簾下垂，雙手攀住桌邊，有些顫慄。她這樣站了幾分鐘，呆若木雞。她彷彿在迴想剛才女主人的說話，也許她在捫心自問，在理智和意識中找求答語。當她舉起眼來的時候，她看見了女主人正在從腳到頭地打量那新教師，而對她那圍住黑色喪服的白羅帶看得更爲長久，最後她又釘視她那蒼白的沉思似的臉孔，目光裏看得出同情和好奇的表情。

「你穿着喪服哩，」瑪麗·羅特席斯加溫和地低聲說，「大概是因爲父親或者母親……」

「因爲丈夫呢，」馬爾妲低聲說，雙眼又慢慢地沉重地垂下去。

「那你是寡婦了！」瑪麗叫說，帶着憐憫和恐懼的口氣，這原是每個過着幸福的結婚生活的婦女聽得別人失掉這種幸福時常有的同情心，因為她惟恐怕自己的幸福也不長久。「你也許：也許有兒女麼？」

這時馬爾妲舉起眼來，目光炯炯地。

「我有個女兒，太太！」她回答說，彷彿這句話突然激起了她的記憶。她在那剛才指給她的椅上坐下，用在顫抖的兩手翻開一本一本的書。從這些放在她面前的書裏，她知道這個十二歲的耶特菲已學得很多而且很有進步了；從那些抄簿裏的註釋，她知道那女孩前任教師的文字知識了，因為這些註釋表示她精通法文，能夠深入那文字的真意和細膩之處。馬爾妲用手揩了揩眼睛，彷彿要使眼睛看得更清楚一點，又好像擺脫一個討厭的思想。閉好了書，她便向她的學生發了幾個問語。瑪麗·羅特席斯加這時走到窗邊去。她手中拿了縫紉工作，想坐到一張小桌邊去做。但是忽然那門帘推開了，後面有一個清脆的男子聲音說：

「表姊瑪麗！請你到這裏來談一分鐘。」

瑪麗悄悄地走出房去，又用親善的目光對她女兒的新教師的臉上看了一眼，隨即輕輕地把藏在門帘後邊的房門關上了，這門是從書房通客堂的。

客堂中站着一個年輕的男子，大約二十六歲左右，瘦削而瀟灑，穿着時式衣服，臉小而褐色，頭髮烏黑有光，眼睛黑如木炭。這個人外貌別饒風度，一看便覺動人。尤其是他的生氣蓬勃，自由和歡樂的生命力，像不耐煩地迸溢出來，仔細一想簡直可說過分飽滿。這青年人的瞳神時時閃爍如火焰，在他那一半被短鬚髭遮住的嘴邊，笑容可掬，有時像要博人歡心，有時又像滑稽戲謔似的。他的面容每秒鐘都在變化，時時調換諧談的表情。他顯然是個慣於快樂和歡笑的人，同時從他臉上略有的倦態中可以知道他是一個無慮的享樂主義者，因為這個懶倦的神色和他的朝氣，目光的煥發以及幾乎稚氣的微笑成了一個觸目的對照。

當瑪麗走進客堂時，這青年的態度顯得有些奇怪了。他站着臉孔轉向着女主人剛才關上的書室的門，腰略向後俯，兩手高舉，目光盯着天花板。這種姿態是演戲人所慣做的，而他這時的神情亦復像演劇般滑稽並且狂野。

「阿萊！」瑪麗用規勸似的聲音說，「你又來什麼新花樣！」

「安琪兒！」青年低聲叫，既不改變姿勢又不改變神情。「安琪兒！」他重複着叫，像喜劇中的英雄似的嘆了一聲，同時低下頭，放下手來。

瑪麗不禁撲嗤一笑。可是她隨即聳了聳肩，手中捏着縫物坐下沙發來。她用了輕

輕的責備口音說：

「你忘了請安，阿萊！」

那青年立即跳起身來，在女主人的手上親了幾個吻：

「瑪麗，原諒！」他說，語調仍像先前一樣激昂，「我真的醉心了！哦！」

他在年青婦人身旁的椅上坐下，一手按胸，又把目光轉向天花板去。瑪麗望着他像看一個頑皮的孩提。

「你又想到什麼奇事了？」她問，顯然勉強裝作正經，雖則她掩不住微笑，「你到我家來，路上又遇見了安琪兒，所以使你這樣地狂喜嗎？我委實有些害怕，你也許整天要被她迷住了魂呢。」

「你真冷酷，瑪麗，你的理智真冷酷，」那青年說了，又嘆息，「就在你家中我看見這個安琪兒呢……」

說到最後一句，他又像演員似的用手指着書房的門。瑪麗且笑且奇。

「什麼？」她說，「你指耶特菲的新教師麼？」

「是的，表姊，」那青年說，忽然裝出正經的模樣；「我以為她是安琪兒中的女
皇……」

「那末你在那裏見她，輕浮的人？」

「來到你這裏，我就在前室中知道你在和你女兒的新教師談話。我不願來打擾你們，所以我從廚房門走進來，從門帘隙縫裏偷看……當真說，她生得真美麗！眼睛真動人！頭髮又光澤！真不愧爲安琪兒的女皇！」

「阿萊！」女主人不滿意的擋着說，「她分明是個不幸的婦人：她喪失了丈夫，所以穿着喪服呢……」

「年輕的寡婦！」那青年叫說，昂然抬起眼睛來，「你也許不知道，表姊，世間更沒有比嬌小的孤孀再好再可愛的東西了……不過總得要生得窈窕……蒼白的臉，熱情的眼睛……我歡喜女人的蒼白臉和熱情眼睛。」

「你真胡說！」瑪麗說着，聳了聳肩。「如果你不是我嫡親的表弟，如果你那樣浮薄，而我不當你是個好孩子，我真恨你這樣玩弄婦女呢……」

「玩弄！」那青年說，「但是，我的表姊，我崇拜婦女啊！她們是我心中和我生命的安琪兒呢……」

「你的安琪兒已有了不少了。」

「一個人愛的對象愈多，我的表姊，他也愈愛……她們是我的練習，愈練習愛女

人，愈能得到這個力量，這個情火，就可以……」

「夠了，——阿萊！」女主人截斷他的話，顯然是很不滿意的樣子，「你知道，你的心專向着這方面去，使我多麼不高興啊……」

「表姊！表姊呀！好表姊呀！阿門！爲了上帝，我祇能阿門了！」那青年叫着，把他坐着的椅子連自己一同推開了，彷彿要禱告似的交叉雙手；「對於女人的嘴，最好爲她禱告一下……」

「如果我真是你的好表姊，我願爲你從早晨禱告到晚上呢……」

「這也沒有用，姊姊，你要爲我禱告只要短的就夠了：你只要從道德律或者哲學和美學的定律裏選出一些話來就好了。哦，最好還請你把這個黑眼的妖仙的故事講給我聽聽罷，她的運命實應該比做你的耶特菲的教師更好一點。」

「好，還是要你先告訴我，」女主人活潑地說，「你爲什麼今天這個時候到這裏來？」

「不到你小脚的跟前來，又到那裏去好呢，親愛的姊姊？」

「到辦公處去，」瑪麗短峭地答說。

那青年嘆了一聲，交叉雙手，把頭低俯到胸前去。

「到辦公處去！」他低聲說，「阿，瑪麗，你真是多麼冷酷！我是一個曹白魚麼？對我說，我真的像曹白魚麼？」

說了這句話，那個老是微笑的人抬起頭來，睜大眼睛，帶着又滑稽，又像觸怒的驚異的表情：瑪麗看見他不由得縱聲大笑。

但過了一會，她又嚴正起來了：

「你不是曹白魚，」她說着。又低首望着手中的工作，以免再笑出來，「你不是曹白魚，可是你是……」

「我不是曹白魚！」那青年人叫說，深深地噓了口氣，好像經過了什麼大恐怖，「感謝上帝！我倒不是曹白魚！那麼顯而易見，我既不是曹白魚，我自然不能悶坐在辦公室裏，像曹白魚被關在桶裏一樣……」

「可是你是個人，應該正經地想想生活和工作了。難道人可以常常糊塗過去，像你那樣孟浪終日追逐女性麼？你的心還是好的，而你又是有才能的，這樣下去未免太可惜了。如果你這樣再過幾年，你快變成一個游民了，一生無目的，事業和將來什麼都沒有。這種人實在太多了……」

她頓住了話，露出真情的悲哀，俯下頭去看手裏的工作。那青年挺直了身，很嚴

肅地說：

「阿門！這篇禱告真長，但其中確有道德的意義，聽了這篇禱告，正像海棉浸在眼淚中一樣，我真心拜倒你跟前，親愛的姊姊！」

「阿萊！」女主人說着站起來，「今天你比往常越發荒唐了……我再不能和你談話了；快到辦公處去，我要到廚房裏去了！」

「姊姊！瑪麗！到廚房裏去！呸，呸，這不像樣子！文學家的妻子到廚房裏去！她的丈夫也許會把這件事寫成詩歌呢，她到廚房裏去了！」

說着他站起來，伸出了兩臂，目送那走開去的婦人：

「姊姊！」他再叫了聲，「瑪麗，哈，不要離開我呀！」

瑪麗兀自走去，並不回顧，走到了前室門口。這時那青年跳了過去，握住了她的手。

「瑪麗，你惱怒我麼？你當真惱怒我麼？哦，羞啊！不要這樣了！我要來觸怒你麼？你不知道，我不是愛你當作親姊姊一樣麼？瑪麗！對我看一看！我年紀比你輕些，錯了也不打緊。我會改好的，你看罷，只要我再老一點就好！」他說了，在那年輕婦人的雙手上親了無數狂熱而疾速的吻，臉上交替着懺悔，浮薄，悲哀，感動和諂媚

的表情，叫人看了祇得一笑了之，或則聳聳肩走開，覺得對這個大孩子不好發脾氣。因此瑪麗對她表弟的諂媚和求恕心中攷慮一下，終於微笑了：

「我已多次勸你改好，阿萊……」

「我已多次勸你改好，瑪麗！可是爲天性所限，終難自制……」

說道這里，他全身蜷縮，像一個孩子不敢說出自己的慾望，他用手指着書房的門。

「老調又來？」瑪麗把手按在門把手上。

「關於這個黑眼安琪兒我不再說一句話，我看來你是安琪兒的守護者，張開了翼翅掩護她得真虔誠啊！」阿萊說着又握住他表姊的手，「但你總要把我介紹給她，是不是？你真會替我介紹吧？」

「我全然沒有這種心思，」瑪麗回答說。

「我愛的！我嬌美的！唯一的！給我介紹罷，當她走進客堂來的時候！祇要說：這是我的弟弟，是一切美德和完善的榜樣，是個好孩子……」

「同時也是不中用的人！」

說了瑪麗走出客堂，阿萊在門邊站了一會，彷彿在躊躇：究竟他應該留在這裏還

是跟他的表姊進去；一會兒他却在腳跟上把身體轉了過來，站在鏡子前面，端詳自己的半身。他把領帶扣了扣整，又把垂髮掠整了，哼了一闋小曲，隨即又停止了喃喃自語，然後轉身站着脚尖走到書房門口，略微把慢幃推向一邊，把耳朵側着湊過去偷聽。在門背後聽得小耶特菲的聲音：

「L'imparfait du Subjonctif. (接續狀半過去時) 我忘了，怎樣寫第三人稱的動詞那個時間呢？L'imparfait du Subjonctif從那一個動詞時間變得來的？」

答語來得很慢。還聽得翻書的索索響。女教師分明在書中尋求答案來回覆她的學生。

「Du passe defui de l'indicatif」(直陳狀肯定過去時) 馬爾如過了半晌答說。阿萊挺直了身，抬起眼來，輕輕地重複着：

「De l'indicatif！真是天使般的口音！」

書房裏又寂然無聲了。那個學生顯然是在寫字，但過了片刻又說：

「Bateau！我不曉得了，還是寫Bateau呢？還是怎樣？先生，Bateau或是au？」

沒有回答，女教師默然無言。

「哦，」阿萊暗中對自己說，「我的安琪兒有些窘了！她分明不能回答這個聰明

女孩子的問句了……或則她也許在戀念什麼？……哈！」

他又站着脚尖走開了門，站在窗口；可是他在人羣嘈雜的街上幾乎沒有看見什麼。但隔了不多時他叫起來：

「我見的什麼？瑪特菲娜姑娘這麼早已經在街上。我快跑呀，飛一般跑呀！」說着他當真立即奔向門去，猛力一推把門開了，他便對面碰見瑪麗回到客堂裏來。

「哦，上帝！」女主人說着，又退進前室去了。「你到那裏要這樣急忙啊？不是到辦公處去？」

「我從窗口看見了瑪特菲娜小姐，」那青年回答，急忙把大衣穿上去，「她到喀拉西斯克商場去，大概要買東西啦。我一定要和她同去……」

「你怕她多化掉了錢麼？所以你要去照顧她？……」

「錢倒不成問題！但她在路上也許要傷心呢。再會！瑪麗！……代我致候那黑眼睛的安琪兒罷……」

說這最後一句話時，他已走在樓梯上了。

過了一點鐘，馬爾姐已走進了那頂樓上的小房。當她離去的時候，她的臉上光彩煥發，脚步輕捷，又微笑着把小女兒貼緊在胸前，吻着她的前額，教她怎樣在她離開房間的時候和那洋囡囡以及兩隻跛脚的作爲洋囡囡的牀和玩具的椅子玩耍；但她當回來的時候，脚步既慢，眼又下垂，神色頹喪，臉上滿着愁人的沉思的表情。對於耶娜的歡迎她來的叫聲和撫摸，她祇用了幾未接觸的默吻來回答她。耶娜用了她的智眼看她的母親。

「媽媽！」她說，她的小臂膊圍抱着母親的頸項，「你沒有找到工作麼？你已不笑，不吻我了：你又是像找不到工作那時一樣的了！」

這兩個人年紀雖然不同，但在寂寞和貧苦中的感受却是相同的。那女孩照她的表情和接吻的熱烈看來，似乎完全能夠猜出那婦人的悲苦和不安。但這次耶娜真是徒勞而無功，她任是怎樣地問她的母親終於得不到回音。馬爾姐這時支顛凝睇，沉思，甚至連她的聲音也沒有聽到。過了一會，她却站起來。

「不，」她低聲說，「這是不能的。我要學習，我應該學習！我需要書籍，」她續說，想了一會她開關一隻小木箱，從裏面拿出些東西來，把牠裹在布裏，隨即走到街上去了。

當她返來時，她帶着三本書。這是法文文法，文選和學校用的法國文學史。

晚上在這頂樓房內點着一盞小燈，馬爾妲坐在燈前默誦一本書。她把前額埋在手掌裏，用眼睛一頁一頁的吞進去。那些複雜的文規和世界上最難學的正字學，在她眼前繚亂地出現，好像幾捲亂麻繩，又像不可知的智識的迷宮。馬爾妲用盡了所有的感悟力和記憶力，要在一個晚上一個夜間，了解並且記得，那些非用幾年的勤勞不為功的智識，而這些智識又須耐心地慢慢地有條理地一步步地研讀方能學成的。那可憐的婦人却以為，只要腦筋猛力緊張，便可以補償兩年來的疏懶，信任臨渴掘井還是一個辦法，甚至誤解有志竟成的意義。她真是「癡人說夢」。但這種夢想是不能持久的。這樣過度勞心有害於身體，而精神影響尤大，終於會使一切進步都不可能。使她痛苦不安的現實，在她心中引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痛心之感。她被棄世上，此刻才理會，她欺騙了自己，她的境况不適宜讀書，讀書要有結果，首先須要安靜，正像鳥兒要展開牠的翼翅須有空氣一樣。就是最強烈的欲望，精神的熱望，意志的緊張也不能使一個無智識的頭腦一瞬間透徹科學的奧妙，使未經熟練的器官像絃綫一般屈撓如意，又像電光一般靈敏，或者像鎔蠟一般吸收一切。

馬爾妲不能常常夢想的。她雖用全力避開一切複雜思想，她還是對自己重複着這

個思想：學習！正像一個破船上的人和波浪相爭鬥，兩手用力攀住一條木板，總以為自己還是在船板上！

現在正像以往秋夜裏一樣，大城市的喧鬧聲像狂風一般，一陣緊一陣緩，不斷起伏，神祕莫測，但馬爾姐全不聽到，也可以說怕聽這種聲音，因為牠會使她惶悚而感到不可名狀的恐怖，正像一個人被一種無限強大的外力所捉住而無人救助一樣。

現在深夜的時光，萬籟俱靜，她在這小房間裏獨自踱步，房中祇一盞小燈放着依稀的幽光。她臉上浮着紅暈，黑色的髻髮撒在肩上，兩手無意識地交叉着，口中喃喃地從一本翻開的書裏讀着外國字，這本書在燈光底下照出一行行的無數的文規，像路上的荆棘；還有那些語尾，記號，註解和種種文法上的例外。這書是謝伯沙爾和紐安兒的著作，是一部很精細的法文文法書。馬爾姐的雙唇從黃昏唸到半夜有時唸到天明的字語，是文法中的代名詞與動詞的變化，原來這一部份是最使人煩厭，而且地球上也不知有多少孩子爲了這些而打欠呵的。

可是馬爾姐並不打欠呵。那些乾燥的單調的聲音，使學校的教室裏充滿了厭倦的氣象，但在馬爾姐嘴裏却有一種悲劇的意義。她和這些聲音爭扎，和自己爭扎，又和她不精通的理解力，和她生硬的記憶力，和她那飛向別處去的思想，最後更和此刻使

她全身發抖的焦急心情相爭鬥。她和周圍的一切爭戰，尤其是她的內心，可是從這場爭戰她幾乎得不到什麼。

她進步得很慢，很慢；明日常把她今日艱難學得的東西毀壞，投入遺忘的深淵裏去；智識接近了又退去了，給了她一些利益，可是化掉了她很多的精力和時間。馬爾姐有時鼓着掌，有時像石人一般呆住，俯首書上，整整幾點鐘這樣危坐着。有時她站起來，急步在房內跑了一周，飲了些冷水，又把頭和眼睛浸在水中，過後又坐下去讀書。可是到了明天醒來的時候，她又不得不對自己說：我一點還沒有學得呢！

「時間！時間！」那年輕的婦人時常在思想中叫着，又時常計算她每天可以讀完幾行，每星期又可以讀完幾頁。「如果我前面還有兩年，一年或者至少幾箇月的時光！……」

在她疏懶無事的時候，時間還不足惜，但現在牠却用了饑餓，寒冷，羞辱和貧苦的恐慌來追迫她。她希望有一年時光作爲己有，而如今連明天也不屬於她了。明天她已該懂得一年內或者幾年內也學不成的東西，她應該，也祇得這麼做，如果她不願放棄賺錢謀生的工具。那婦人爲自己和她的女兒的生活而開始奮鬥的時間，已不是她讀書的時間。可是她祇得讀書……

自從她那天第一次走進斯惠安脫·葉爾斯加街上美麗的住宅以後，又是一個月已快完了。這住宅的女主人總是謙和的招待她，同她親暱的談話；可是在親暱之中却帶有滿腔的憐憫，而且這愈顯見的靜默的憐憫中，還有些不好意思說的意味。小耶特菲對她的教師也很恭敬，不愧為受過良善教育的女孩，可是從她那溜活的眼睛裏時有譏諷的閃光，在她那鮮艷的嘴唇上現出輕盈的微笑，她雖然立即掩住了牠，但已足以表示她內心的自滿或者她的奇異了，她的奇異顯然是由於她看透了教師悲哀的祕密而來的：她教師智識的欠缺。她也許心中要對自己說：我比她懂得多哩！

那一天到了，就是馬爾姐應該從她學生的母親那裏領取一箇月薪金的一天。瑪麗·羅特席斯加坐在客堂裏，一手拿着縫紉物，可是她手垂膝上，只是呆坐不動。這幸福婦人往常恬靜的前額，浮上了愁雲，她的秀眼攢眉苦思的注視着那掛着門帘的書房門。

「你可讓我知道我親愛的姊姊今大這樣不快活的原因嗎？」一個男子的聲音在窗邊說。

瑪麗迴眸凝視着那說話的人。

「我今天當真是懊惱，阿萊，請你體諒我的心情，不要黏住了我胡纏了……」

「哦！哦！哦！哦！」那青年人說，放下了那張他剛才用來遮臉的報紙，「你說話真像煞有介事！怎麼了？我姊夫做的文章沒有人願刊行麼？小耶特菲的鼻尖有些痛麼？蘋果布丁沒有烘好麼？那……」他問這些話的時候，聲音帶着那慣常很滑稽的頓措，但他忽然停住了話，立起來，走到表姊身傍，挨近她坐下來，足有一分鐘光景他端睨着她的臉孔，竟想不到這生性浮浪的阿萊會這樣定神的凝視着她。

「不，」他一會兒又說，「不是文章，不是耶特菲的鼻尖，也不是布丁呢。瑪麗，你似乎真很懊喪的樣子，像有大不了的事情……怎麼呢？……」

最後一句他確是帶着感動而說的。問時他捏住了她的手，湊近嘴邊來。

「哦，」他說，眼睛直直的對她看，「怎麼？有什麼事使你這樣懊惱呢？告訴我……」

這時那好笑的人，神氣真像一個好少年，對他的表姊很誠真的樣子。所以瑪麗也柔和的看他。

「阿萊，我知道你的好心腸，我的不樂使你感動。我極願解釋給你聽，深恐你又要開玩笑了。」

阿萊挺直了身，把手按在胸前。

「直爽的講，我的姊姊！」他說，「我聽你像坐在懺悔椅中的牧師一樣嚴正，我又用弟弟對姊姊的感情來聽你，我不是在你面前做過多次懺悔麼？……我什麼都願聽……如果你要有唱歌的樹，講話的鳥，我也會爬山過海的替你求得來……如果耶特菲的小鼻頭有些疼痛，我馬上召集華沙城裏的醫生來，他們原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如果有人冒犯了你……我就和他決鬥，或者……我用棍棒去款待他；我真會這麼做呢。現在我就憑我所有的安琪兒的媚眼，和我與你幼時的甜美生活的回憶，來發誓！或者，瑪麗，就憑我辦公室佈滿塵埃的牆壁，和我心靈的密室來發誓：我心中沸騰着和你一樣的血啊！」

當那青年人說話的時候，他的浮浪性情從他的臉孔和全身看得出來，神色時變；忽而輕薄浮誇，忽而又像真心感動，有時非常激昂，慷慨犧牲似的。因此瑪麗欲怒不得，只有忽而笑忽而握他的手，可是他的話使她憶起了幼年和他一起的生活，又使她覺得他兩血脈裏流着共通的血。

「這自然不是出奇的大事，」她遲疑了一會說，「也不是能影響我和我親人的命運的事。可是我實在替這個可憐的婦人惋惜，她此刻在這門背後……」

「哈！那麼這事有關於那黑眼的婦人？哦，好了，我可以放心了，呼吸也似乎自

由得多了……我竟以為有不幸的事……」

「這確是不幸的事，可是無關於我而有關於她的……」

「不幸？真的？那我也要替這個有趣的婦人憐惜了。到底她怎樣了？她不是夢見了死過的丈夫麼？還是？……」

「不要胡說！阿萊！在我看來她實在比我先前所想的還要不幸呢……貧窮的，而且一點都不懂……」

阿萊睜大了眼。

「一點都不懂！這便是所有的不幸！哈！哈！哈！美人的不幸，我的天！這幾年輕美麗……」

他忽然沉默了，因為那深紅色的門帘略推一邊，馬爾姐走進客堂來了。她進來，走了幾步，便站定了，一隻手靠在椅背上。她這時的姿態，妖媚動人。她心中早已發生的內戰，使她的蒼白臉上浮起紅潮來。一分或二分鐘前大概受了一種極大的痛苦，她會把雙手捧住濃黑的頭髮，所以兩束烏黑的髮垂在額上，前額的蒼白和頰上的緋紅映成一種悲鬱的對照。當她微閉眼，垂首站着時，她的態度並不顯示出躊躇或隱痛的表情，可是祇有深藏的果斷的堅決。

一望而知，她現在已有一個重要決定，要採取一種堅決的步驟。她終於抬起頭來，走到女主人那裏去。

「功課已完了麼？」瑪麗說，她見那年輕的寡婦走進來也站起，竭力要裝出泰然的微笑。

「是的，太太，」馬爾姐低聲而果斷的說，「我已替耶特菲小姐做完了功課。我現在來告訴你，這是最後一次了。太太，我已不能再教你的女兒了……」

在瑪麗·羅特席斯加的臉上現出驚訝，沉痛和慌亂的表情，而慌亂尤其顯然。這個婦人的好心腸不許她，在馬爾姐自願的告退時，說出一句她早已想說的話來。

「你不再來教我的女兒了？」瑪麗吃吃的說，「爲什麼呢……」

「因爲，」馬爾姐慢吞吞的低聲說，「因爲我不懂得教書……」

說着她垂下眼來，雙頰的紅潮流上前額去，整個臉孔表現慚神的神情。

「我自己弄錯了，」她接着說，「到了潦倒窮途的時候，我想要工作……我聽得又看見，貧窮的或是在窮下去的婦人大抵祇有做教師的一條路……所以我以爲在這個職業裏也可找到工作……人家對我說，我祇能教授法文，而我也以爲我的法文還可以，講得也很準確流利。現在我知道了，會話並不是文字的全部，我沒有澈底研

完過牠，幼年所學的一點早已忘却了……而且連這一點也祇是浮面的不完全了解的智識，所以自然很容易忘却。先前教你女兒法文的那個外國女人是一個完善的教師……耶特菲小姐比我懂得多哩……」

她停了一會，彷彿要重新振作精神來講似的。

「賺錢對我確是一件重要的事，」她說，「可是我雖知道應該趕快把須要懂的一切學成，但是我要說，我不應該違反良心做事……你在和我第一次談話時，早已告訴我，你女兒的教師總得要有基本的，廣博的，完善的智識，教的要廣及一切……要我這樣的教，我做不到……你又是這樣好心，我不但是不誠實而且忘恩了，倘使我……」

這時瑪麗不讓她再說下去了。她握住了她的雙手，緊緊的捏了一會，說道：

「親愛的女士！我自然不能反辯你自己的供狀；但相信我的話，我實在不願和你分離。我總可以幫助你，我有一個熟人和……」

「太太，」馬爾妲說着，抬起眼睛來，「我唯一的希望是有工作的可能……」

「但是怎樣，在那裏你願意並且能夠工作呢？」女主人急急的問。

馬爾妲沉默了好久。

「我不知道，」她低聲說，「我不知道我懂的什麼，能夠做的什麼。」說到末後的一句，她的眼簾沉下去了，聲音十分委屈似的顫抖。

「你也許要教授音樂罷？我一個親戚剛要找一個教她女兒音樂的人。」

馬爾妲搖了搖頭。

「不，太太，」她說，「要我教音樂恐怕比教法文還差十倍呢。」

瑪麗沉思着。她卻不願把馬爾妲的手放鬆，彷彿她深恐這個婦人在沒有得到指導和幫助前就要離去。

「或則，」她過了一會又說，「你總學過自然科學罷？我的丈夫教一個兒童，他在學校裏進步太慢了，所以想幫他學習……」

「太太，」馬爾妲搶着說，「我在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很膚淺，這點皮毛幾乎等於零……」

她訥訥的說不下去，但過後却續說：

「我想教授圖畫。倘你曉得有人要教圖畫的功課……」

瑪麗想了想，搖了搖頭說：

「這是最困難的，」她說，「很少的人學圖畫，而且圖畫大都是男子教的……」

這已是習慣了。」

「那麼，」馬爾妲說着，捏緊女主人的手，「我祇得向你告別，感謝你的一番好意。」

瑪麗伸手到一張美麗的信封去，裏面看得出有幾紙鈔票，但同時她覺得有人打從旁邊來觸她的袖子。這便是那快樂的阿萊，他當她們交談時很謙遜的站着，神情也很悲哀似的。他的眼睛，一半帶着恍惚出神的樂意一半帶着出於真心的憐憫，釘住着那年輕寡婦的臉上；她卻一點也沒有覺察他在旁邊。剛才進來的時候，她也許看見他的，可是她覺得她與他毫無關係。她自認無能的時候，最可怕而不可避免的證人，實在是她自己而非別人，那末別人聽她自供，對她又何足輕重呢？原來她自己正在考察她心靈的深處，在覺察出自己的無能，感到命運的深淵是無底而又可怕，因此馬爾妲全然沒有注意到那青年人，而瑪麗也已忘卻他了。但覺得有人在袖子上拉她一下，她才驚異的轉過臉去。一見阿萊臉上的神情，她越發詫異了。他那雙活動的眼睛充滿了悲哀，他先前總是露着浮滑的微笑的嘴，顯出好心而且嚴正的表情了。

「瑪麗！」那青年人輕輕的說，「你的丈夫是在圖畫日報館裏工作的，那裏也許需裏畫圖人呢……」

瑪麗拍掌叫道：

「不錯！我要問問我的丈夫呢……」

「但是要趕快呢！」阿萊說，故態復萌，「今天編輯部正在開會啦。……」

「我的丈夫也在那裏……」

「這事最好在編輯部開會時去問……」

「我即刻寫信給他……」

「寫信有什麼意思？太費時間了！我去叫阿當來罷……」

「去，去，阿萊……」

「我去，我飛也似的去了！」那青年人說，隨即拿了帽子，到門邊疾速戴帽，也不說一聲再會，便跑了出去。到前室裏把大衣披在肩上，又叫了一聲「我飛也似的去了！」他當真跑了，在樓梯上他的脚步急得像他一個月前追求那他從窗口瞧見的姑娘時一樣。

瑪麗並沒有錯，她相信她的表弟有良好的心，所以她很滿意的目送他出門去了，然後再轉過身來向着馬爾妲。那年輕的寡婦站着不動，臉上的紅暈愈加深了。她不由得看見，她不但喚起了這個剛才握她手的婦人的憐憫，而且也使那個幾不相識的青年

人可憐她了，這個青年人她祇有幾次在他面前走過時看見過的。在她一生中第一次她做了人家憐憫的對象，這個憐憫是由她自己招引而來，而且在強烈的需求壓迫之下，她又無法避免。別人對她表示同情原是好意，但她卻覺得像壓在心頭，使她不敢抬頭，她悔恨自己。悔恨和瑪麗的談話，因為她在不熟識人前面講話，引起了他們對她的憐憫……她忽然想起她須要剛強一點，隱忍一點，她覺得喪失了她的人格，彷彿第一次伸出手去乞食。當那表姊弟講到她的話時，當那青年人爲了她跑出客堂去向她從未見過的人求乞時，她心中希望趕快離開，對那一時的憐憫答謝一聲就走，可是決心不受施舍，所以她說道：

「我希望我能自助。」

這個願望很強，塞住了那年輕寡婦胸中的呼聲。一陣血浪向她頭裏奔騰，使她太陽穴的血脈跳得愈加利害了。但她終於不能屈服在這個願望之下，並不離去，站着毫無不動彈，垂下頭，叉着兩手。在她心靈的深處有一個悲哀的聲調，輕語道：「這是覺察自己無能的開端。」在這個感覺之下，她同時感到不可名狀的痛心的羞恥。

「哦，要是我是一個子……」她想到，「如果我沒有女兒！」

「請你告訴我，」瑪麗又說了，「我怎樣把我和我丈夫爲你找事務的結果通知你

呢……：你可否把你的通信處留在這裏？」

馬爾姐默想了一會。

「如果你允許，」她答說，「我便自己到這裏來。」

她本想給她留下通信處，但她腦中忽閃過一個念頭，恐怕那幸福的少婦會忘卻她。別人憐憫她，使她忸怩不安，可是更使她恐懼的，倒是恐怕眼前閃現的職業也許又要消失，使她重新陷入一種幻滅和不安的情況中。

賺錢！這是何等平凡的字眼！讀者們也許叫起來。如果問題不在賺錢，而是烈火似的愛情，心的恩慕，高的幻想，這少婦的感情也許要轉向到精神安慰的一方面，因而會喚起更深摯的同情，更強烈的共感！也許如此，但我不知道。可是馬爾姐想到並且預感到的，却是祇有賺錢才能担保生活，担保她愛情的唯一的對象（她女兒）的健康，也祇有賺錢才可以使她在那簡陋的小房裏不再苦嘆，使她那些純潔真實的思想不再落空。馬爾姐也許錯誤了，但祇有她的將來才能證實她的想法是否正確。

說了幾句話後，馬爾姐向女主人辭別。瑪麗又伸過手去拿那紫邊的信封。

「女士，」她懦怯的說，「這是你教了我女兒一個月法文的薄酬。」

「我不受酬報，」她說，「我並沒有教了她什麼。」

瑪麗固執不讓，但馬爾妲抓住她的手，緊握一下，便急急離開。她爲什麼走得那麼快？她也許生命中第一次要避去不良的誘惑麼？她覺得人家給她的錢不是她應得的，她不配接受牠，接受了便是不誠實的欺詐行爲。因之她沒有接受，可是傍晚暮色蒼茫的時候，她在小房裏爲了節省錢沒有點燈，獨自坐在落日的餘輝中，打開錢囊來算她的財產。她想：除了這點用幾天都不夠的錢外已一無所有，而且這點錢也是賣了她身上一件衣服才得到的。小耶娜，假到她膝上，告訴她房裏太冷了，要她在爐上生火。可是她不得不拒絕，因爲剩下的柴薪已很少，又無錢添購。黑夜終於來臨，增加了房裏的陰鬱，發生一種恐怖的氣氛。這時在她心眼前，被神力所吸引，出現了那信封的幻象，信封有紫色的緣邊，其中還有三張五元鈔票。馬爾妲從椅上跳起身來，點亮了燈。錢的幻象隨黑暗而去，可是在馬爾妲腦裏卻留了一種無名的恐怖。

「我後悔了麼？我不做欺詐的事，爲什麼要後悔呢？」

這個曾經使她羞恥的思想，現在又使她內心起了反感。她重新鼓勵起自己來。「我似乎，」她自言自語說，「徒然焦慮了一番。人家已允許我新的職業了……以前我畫的還不錯，人家說我有繪畫的天才呢。這個工作要給我做的話，我可以名正言順地拿錢了！我的上帝！這次我總要竭力不讓工作再脫手了。但這是人家因爲憐憫我才允

許我的啊！可是那也是無關緊要，不是什麼羞恥！我還是太自傲了！我常聽人家說「窮不能驕」，但這祇是理論，現在我相信不是這樣的！」

次日早晨她走下樓去，胆怯的敲着管屋人的門時，這個思想又在她腦裏出現了。管屋人招待她到一間溫暖而舒服的房裏。

「先生，」馬爾妲說，「過了兩天我應付房租的日期到了。」

「是的，太太，」他用了肯定而又似詢問的口氣回答。

「我來告訴你，我還不能把房租帶來哩。」

管屋人的臉色顯然表示不滿。但他也不是一個嚴厲的人，他的容貌顯得誠實，溫和，而且通達世故。他細細察看她一下，又想了想，答道：

「這是不大好的……：但怎麼辦呢？你住的房間也不大，我想房東總可答應你一次不準時付租錢。但要是過後再是這樣……：」

「先生！」馬爾妲截斷了話說，「人家已替我找事做了，我想以後我總可有生活的辦法了。」

管屋人默然無言的行禮。

馬爾妲滿臉通紅，垂下眼睛，走出街去了。不久她回到房裏來，手巾包裏帶着街

上買來的東西。飯店裏已不再送午餐；她甚至於責備自己不該用錢過多。對於自己她並不多想，但對於周圍的煩事，她眼前的目的，以及她女兒食物的質量，她却不能不重視。她以爲一杯牛奶和幾塊麵包儘可維持她的體力了。可是小耶娜，在寒冷的房裏常常戰慄，一定需要至少每天一次沸熱的飲食。

因此馬爾妲化了幾十個錢，買了些牛油，麥粉和一把小壺瓶來。

「我現在不在早晨而要在中午生火了。」她想，「同時每天替耶娜煮些熱的食物！」

她還不忍讓她的女兒不吃肉食，她本來已是蒼白，瘦弱，受遍了從未經管過的苦難。鮮肉的價很貴，煮熟牠又要燒掉許多柴。因此馬爾妲買了一磅熏肉。當她在街上購物時，腦中忽然想起小飯店來。她曾聽人說起迴貧民飯店，那時她還是一個受大俸祿的官員的夫人呢，而且自己也曾捐過許多錢給慈善機關。但現在就是貧民飯店，她也覺得太貴呢。馬爾妲對求乞於慈善機關感到一種本能的不可制服的厭惡。

「這些都是爲老境淒涼的人而設立的，」她想，「爲一般病人，跛者，以及無家可歸的孤兒，或則爲絕對無謀生能力的敗倒的人而設的。我是年輕，又康健，還有許多事沒有嘗試過，也許我還可以試一下。如果我能夠找到職業，我也要乞求於慈善機

「關麼？不！決不！」她在思想中叫着。開了錢囊，她計算購物過後餘下的錢。那裏還有五角錢光景。

「這點還夠我和耶娜一星期內買牛奶和麵包用，」她想，「這星期內那兩個好心的人總可以替我找到工作了……」

馬爾姐那些住在斯惠安托·葉斯加街上的熟人，確是生性和善的好人。他們盡心竭力替她尋工作。這個不幸的婦人，使他們又憐憫又敬佩。

幸而瑪麗的丈夫在那報館裏很有勢力，而且那家報館又有錢，能容納許多失業者，因此他們並不費多大心力，便替馬爾姐找到工作。瑪麗的丈夫是這報紙最老的撰述者，因為他博學多能所以受人推崇。他說句話，報館裏的人總一任其意，不敢指摘，所以他替人謀事，亦無有不成。阿當·羅特席斯加又是一個著作家，專心考察社會情形，不消說也考察過婦女生活。他幾次在家裏見過馬爾姐，當她教他女兒法文的時候。這婦人容貌俏麗，穿着喪服，態度端莊，舉止穩重，瑪麗已熱誠地告訴過他，所以他很肯出力。

為馬爾姐求事迅速的成功了。

多一雙手對於這需要衆人協助的報館自然不是浪費。事情祇要看新進的女職員的

能力怎樣，就可定奪了。

雖然阿當的盡力照情形看來已很快見效，但在馬爾姐的境況看來却還嫌爲時過久。從她自動辭却了職務以後，一星期已經過去了。馬爾姐的錢早已快用盡了，而且一時失業使她夜不成寐，又使她良心不安。一天早晨，走出街上去，她又到了問訊處。女主人羅特維克·席美斯加對她比往前更冷淡，更道貌岸然。

「我聽得，」她說，「你已不在羅特席斯加夫婦那裏教書了，這對你對我都很有惜，因爲我那樣的辦事處的名譽，都看這樣的家庭的意見而定。」

馬爾姐漲紅了臉，一直到耳根。她直覺得那女主人話中有刺，並且是在責罵她。她却依然抬起頭來，全不掩飾的說：

「原諒我！女士，我欺騙了你……」

「欺騙了我一人倒不要緊，」席美斯加攙着說，「可是別人受了我說話的欺騙，我的問訊處要不孚衆望了……」

「我害了你，女士，」馬爾姐接着說，「因爲我自己也弄錯了。羅特席斯加小姐學的很好，不用我去教她了。如果事情只限於教授初學的知識，我想總可以盡我的職分。因此我冒冒失失的再來求你，不知可否替我再找個這樣的位置？」

羅特維克·席美斯加的神情頗冷淡。

「願意教初級學生的人比需要他們的人更多，」她過了一會答說，聲中略帶諷刺。「所以競爭得很厲害以致薪水降低。二角錢，至多也不過每小時三角錢光景……」

「薪水多少倒不成問題，」馬爾姐說。

「那不消說，不答應也沒有辦法。但我却不能允許你什麼。我要看過之後，再替你設法……現在據我所知道，已沒有空餘的位置了。你祇得久候了。」

女主人說話的時候，馬爾姐注意的看著她。她悲哀沉思但又鎮靜的眼睛，使那年輕的婦人臉上呈現感動和憐憫的反應，這種反應她第一次到那裏時也看見過。但席美斯加依然不動心，冷峭的，板起面孔。馬爾姐又記起兩月前女主人說的話了：

「女子沒有異常的天才或高深的學問，休想掙得工作。」這些條件中馬爾姐一樣也沒有。問訊處的女主人一次受了騙，已洞悉她的低能，所以不但不當她有利的主顧而且竟視爲妨害她的機關的人。每天到那裏去的人，和她處境相同，嘴邊也掛着同樣的請求，腦裏也同樣空虛，但他們却沒有一句乞憐的話。

馬爾姐知道她教書的職業已無望。不論她到那裏去，人家總先要檢查她的智識的資本，要是智識不中用，便讓她空手而去，或則將她歸入一班久候工作而仍得到極少

薪水的人裏。她自然願意接受極少的薪水，久候她却不能。

從特羅加走到斯惠安脫·葉爾斯加街上時，她腦中祇有一個思想。我是何等的不自量，我不認識世界又不認識自己，當我第一天晚上住進那小房時，我想祇要去說我要工作，便可以列入工作者的隊伍了。現在我從一條街走到另一條街，從一所屋走到另一所，到處找尋……可是……假使我有才能！……

瑪麗·羅特席斯加笑嘻嘻的迎出來，熱誠的握她的手，不等她發問先說了：

「我丈夫所幫助編輯的報館現在正缺少一個繪畫者。這裏有張畫出於一個著名畫家之手，要你去描畫一張。至於酬報，要看你工作如何而定。今天的工作是嘗試，以後便要看今天你畫的怎樣，再定取捨。」

淡淡的冬陽穿過牆角射到頂樓窗上，使牠變成黃金色，又在房內一張黑面桌子上浮動。馬爾姐坐在這桌子傍邊，頭俯在面前橫着的畫上。這幅畫顯示着幾株老樹，一簇杖材的矮樹。樹影裏看得見一個婦人的豔形，還有幾個微笑的孩兒頭，從那些樹枝間俯仰出來。遠遠的，有一座鄉村小屋，看去輪廓模糊，可是嬌美，小屋有一個滿蓋着常春藤的廡廊。屋背後一條蜿蜒的小路，漸漸的消失在眼極處。這便完成了畫的全景。這畫是很簡單，描摩日常生活的一幅圖景，可是被那藝術家靈巧的手腕畫出後，

却成了一幅巧小精美的藝術作品。那鄉村小舍彷彿用四隻窗眼向觀賞者微笑，那姿態優雅的婦人怡然自得的坐在樹蔭之下，那些頑皮小孩從縱橫交錯的玫瑰樹枝中間探出小頭來窺視，還有那條迂迴曲折的小路漸漸消失到模糊的遠方——這一切都有得心應手的表現，悅自動人，激發想像，頗有耐人尋味之處。準確精美的手法之外，兼有詩意的題旨，更顯出這幅圖畫的高貴價值。這個藝術家顯然得力於靈感與技巧的熟練，因而他很有把握，輕筆一揮就在紙上撒下了一束線條，終於使整個畫面充滿着深刻的感情，樸素的優美，與恬靜的和諧。這幅畫的藝術價值並不立刻引起馬爾達的注意，首先是它的畫意使她觸景生情，彷彿用回憶的牽引力、用對照的哀慟力抓住了她。那鄉村小舍，那些濃蔭的老樹與杈杈的樹叢，那年青母親的美顏，以及她守視着的那兩個躲在矮樹叢背後的孩童，彷彿從中跳出了回憶的幻象，使那少婦心裏悲喜交集。她也曾在同樣和平的田野，鳥語花香的樹蔭之下，輕步踏着柔軟的綠草，從俯到她身上來的矮樹枝上摘下玫瑰花朵，然後兩隻小手擠滿着香花，跑到同樣有長春籐遮蔭的遊廊，這遊廊從四扇被烈日晒熱的窗中間引伸出來，形成一個綠色的蓬帳，彷彿時刻都準備歡迎這全家寵愛的小主人到它那涼意沁人的庇蔭底下來休息。

母親也會用留神的目光陪伴她的急步，用謹慎的口音呼喚，教她不要走遠，不要

跑到那條崎嶇多險的路上去，因為它不但迂迴曲折而且通到人跡稀少的荒山野地。母親徒然的呼喚！慈母之心徒然顫抖！小孩終於走到那條路上去，到了屋牆的背後，只見一條彎路，石塊壘壘，路面狹窄，再上前便是荒山野地，充滿嶮巖，最後她回到城裏一幢高屋的閣樓上，那裏有四堵牆壁，狹窄、光禿、寒冷、淒涼、缺乏空氣……這就是過去與現在的對照。馬爾妲把眼睛從畫面移開，向房裏環視，目光停住在臉色蒼白的小孩身上。小孩怕冷把身體裹在母親的羊毛披肩裏，瑟瑟發抖，好像驚弓之鳥，把頭偎貼着母親的膝部。那少婦耳中似有熟悉的小鳥鳴聲，彷彿就是圖畫中那隻鳥，展開翼翅輕觸着玫瑰樹梢，而跟這往事的回響聯繫着的，便是那小孩艱促的冷得發抖的呼吸聲……藉着回憶的引線，浮現出母親的美顏，父親的慈容，後來她又恍惚看見那年青年男子的一雙烏眼，彷彿浮掛在空中，情意至深的注視着她，似乎在說：我愛你！而他的嘴却說着：做我的妻子罷。這些面容，她覺得比生命還珍貴的，現在已被吞沒在死亡的黑暗中。她幼年時代遊戲作樂的地方，她少女時代視為和平樂園的場所，那些被遮沒的光明，曇花一現的嬌媚，被毒害的歡樂，破壞了的靠傍，一切都歷歷重現，配上了過去的形狀與色彩，湊成一幅圖畫，掛在她眼前，好像嵌在一個醜陋可怕的赤裸裸的畫框裏，嵌在那寂寞淒涼的房間的空廓幽暗的角落裏。

馬爾妲已不在看圖畫了。她的眼睛釘住在空中，蒙上了一層晶亮色，但不立即化為淚珠，她的胸脯呼吸艱促，也不迸出哭聲來。顯然痛哭已撕碎了她的心，但她還是和牠掙扎，和自己的心掙扎，要使牠的跳動安伏下來，又和她灼熱的頭腦掙扎，要從裏頭把那些回憶和幻想逐放出去。可是有一個隱匿的聲音在忠告她：眼中一滴淚，胸中一聲嘆，她爲了失掉希望和愛情而啼哭一秒鐘，就喪失了她一部份的精力，一部份的意志，耐心和毅力！她生命的正午對她的慘酷無情，正像她生命的早晨是柔撫和溫存一樣。耶娜向母親抬起她那蒼白的小臉。

「媽媽！」她低吟着說，「今天這裏多麼寒冷！快在爐上生火啊！」

馬爾妲並不開答，祇低下頭來，把女兒抱在臂懷裏，緊偎在胸前，又把自己的嘴湊到她的額上去，這樣她動也不動足足有幾分鐘光景……忽然她站起來，把耶娜小心翼翼地裹在棉襖裏，放在一隻小凳上，自己蹲在她面前，微笑着，吻她的慘白的嘴兒，聲音輕柔的說：

「耶娜和她的洋囡囡玩着，我今天或明天就可把工作做完。然後我可以買柴，替耶娜燃起一個美麗而暖熱的火來。好麼，耶娜？好的，我愛的女兒！」

她說着微笑，同時想把女孩的手在自己的手中溫暖一下。耶娜也笑了一笑，她的

嘴用了兩個親吻閉住了母親的注視着她的眼睛，她拿了洋囡囡和幾件木做的玩具，不再看着那空洞，黑黝黝的，寒氣沉沉的灶肚了。這小房間很冷，馬爾妲坐在桌旁，留心地看那馳名畫家的作品。

現在那些回憶和隱痛，雖被意志的命令所克服，躲在胸腑的深處，但並沒有死去，祇是沉默着；她的臉兒顯示着腦力的緊張，不過她的眼睛閃耀着熱烈的光彩，因為她此刻正重新嘗試自己的能力。馬爾妲不再注意那藝術家的畫意，也不全神貫注於圖畫的感動性和詩意了，眼睛凝視着，竭力想把那完成這畫的技術。那馳名的畫家手法是這樣神巧而富於表現力，確可說是登峯造極了。這樣的技術正像鳥翼一般輕飛，從微妙中創造出美麗的作品，使極細膩的一筆裏都含蓄生命和感情，他又利用平面的每一小塊，使牠成爲光線暗影勻稱的圖畫。馬爾妲從未憑着天才創造作品，祇描畫過一些小小的風景，樹木，花卉和人面。所以在她面前的圖畫使她陶醉，但沒有使她畏退。

她想：我自然不是像畫這幅圖的藝術家，可是我總能夠描……也應該能夠……

這樣想着，她便打開一隻長形的盒子裏面裝着畫具。瑪麗羅特席斯加好心又敏感，立即猜出了那貧婦所遇到的困難。她把那隻盒子和要描畫的模樣一併遞給她。馬爾妲拈着鉛筆在平滑的紙上推動，她覺得她的手輕快，思想又和那藝術家相融合，她

的眼睛把握着每個複雜的筆致，和那光線與暗影細膩的差別。她的心喜躍躍的跳着，呼吸輕快而舒適，蒼白的雙頰上浮起嬌豔的嫩紅，眼睛恬靜而熱忱的閃光。工作，那受難者的安慰，寂寞者的伴侶，在生命之颶風中動搖的人的看護者，現在已臨到這貧苦的頂樓，並且帶來了安慰。早晨撫摩這個小房的裸牆的陽光，現在往高屋頂背後沉下去了，大城市的滯澀的神祕的喧音像狂濤般滾滾而來。可是這些馬爾妲全不聽得。

她時時把眼光移開工作，略略看她的女孩一眼。女孩在牆角隅裏默然的玩着，馬爾妲對她說了幾句話，重心埋頭工作。有時她的眉毛蹙了攏來，深思苦想的表情浮上她的臉孔。藝術的困難問題顯現她眼前，使她覺得是一件不勝艱難的工作。但她竭力嘗試，覺得不無成功的機會。當她抬起頭來看看自己的工作時，她嘴上露出微笑，但當她把自己的工作與原作比較時，這微笑却消得無影無跡了。她顯然發生了懷疑和畏怯，但她依然不顧一切，絞盡腦汁，挖空心思。她堅決自信，繼續工作，運用她的想像力，把全副精神貫注在工作上，直等到暮色蒼茫，黑影佈滿房內時才止。於是她把耶娜喚來，把她擁在膝上，對她的小臉兒看着微笑。可是她這時的微笑和早晨不同，既非出自她劇痛的內心，也不和眼睛的表情相矛盾。這微笑出於自然，而不是從那年

輕的母親胸中強迫出來，因為工作已使她安靜了，希望使她熱心起來。

馬爾妲對她的小女兒講起一個童話來，內容全是一些怪誕的幻象，奇麗的色彩，鳥兒的歌唱和天使的翼翅，所以能吸住孩子們的頭腦，使他們的想像豁然開朗，感到無窮樂趣。但當她編織着那幻想故事的線索，引入那久不享受這種樂趣的小耳朵裏去時，一個不絕重複着的思想充滿了她的腦兒，這思想正是生活的歌頌：倘使我成功了！……倘使我將成功！……倘使我有能力！……

我成功了麼？我有能力麼？馬爾妲這麼想，當她幾天之後在羅特席斯加夫婦住宅的樓梯上走着的時候。

這內心的自問沒有得到堅定的答語。可是回答不久就要來了，因為明天是編輯部開會的日子，開會時許多有才能的學問家將評判她藝術才能的程度，和她剛做成的工作的價值。

「後天早晨再來，」瑪麗·羅特席斯加道，「經過明天開會後，我的丈夫已可以給你確實的回音了。」

馬爾妲按時到來。那美麗的客堂的女主人照常謙和溫存的迎接她，並且請她坐在桌子邊椅子上，桌上擺着馬爾妲兩日前做完的工作，旁邊坐着一個中年的男子，臉上

帶着謹慎小心而又和藹可親的神情。這便是阿當·羅特席斯加；他謙恭地站起來向馬爾妲行禮，伸過手去；她坐下後，他也坐下去，垂着眼沉默了一會。

瑪麗走向客堂的深處去，把那顯有隱痛的臉兒支在手上，她也垂下眼默坐着。一時室中沉靜無聲。這三人之中，誰也覺得難以說出第一句話來。終於阿當第一個打破他們的悶葫蘆，說道：

「我很是痛心，我現在做了報告你一個惡消息的使者。可是我決不能挽回這件事……」

他陡然頓住了，用了真摯和同情的眼光瞟了馬爾妲一眼。他把話截斷了，大概是要使那年輕的婦人有時間來鼓起勇氣承受那等着她的一擊罷。馬爾妲臉色頓轉灰白，沉下了那雙直到此刻留神端視着和她談話的阿當的眼睛。但也沒有聲息從她嘴裏發出來，更沒有喟嘆從她胸中跳出來。阿當從她的態度和深鬱不語的神情可以猜出，她是一個堅忍而有意志的婦人，因此他繼續說：

「對於你要做的工作，我自己不是一個善於評判的人。我不過把人家委託我的話告訴你。所以我坦然直告，實因我欲免你再踏覆轍，而受幻滅的苦痛。因為不論從物質精神兩方面看來，一個人如無自知之明，而貿貿然去叩社會之門，他終歸要失敗，

那是無疑的。從你的工作看來，你顯然曾學過繪畫，亦不可謂無天才……但你學的畢竟太少，不夠切實，你的技術尚未熟練，沒有了解藝術的真意，所以難能成功。各種技術不外乎兩方面：一方面是人的天才，另一面是學習，誰也不是生來就有才能。感悟完全出於天才，可是感悟尤須知識去善用。有知識而無天才的陶冶，決無創造真藝術的可能，所以祇適用於手工工人，反過來說，高超的天才而無熟嫻的技能，也祇是一種盲目的力量，正如無羈之馬，終難成功，只能偶然創造出一些雜亂無章的幼稚作品。你確有繪畫的天才，卓越的天才，那可以從你的工作中看得出，可惜你的技術相差太遠，有的地方還真錯的離奇。但是……」

「阿當！」女主人的聲音叫道。

瑪麗站起身來，走近桌子去，她的丈夫和馬爾妲正在那裏談話；她帶着懇求的表情看她的丈夫，又帶着憐憫和不安看馬爾妲。馬爾妲很了解那心地良善的婦人的畏忌。於是她抬起頭來，用堅定的口舌說：

「太太！我願意聽真話。從我幾次的嘗試中我深信你丈夫剛才所說的話是真實的；人無自知之明，貿貿然去叩社會之門，終歸失敗……」

瑪麗在桌傍坐了下來，馬爾妲看着阿當·羅特席斯加，繼續說：

「藝術有種種的程度，學藝術也有種種的目的。略略懂了一點，也能使懂得的人得到一些樂趣，可以使他的生活和旁人的生活美化，改造生活的缺憾，浮面的藝術知識，祇懂得表現藝術的淺近的方法，是叫做藝術玩賞，牠祇在客堂或陳列室內有些價值，只能供富人玩賞，可是這種藝術玩賞雖不是全無高尚價值，雖是人類精神食糧的一部份，但終究不過是生活的裝飾，牠能給生命添上一些色彩，使牠不單致調無味，使生活美化而已。要把物質生活建築在玩賞上面，把畢生精力用在這上面，這不僅是不可能而且也是不必要的。不可能，因為從不完全之因不能產生完全之果，不必要，因為限於某一小部份的貢獻，決不能換取像物質生活與精神安甯的權利。祇有玩賞者所不了解的超玩賞的藝術，才有一種完美的力量，是由天才不斷磨練而來的。藝術玩賞是生活的娛樂，祇有超玩賞的藝術是牠的基石。牠是支持人類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基石。但在藝術的範圍裏正像在科學和技工範圍裏一樣，誰能把多的時間，工作，和練習放進他的作品裏夫的，誰便得到多的酬報。所以這裏也有競爭，討價和還價；這裏也和別處一樣，工作者的境况的好歹是和他的作品的好壞成正比例的。在藝術的職業裏，正像在一切人的作業裏一樣，一個人也可以把生活的情況弄得很好，可是要使生活情況好，一個人不僅要有天才，而且要有鍛鍊過的天才，不但要做一個藝術玩賞者

，並且要做一個藝術家。」

說了滔滔不絕的一番話後，阿當·羅特庸斯加站起來，謙恭地向馬爾妲行禮，然後又說：

「請原諒，女士，我說了這麼多廢話。可是我實在不能用幾句話來對你說明。我恐怕你誤會，以為那幾個人叫我來拒却你的工作，是胸有成竹，或是反覆無常，這樣的人當然是罪惡的。你的圖畫對那家報館不合用。畫的既不是完全無誤，又不精確，故不能重現原作的深意和風格。例如那年輕母親的臉孔顯然已被你畫得情愛生動了。可是和原作者所賦與的表情比較之下，却顯得模糊不清了。因而那雙留心着她們的小孩的眼睛，便失却感動力了。就是這個俯身向前似在叫喚的人頭，也因此喪失不少瀟灑的表情。這裸在原作上顯得枝葉茂盛的樹，這裏看來像一顆老枯樹；這條從屋後迤邐出來的路，作者有意畫得神祕模糊，而你却把地畫成一條莫明其妙的黑線，又粗又濃。你確能了解作者的意思，這是無疑的。但同時無疑的，就是你在細膩的地方下筆的時候，不免和藝術的技能相爭鬥，終於沒有勝過牠，看透問題之所在，……這都是實話，可是我說出來覺得十二分的感傷。我是你的相識者，很惋惜你不能找到工作，就以旁人來說，我也很悵然，你沒有培養你的天才至於完善。你確有可以發展的天

才，可惜你未曾多多研求，學的又太狹窄，而現在你顯然已不能再學了。」

馬爾姐站起來，懔然放開交叉的雙手，低聲說：

「是的，現在已不能再學了……我沒有時間啊，」她又說，過後沉默了，一時默不作聲的垂下了眼，站着。

阿當·羅特席斯加很注意看着她，甚至有些欣佩的樣子。他原怕她要流淚，痛哭，責罵，暈去，並且痙攣起來，但他祇聽到幾句話，表示不能再學和沒有時間學習的惋惜。

馬爾姐生得韶秀，婉麗，端莊，同時她確有毅力，因為聽完這個嚴厲的判決，她既不落淚又不沉吟，雖然她知道工作已經無望，而同時又仍須把捉摸無定的生活的擔子背上肩頭。兩天來輕鬆了一陣，現在她又感到重重的壓迫。可是她却不要號哭和呻吟。

顯然現在她還不能在別人面前號哭和呻吟而不覺羞恥。她沒有失却自尊心，還有自制力。她在受難的路上，走過了不過兩站路光景，而且也祇有兩次她心中感到羞恥，覺悟到自己的低能而戰慄。

她還有自制力足以捺住感情的爆發，她還沒完全認識自己，所以不得不再對自己

有所指望。……

阿當·羅特席斯加很尊重她的靜默的耐力。他沒有見過她幾次，所以對她還生疏，覺得不便久留。於是向馬爾妲行了禮，他走出客堂去了，但是他的妻子這時攙着馬爾妲的手，緊緊的捏了一下，說道：

「不要失望，我親愛的女士！我不能安心的讓你此次又神情沮喪的回去，而不得實現你的正直的要求。我不明白你的過去，可是在我看來，我猜的不錯罷，我想命運的打擊在你突如其來的，所以你沒有準備謀生的方法……」

馬爾妲舉眼望着說話的女人。

「是的，」她說，「是的，是的，……」

她又低下眼去，沉着臉兒，默不作聲。顯然她的思想不期然被女主人的話擊中了，因為她從來覺得這個思想是模糊的，不易說出的。

「是的，」她一會兒又截鐵斬釘的重複着。「貧窮和工作的需求是出我不意而來的。沒有東西可以保障我對抗貧窮，又沒有東西教我應付工作的需求……我整個的過去是安靜，愛情與娛樂……所以狂瀟驟至，我竟手足無措，如今孤苦落寞……」

「可怕的命運！」瑪麗沉默了一會說，「哦，如果做父母的都能了解這種事情，可怕，那就好了！……」

她用手掌揩了揩眼睛，立即忍住了感慨，轉向馬爾妲說：

「我們再講你的事罷！雖然你要走的兩條路，你無法打通，可是切莫失望灰心。教書和藝術的職業對你不適合。但這些也不是人的工作的全部，就是婦女也不祇有這些職業可做。還有實業，商業和技工。在你和我丈夫談話時，我腦裏忽然來了個可喜的思想……我認識一個綢緞店的女主人……她和我先時是同學，雖不是極親密的朋友，但也不是泛泛的交情。這家富麗的大商店需要許多職員。況且一星期前愛佛利娜和我在戲院裏遇見時曾對我說，她新近失去了一個最有用的夥計，所以有些爲難了。你願意站在店裏烏木櫃檯後面接待主客，丈量衣料，陳列商品嗎？做這種事薪水也不少，需要的資格不過是誠實，外貌漂亮些罷了。你和我一道到愛佛利娜那裏去好麼？我替你介紹她，在需要的時候，我可請她指導你……」

瑪麗說過後約摸半點鐘，一輛馬車裏面坐着兩個婦人，終於停在莎納托斯加街上。一月最富華的商店前。在那明耀如鏡的門前，站着兩座駕着駿馬的車子。駕馬的坐位上有穿號衣的僕人。

這兩個婦人走出馬車來，隨即進了商店。那掛在門上的鈴響過之後，從那曳長的櫃檯後走出一個年輕的男子，從容的向她們行了個禮，問她們要的什麼。

「我要拜訪愛佛利娜太太，」瑪麗說，「她在家裏嗎？」

「我不大曉得，」那年輕的人說着又輕盈地行禮，「讓我去問聲來通報你。」說了，瑪麗輕輕一跳到了對面牆邊，把嘴湊在一個通樓上的筒管的口頭。

「出去了，但不久就要回來的，」有人從上邊說。

那年輕的人又急轉身來，向着那兩個站在門口的婦人說：

「太太們，請坐一會，」說着他指點一隻在牆角裏天鵝絨墊的坐榻，「或者，」他向那鋪地毯的樓梯伸過手去，「到樓上去罷……」

「我們就在這裏等罷，」瑪麗答說，便和她伴來的婦人同坐下榻去。「我們可以到樓上去等她的，」瑪麗輕聲的對馬爾妲說，「但我想，在未和這商店的主人談話以前，你能看看這些賣貨物的人怎樣工作，也很好罷；你可以知道這究屬是怎樣的一回事。」

顯現在那兩位婦人眼前的景象充滿了活氣。這幅景圖是以八個人構成的，他們低語着，與致勃勃地捲攏和展開綢緞布疋來，但聞索索的聲音不絕的響着，各種絲織品

明晃晃的奇麗耀眼的變幻着顏色。在長櫃的一端，上面堆着展開的波動的高貴綢緞，那邊站着四個身穿絹衣和黑貂的婦人，顯然是那兩座在門前等着的馬車的主人。在長櫃的那一邊有四個年輕的男子……是的，要說明他們的地位，祇得先說明他們的姿態：站着，走着，跳着，向四下裏俯着，爬上每個牆上去，行各種深淺意義的敬禮，做着各式各樣的手勢，眉毛，胸脯，頭兒，嘴兒，甚至於頭髮的動態……頭髮在生理上和外貌上原沒有多大重要，但在這裏却是特別堪注意的。

擦油，洒香水，光亮射人，濃香刺鼻，扭成神祕的旋形，或者蓬鬆而別有趣味的垂在額前，這些頭髮顯出裝梳術的各種傑作，給那些年輕店員們以一種雅美。這些人天生未必秀美，而且他們大多身體粗大，肌肉堅強，似乎只配做更艱重的工作，而不配在這裏展開綢緞，在手指間溜動游絲似的花邊羅帶，揮動磨亮的輕尺。他們的肩膀闊大，手掌和手指都很粗糙，臉孔已非青春，態度却很老練，鬚鬚濃密，看來他們已年近三十左右了。可是這些闊肩上的外衣却裁製入時，都雅可觀，濃鬚下鮮豔奪目的領帶又何等奇麗耀目，似乎有蝴蝶在這上面展開翼翅輕舞着，那些肌肉堅強的手臂又何等輕盈地揮動，同時又有金光奪目的指環裝飾這些粗大的手指！世界上除了雪外已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比擬那些襯衫的潔白了，襯衫在他們的胸前微露着漲起的襟飾

，世界上沒有一種琴絃，彈簧，皮球，也沒有一個婦人的酥胸和柳腰可以賽過他們動作的婀娜，柔和，而他們的眼睛靈活溜轉亦不讓於婦人的媚眼秋波，而他們舌頭的熟嫻又是婦人所望塵莫及的。

「 Mexique 顏色帶白色的花紋！」這些年輕的店員中的一個說，打開一疋綢料來。

「太太們也許歡喜 Mexique pur！」又一個叫說。

「或者 Gros-grains, vert de mer！」這是最時行了……」

「這是 Clung 花邊縫裙緣用的，」一個美男子聲在櫃檯另一端說。

「佛郎西，阿萊莎，比羅哥，仿製品，棕包綢……」

「卑斯麥克的火紅色！太鮮豔了些，太 Volant 嗎？那麼這疋黑花紋的。」

「 Bordeaux Couler sur Couler！」你要重一點的。」

「 Mozambique！」 Sultan！」肉色的！金髮美人穿起來真動人啊！」

「太太們要有條紋的！要橫紋還是直紋的？」

「這疋有光彩的！白的和玫瑰色的。」

「灰色的，是有莊嚴風味的！」

「白地藍灰色的雲朵！年輕的人穿最好！」

「蝴蝶花邊嗎？這是葉子的花邊——齒形花邊和光邊的都有，你要那一種？」

「太太們買卑斯麥克綢緞嗎？有花紋的？很好？幾碼？十五碼？不，二十碼？」

「太太們歡喜齒形花邊的嗎？蝴蝶形的？」

「你要灰色光彩的，太太，你要灰藍色的？幾碼呢？」

這四個男子和那四個在採購衣料的太太們的談話的斷片，引起了一種像鳥兒呢喃的噪音，因為這燥音出自男子口中，引起的印象也格外異樣。如果沒有他們的喉音來證實，誰也分別不出男女，因為他們調節喉音很精細幾乎與女人相仿。因此沒有人會猜想，這些叫着花邊，光彩，花色，蝴蝶形，裙緣的噪音是出自男子口中的，但喉音究有不同，所以他們任是怎樣做摹綢緞的輕柔聲，總聽得出是那些男店員的口音。

「愛佛利娜太太回來了！」一個滯澀的聲音從傳聲管裏透出來。

瑪麗·羅特席斯加急忙站起來。

「等一會，」她對馬爾妲說，「讓我去向這商店主人問一聲，因為萬一她拒絕的話，你可以免遭無端的煩惱了。倘使一切如我所望，我就來請你。」

馬爾妲仍舊很留意的看着那櫃檯兩方面的買賣。她蒼白的嘴兒時時現出微笑，當

她看見店員們跳動身子，髮髮微微吹動，眼睛媚笑的時候。

瑪麗·羅特席斯加飛步走上那鋪地毯的樓梯，走過了兩間有玻璃門的大房，然後走進一間陳設玲瓏的小房，幾秒鐘光景，忽然聽見絹衣在地板上拖動的聲音。

「哈，你不是瑪麗嗎？」一個嬌軟悅耳的婦女聲叫起來了，兩隻雪白的纖手捏住了瑪麗的手。「請坐，我親愛的，請坐啊！你來得真出我不意，使我不勝驚喜！我見你總是快慰的！你看來很好罷！你的可敬的丈夫，他安健罷，仍是這樣不歇地工作麼？我新近讀了他的文章，是關於……我忘記關於什麼了……但是極好的文章！可愛的耶特菲，她學的很好罷？我的上帝！我和你，瑪麗，在德夫里脫女士那裏讀書的時候往那裏去了？你也許不知道，我覺得我們同在學校時的回憶多麼可愛啊！」

這是個溫雅的衣衫華麗的年過三十的婦人，後頸帶着莊嚴的髮髻，容貌端正，不過有些蒼老，眼睛烏黑溜動，上邊有兩道修闊的黛眉。她急流似的說出這番話來，幾乎氣也不喘，也不把瑪麗的手放脫；瑪麗此刻坐在墊着高貴綢緞的小榻上，接近她身傍。如果瑪麗不截斷她的話，她自然還要講得長久一點呢。

「親愛的愛佛利娜！」瑪麗說，「原諒我，這次我不能多說話了，別的且不講，就要對你談一件很使我担心的事！」

「你，瑪麗，要我做什麼？我是多麼榮幸！告訴我，愈快愈好，我怎樣可以爲你效勞！我寧爲你奔向世界的盡處去也不辭跋涉呢……」

「哦，倒也不須你做這麼重大的事，親愛的愛佛利娜！」瑪麗笑着說，過後又嚴正的說，「我不久前認識了一個貧婦，使我很是感動……」

「貧婦！」這富華的商店的女主人搶着說，「所以你要我救助她嗎？哦，不錯我一向都是爲貧苦的人幫忙的！」

說到最後一句，她把手伸下袋去，掣出一象牙色的錢囊來，便要打開牠了，但瑪麗阻住了她的手。

「不是求乞的事呢，」她說，「我對你講起的人不願求乞更不願接受布施……她要找工作……」

「工作！」那美麗的愛佛利娜太太重複着，略略舉起她的蛾眉來，「那麼她怎麼不能工作呢？」

「因爲種種原故，講起來太長了，」瑪麗嚴正地答說，把她舊同學的手捏住了，哀求苦告的說，「我到你這裏來，愛佛利娜，想求你給她工作的機會。」

「我……給她……工作的機會？但是怎樣呢？我親愛的！」

「你收受她做店員罷！」

女主人的秀眉愈加挺起。她臉上現出驚異爲難的神情。

「我親愛的瑪麗，」她過了一會訥訥地說，顯然有些窘了，「這不是屬於我的職權的……關於商店的事大抵是我丈夫管理的……」

「愛佛利娜！」瑪麗叫起來了，「你爲何對我說謊呢？你的丈夫祇管理商店的法律事件，而你是掌理一切事務的，你的丈夫雖然也管一點事務但終不及你管的多，這是大家知道的，尤其是我，你很熟悉商業，又善於計劃。能刻苦盡力以實現你的企圖……那麼爲何……」

愛佛利娜不讓她說完話。

「哦，是的，是的，」她說，「我不該拒絕你的要求的。瑪麗，我剛才想藉口解脫，所以把一切推在丈夫身上……我是不好，我不誠實，想推托，我自己承認；可是老實說，我親愛的，你的願望我萬難辦到……絕對不能……」

「爲什麼？爲什麼呢？」瑪麗追問。

「因爲，」愛佛利娜叫說，「我們店裏婦女從不充任夥計的，祇有男子……」
「爲什麼些婦女不能而祇有男子呢？要懂希臘文的嗎？或者要大力士嗎！要……」

「哦，不，不！」女主人攔住了話說，「你真弄得我窘極了！我實在爲難，怎樣回答你的『爲什麼？』」

「你連自己的行動都不知所以然麼？」

「哦，自然我不是那類人……要是我這樣，我還能做現在的我，做我丈夫在實業界的幫手麼……哦，因爲這是慣例。」

「你又要推托了，愛佛利娜，你不能那樣。憑過去的友誼，我敢向你要求。你說這是慣例……可是每個慣例總有原由，或是根據利害關係或是根據人情。」

女主人霍然從沙發上站起身來，在房內遍走了幾次。她長衣的拖尾索索地在地板上作響，在她那有幾處微露着未經揩去的脂粉的臉上，浮出窘迫的紅暈。

「你叫我碰壁了！」她在瑪麗跟前站着叫說，「我很難爲情說出我要說的話……但我不願給你說句虛話。我回答你說：我們的主顧們都不愛婦人在商店裏充任夥計……他們歡喜男子。」

瑪麗略微紅了臉，又聳了聳肩。

「你錯了，愛佛利娜，」她說，「或則你又要瞞我，不肯說老實話了，這不會的罷……」

「我對你說，這是實情……年輕的，溫雅的，時髦的店員真有引人的魔力，說得貼切一點，有招引婦女的魔力……」

現在瑪麗因慙慙與憤懣而漲紅了臉。憤懣的神氣尤其強烈。

「但這真是可惡的！」她叫說，「如果你說的真話，我真已不知怎樣解釋……」

「我也不知道怎樣解釋這個事實，我老實講，也從未想到什麼原因……總覺得無足輕重……」

「怎樣……無足輕重，愛佛利娜？」瑪麗又搶前追問，「你可知道，照這個習慣做下去，你實在是知慮助虐，我雖不知道有什麼不好，但那總是不好的事……」

女主人站在房當中，睜大了眼對瑪麗瞪視着……

這雙眼睛顯有智慧，但在這瞬間那烏黑晶瑩的雙眸顯出忍不住着的微笑。

「怎麼？」她曼聲婉言的說，「你要我爲了理論而就此讓我的事業，我們倆和孩子們生活的泉源損遭受失和危險麼？……你們，文學家，老是在書和嘴上高談闊論，——我們實業家應該從實際着想……」

「實業家就因爲是實業家便可免脫公民的義務了麼？」瑪麗問。

「全然不！」商店的女主人叫說，愈加興奮的樣子，「實在我和我的丈夫也從未

拒絕過公民的義務。我們總是儘力賙濟的……」

「我知道你們是樂善好施的，你們在種種慈善事業中總是有份的，但現在講的和求乞以及慈善事業無關。你們有錢有勢，不消說也應該倡導一切，設法把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上的錯誤改正一下。」

愛佛利娜見到難於解圍，勉強笑了笑。

「我親愛的，」她說，「改良社會是像你丈夫這類人幹的事……是科學家，著作家，新聞記者幹的事……我們是要精明打算的人……而對於大眾尤其要考慮他們的嗜好和要求……！大眾是我們的主人，我們的生活是依賴他們……事業的發達與前途都靠着他們……」

「是的，」瑪麗特別帶着重音說，「所以你要屈服於他們的心理，嗜好……我要說一句不知趣的話，親愛的愛佛利娜，你的店員們雖然獻媚，又像鸚鵡那樣饒舌，常說一些花言巧語，外貌上看來却有些可笑呢……」

愛佛利娜格格地狂笑了。

「這我也知道！」她說着還是笑個不住。

「倘使我和你易地以處，」瑪麗接續說，「我要忠告他們，快些放掉了綢緞職業

，去擊鋤頭，斧兒，鐵槌或泥鍬，這樣他們顯得更相稱一點……」

「這我也知道，我也知道！」女主人說着還是笑。

「而他們的職位，」瑪麗結論道，「我想應該由婦人來做，因為婦人沒有體力去耕種，打鐵和粉牆……」

愛佛利娜突然停止了笑，很嚴肅的對瑪麗看着。

「親愛的瑪麗！」她說，「這些人也得為金錢而工作，也許比婦人更須要工作呢……他們是家庭的父親……」

瑪麗此時微笑了。

「我親愛的，」她說，「我又要用舊同學的友誼來講了，人家的老生常談，你機械似的重複着。這些人也許是家庭的父親，但我向你代為請求的婦人也有一個孩子待教養呢。假使我不幸喪失了我敬愛的人（他不但給我幸福而且用工作來担保我的生活）。我豈不也是一個孤獨的母親麼！不是我家庭的負責者麼？如果你們倆過了幾年逝世了，而也像普通人一樣沒有資本遺留下來，你的長女也不要負責維持她年幼的弟妹的生計，教育和指導他們的責任麼？」

愛佛利娜垂下眼聽着，顯然窘得無以解嘲了。但她也難於拒絕那婦人的要求，所

以一時覺得無詞可藉，而那婦人和她又深交，她甚至於稱贊她的雄心。從她臉上和眼中顯然看出的機智，立即使找她到了答語。

「就不說這些罷，」她說着，聳了聳肩，「你想，瑪麗，一個年輕的婦人（你所保護的女人自然是一個年輕的婦人）整天和幾個年輕的帥男子在一起不為難麼？這種情形恐將發生使我商店的名譽受損失的醜事呢。」

「你又說了社會上流行的老話了，愛佛利娜。你恐怕和男子一起工作便沾污了婦女的尊榮和美德，而你却不怕貧窮反能使婦女喪德墮落呢。我所保護的女人，你這樣稱呼她的，三個月前死了丈夫，有個疼愛的女孩，她悒悒不樂，決意想找到工作。我深信她是很忠誠的。你想一個婦人在這種情況中，有這種感情和回憶，今天顧慮明天的生活，還有閑情去和你的漂亮的店員們周旋麼？我敢担保她腦中是全然沒有淫念……」

「親愛的瑪麗！」愛佛利娜叫說，「你所說的誰也不能證明。婦女總是輕浮……容易動情的……」

「這是真的，」瑪麗回答說，嚴正的對她的舊同學一看，「但拒絕她工作就是醫治輕浮的良藥了麼？我再向你聲明，愛佛利娜，我所說的婦人既不是輕浮也不是不誠

實的，却是心存厚道的人……倘使她要求工作像乞丐一樣，她就要離開你的門了，而且要是她從此不再求人，我真不知道她將怎樣了。」

「你又要叫我碰壁了！」女主人說，「好，那麼我相信你所說的婦人是一個好人，有美德而誠實……但你可担保她有嚴守秩序的精神，精密的計算能力，又能準時來工作，能把工作做得精細麼？我們這裏的工作不容一分鐘的耽誤，不容一點兒疏忽的。」

瑪麗現在也躊躇起來，難以作答了。她回憶馬爾妲以前因缺少教書和圖畫的智識而失敗，又回憶到她幾小時前對她說的幾句話：「沒有東西保障我對抗貧窮，又沒有東西教我應付工作的需求。」

瑪麗沉默着。那機警的，眼光尖銳的女主人立即乘她躊躇的時候搶前說道：

「你剛才說，親愛的瑪麗，賣商品的店員祇須懂得展開，摺攏和丈量綢緞就是了。表面上看來確是如此。可是實際他們須有許多別的特性，例如嚴守秩序的习惯，因為一件東西錯放了地方，綢緞誤摺了縐紋，一捲羅帶繞得不整齊，都足以使商店發生紊亂的現象而且受到無形損失。店員尤須懂得算術，並且要算得精細，因為每點鐘內有新的數目進出的地方，遺忘了一個錢便混亂了全部的賬目，這是須要特別留意的。」

最後也可說是比什麼都重要的，是店員須明白事理，熟悉世故人情，懂得怎樣招待主客，怎樣諂媚，博人歡心，分別誰是可信，誰不足信。這種種特性通常是婦女所欠缺的。不慣守秩序，又不善計算，她們在計算極小數目時也須帶着乘法表。胆怯如鼠的婦人，好像剛出嫁的少女，忸忸怩怩的連眼睛也不敢抬起來，更不必說要和那些主顧們交談了，自然更不懂怎樣忖量每個主客，或則有時放縱起來，她們便要喧嘩，毫無秩序，輕飄浮浪，調情說笑，以致失貞操喪名譽，而使商店陷入危機。男子不論他們的形貌怎樣可笑而職業又不相稱，然對於商店的主人總是有用的人。所以大商店總是雇用男子的，而想代以女子的商店總要遭損失。婦人現在尙未教育得和男子一樣，能夠忍受吃苦的工作，習慣於計數，能應付這樣的社會要求，尤其是像我們的主顧的要求。」

女主人停住了話，私幸勝利似的看她的朋友。她確有理由可以自傲。瑪麗·羅特席斯加垂下眼癡立着，臉上滿佈愁雲，沉默着。愛佛利娜握住了她的手。

「哦，那麼對我說，瑪麗，」她心安理得的說，「真心的告我，你可否担保，你所保護的婦人是一個守秩序，準時刻，善於精算，能辨別人的？這些你也可和她的誠實一樣担保麼？」

「不，愛佛利娜，」瑪麗好不容易說出來，「這個我不能担保。」

「那末，」女人主人越發理直氣壯了，「請你說罷，你們是理論家，我們是實際家，你們能不能正式要求我們爲了慈善爲了公民義務把不熟悉商情的人用到我們商店裏來讓我們發生麻煩，遭受損失，甚至於整個垮台？你說，人家能不能這麼要求我們？」

「當然不能，」瑪麗啞啞地說。

「那末你也知道，」愛佛利娜說，「我所以不能遵命，是情有可原的。貧苦婦人不能受用於實業界確是可惜，但是不用婦女也有無可奈何的原因，一方面因爲富貴婦女大多反覆無常，而且有些莫明其妙的心理，一味貪圖安樂，不知她們幻想的什麼，另一方面因爲貧苦婦女大多沒有能力，性情輕浮，她們需要工作却不懂得工作怎麼做法。一定要等到富貴婦女有了謹慎態度和高尚思想的時候，等到窮苦婦女有了足以担当嚴格工作的才能的時候，我才能把男店員辭退，再請你推薦你保護下的婦女來補充他們的位置。」說着最後幾句話時，愛佛利娜帶着慣常的活潑態度吻了瑪麗的雙頰。

那穿喪服的婦人，一直坐在店裏，此刻忽然聽到樓梯頂上有衣服的窸窣聲以及步履聲，知道她的保護人走下來了。她顯然在諦聽，情緒非常緊張，心裏焦急萬分。她站了起來，望眼欲穿的把臉轉向着從樓梯下來的婦人。看了幾秒鐘，她的手微微發顫，她把

身軀依在椅臂上。從瑪麗垂下的眼中，從她頰上的紅暈，她已猜透一切了。

「太太！」她走過去低聲說，「不必勞你再把底細講給我聽了。人家不接受我……這是真的……」

瑪麗領首應諾，默然握着馬爾姐的手。她們走出商店去，站在人行道上。馬爾姐臉色全然灰白。大概是寒潮侵透了她，所以她在那氈衣底下顫慄着，也許是她暗中懷着慚慚，所以她不敢把眼光從石板上抬起來。

「太太！」瑪麗說，「天曉得我心中多麼難過，因為我不能幫助你。一方面固然你自己沒有充分的職業的準備，所以處處見棄於人，但另一方面却是習慣，以及一般婦女的不良的名譽。」

「我懂得，」馬爾姐慢慢地低聲說，「人家不接受我，因為這是習慣不容許，因為我沒有信用……不能使人信任我，他們岐視我……」

「把你的通信處給我，」瑪麗閃避的回答說，「也許我可以再替你效力……」馬爾姐把街道的名字和她住屋的號數告訴了她。然後她抬起眼睛來，雙眼裏顯示着熱烈的感激，又伸出兩手去握那好心的婦人的手。

但這兩雙手剛接觸的時候，馬爾姐縮回了她的手，又往後退了幾步。瑪麗·羅特

席斯加又把那紫色綠邊的信封遞給她了，這信封就是馬爾妲兩星期前不願接受的。

「布施！」她微微叫了一聲，同時隱忍着的悲咽和號哭震撼了她全身。她拔步便追向瑪麗走的地方去。人行道上湧着的行人把她所追跟的婦人遮住了，使她難於上前。直到那街道轉角的地方，馬爾妲才看見一座馬車駛向對面去，裏面坐着瑪麗。

「太太！」她叫。

她的呼聲是微弱而滯澀，混和在街上的喧聲中。

受了布施的婦人向着斯惠安脫·葉爾斯加街走去，大概要交還這使她紅臉的恩施。她的脚步先是疾速而狂熱，但不久慢起來了。她這一天所受的許多精神刺激使她的體力搖動了麼？或者沉思和猶疑使她意志動搖了？她把那美麗的信封在手中捏了一會，裏面幾張鈔票索索作響！到了斯惠安脫·葉爾斯加街的轉角，她停住了。一會兒站着不動，身靠在牆角上，沉着灰白的臉，幕地裏她急轉身來，向別處走去了。她很快地走到自己的住屋。

自尊心 and 恐懼心在她裏面殘酷地作戰，結果是後者的勝利。年輕而健壯，尙未遇到極大的挫折，一方面又竭力找覓工作的馬爾妲居然接受了人家的濟財。如果她祇是一箇子在世上，也許她不會接受施舍，也許不管怎樣貧苦也不肯喪失自尊心。但是在

頂樓上四座赤裸裸的牆壁中間，她的女孩寒戰着，用了眷戀的眼睛凝視着那空無所有的黑黧黧的灶肚，她臉色蒼白，雙頰深陷，細小的身體，瘦弱見骨，病態畢露，所以需要更豐美一點的飲食和滋養料……：

在這年輕的婦人的生活中這一天是極重要的，雖則她自己並沒有覺悟到。這是她初次接受佈施的一天，這種佈施來的麵包給老人和盲跛者吃來是酸苦的，但對年輕人健壯的人却是有毒而使人腐化的。

這天晚上，頂樓上的小房裏燃着歡樂的爐火，桌子傍邊坐着耶娜，她面前有一杯熱湯擺在桌上。好久之後這小孩第一次感受愉快的溫暖，饕餮地吃了一頓好好的晚飯，全身也覺得溫暖一點。因此她烏溜溜的眼睛忽而向光亮的灶肚裏看去，忽而看到桌上杯子邊的一塊搭着牛油的麵包，她的小嘴一時張開着。馬爾妲坐在火爐前面不動，在火焰的紅光中她的側影是嚴正而沉思似的。她的眼睛閃着光，眉梢緊縐，在潔白的前額中間形成一個深痕。

在她眼前，懸在空中的，站着一個婦人的形相，臉上有臨死的沉痛的表情，額上帶着恥辱的紅暈，雙手互交叉着。這是她自己的形相，是反映在她想像中的幻象。

「這是你麼？」馬爾妲暗中對自己的幻象說，「這就是你，你對自己和小孩講得

好聽，說是她將工作，將堅忍刻苦的謀生，在太陽底下找到立足的地位！自從你下决心到如今你做了些什麼？你在靈魂深處對你女兒的父親的親愛的影子所默許的誓願，現在你怎樣實現了呢？」

那婦人的幻形像隨風飄動的柳枝一般搖擺起來；她並不回答，只是更用力地把手掌互相握着，微顫的雙脣低語道：「我沒有能力！我什麼也不懂！」

「哦，無能的動物！」馬爾姐在思想中叫起來了，「你配稱爲人麼，如果你的頭腦是這樣蠢笨，連自己怎樣想都不知道，如果你的手臂是這樣脆弱，連一個可憐的小孩都掩護不住，爲什麼以前居然有人尊敬你呢？你現在能尊敬自己麼？」

那婦人的幻形放開兩手，遮住了深垂下去的臉兒。

從馬爾姐直到此刻還是乾淨的眼中，乘着熱流湧出淚珠來，又在遮着臉的手指間滲透下來。

「你哭了，媽媽！」小耶娜叫起來了，隨即從椅上跳了下來。她在母親面前站住了，用了半驚異半感動的眼睛看了她一會；突然間她蹲了下去，坐在地板上，將小臂膀圍抱了她的雙膝，在她的脚和手上親了許多吻。馬爾姐把手從臉上移開了，化石似的坐了幾分鐘。那女孩小嘴的甜吻使她燃燒起來，宛如地獄中的毒蛇繞住了她向她身

上亂爬，這個跪在她身前的小孩的熱愛撕碎了她的心，使她的良心感到劇痛……

她俯下身去，把小孩抱在臂懷裏，幾次把嘴兒貼在她前額和雙頰上，然後又急忙從椅上站起身來，走向窗口去，跪了下來，把目光和雙手舉向那繁星閃爍的天空。

「上帝！」她嬌尖的聲音叫，「讓我在地上也得立足！至少我要有一塊我和我女兒倆能穩定的小地方！莫讓我昏頭昏腦再接受第二次濟財，讓我實現母親的責任，莫讓我失却良心的安靜和自尊心！」

真的！這婦人向天請願毫無意義，而且近於狂妄，不是麼，我的讀者？這是確然的，她並不安想高位，也不想名震四方，又不要求縱情的自由和過度的淫樂，她祇要生活並且養活她所疼愛的唯一的生命，但她願免脫求乞的命運……那麼，這婦人的要求有什麼不自量有什麼野心呢！不是麼？

她克制自己，忍住了羞慚，悲愴和不安的情緒，站了起來，臉色頓變恬靜，把疼哭着的女兒擁在膝上，便開始講她心愛的童話了。她顯然是有精神和意志的力量。

在這漫長的冬夜，馬爾姐眼睛一會兒也沒有閉過，儘向着房中的黑暗怔視，她靜聽着睡在她身邊的女孩的勻緩的呼吸，搜索枯腸的盤想着明天應做的事情。

四

下一天正午的時光一個穿喪服的婦人走進一并不很大但很雅觀的商店裏去，商店的玻璃窗背後掛着許多的婦女的衣服，還有許多美麗的帽子，像一羣蝴蝶似的在那裏光怪陸離地閃着各樣的光彩。這是馬爾妲往常購買化妝品的商店。

門上的電鈴響過之後，從側邊房裏走出一個年紀還輕的婦人，腰支婀娜，臉龐嬌美。見了馬爾妲，她微笑着和藹地行了個禮。她顯然遇見了她往前的主顧，所以心中很欣喜。

「你多麼長久不到這裏來了，」商店的女主人仍帶着溫和的微笑說，但向馬爾妲的喪服上飛了一眼，立即續說，「我的上帝！我已聽到了你的不幸事了。斯惠克先生我是熟識的啊！」

心痛的表情掠過了那年輕的寡婦的臉孔。她失去了的愛人的名字，從那商店的女主人人口中喊出，重新刺痛了她心的創痕，如同一把利劍。但她不能久立路上，傾聽她

心中的哭聲，呻吟聲和回憶的低語聲。

「太太！」她說着，舉眼向着站在面前的婦人，「以前我常到這裏來買東西，現在我却來請求你買我的時間和我兩手的工作。」

說着她竭力想隱藏自己話聲的顫抖，雙脣上又勉強裝出微笑來。

「我很願意爲你效力，但是……：……我不十分了解你的意思。」

「你可讓我做你工場裏的縫紉員麼？」

商店女主人聽了這句話，並不驚異而慌亂，也不改變和藹同情的臉色。她一會兒站着默想，過後她用指着旁邊的房門，謙和的說：

「請進工場裏去；那邊談話比較方便一點。」

商店旁邊的工場是一間廣大的房間，那裏在窗口桌上亂堆着許多羅帶，花邊，羽毛，花球和零碎的布料，傍近桌子坐着三個年輕的婦人在那裏縫帽子做襟飾，都像被那精細的工作吸住了似的。在房的進深處有二隻縫紉機發着鬧聲，上面俯着兩個婦人，中間站着一張桌子，蓋滿了裁縫表及大塊的布，洋紗，綢緞等物，這些中間有雪亮的鋼做的剪刀，粉筆和嵌在銅套裏的鉛筆在那裏發閃。每個婦人在這工場裏都勤快地工作，祇有一個馬爾妲進來時從機器上面抬起頭來，她對進來的人看了看，眼睛碰到

了她的目光便點頭致敬。

商店的女主人指着一隻在桌子旁的椅子請馬爾妲坐。然後轉過身來向着一個少女，她此刻正在鑲一朵駝毛到一個天鵝絨帽子上去：

「比羅尼斯爾夫小姐！」她說，「這位女士想在我們這裏做工。我看這倒是很湊巧的。剛在昨天我對你說，我們這裏再有一雙手便好了。」

這姑娘顯然在那商店的女工中間佔有首要地位，聽了這幾句話，便站起來向那桌子去。

「是的，太太，」她說，「自從李娃弟娜小姐去後一塵機器便停工了。客拉洛小姐和克利斯脫娜小姐不能做所有的縫工。我也不能裁這麼多的衣裳，因為我還須教她們做帽子哩。工作因此遲延起來，定做的東西不能按時交出來。」

「你說的很對，」女主人想了一會說，「我也已想到這層了。但斯惠克夫人能來到這裏工作，我看事情就好了。我想總該讓我們的舊主顧滿足她的願望的。」

比羅尼斯爾夫小姐謙恭地行禮。

「自然，」她說「只消這位太太會裁衣服……」這句話是用詰問的口吻說出的。同時一隻機器忽然不響了，坐在旁邊的婦人抬起頭來，顯然很留意的在諦聽了。

這站在房間當中桌子邊的三個人一時沉默無言。商店的女主人和她的助手詰問似的對馬爾妲看着；馬爾妲自己却注視着那些橫在桌上的縫紉表，自上至下是畫着黑線，圈點和弧線。這些點線上下左右交錯在紙上，形成種種幾何學的表記，對於不習熟的眼睛正是不解的謎。

馬爾妲的眼簾慢而沉重的低垂下來。

「我不能，」她說，「假裝能幹，因為我覺得，自作聰明，冒充內行，實是欺騙的行爲，而且也是徒然的。我略懂裁衣，但懂得很少，祇能裁領頭，或者襯衫……但衣服，外衣，和稍微時式雅緻一點的布衣我都不會裁……」

商店女主人沉默着，但在那少女的櫻脣上却浮出不滿意的微笑來。

「奇怪！」她說着，轉身向着女主人，「許多人願做縫工，但難得有一個人會裁衣，這實在是縫紉工作的基本呢。」

說着這幾句話時，那能幹而顯然領大薪俸的女縫紉員轉身向馬爾妲說道：

「至於縫紉怎樣呢？」又是質問的口氣。

「縫紉我可以做，」馬爾妲回答。

「用機器縫，是不？」

「不，女士，我從未用機器縫過。」

比羅尼斯爾夫小姐呆住了，把雙手交叉在胸口，默然站着。商店女主人這時顯得愈加驚愕而冷漠的樣子。

「真的……」她過了一會慌張地喃喃的說，「我心中很感傷……我需要一個人，但要會裁衣……也是要會縫紉，用機器縫紉……我們這裏都用機器縫紉……」

站在桌旁的三個婦人，又靜默了。馬爾姐的嘴唇略微顫動起來，臉上火紅色和灰白色頻頻地交替着。

「女士，」她說，慚悚交併的把眼睛舉起來向着女主人，「我不可以學習麼……我可以白做工……祇要讓我能夠學會……」

「這是不可能的！」比羅尼斯爾夫小姐用了尖厲的聲調叫起來。

「這是爲難的事情，」女主人，語調比她的助手和善一點：「我們這裏的衣裳都是人家定做的，價貴的衣料是不可作練習用的……定做的工作，尤其是高貴的衣服，我們應該趕快做就，現在忙得不可開交，我們因爲缺少能幹的女工已覺得很忙，只少手來做，工作也就此遲延了……這使我們損失不少，同時也使我們很不如意。因此我

們只能接受已有本領的女工……我很抱歉，相信我，很抱歉，我不能滿足你的願望……」

女主人說了這幾句話後，她們談話開始時忽然停住了的那座機器又響了。俯身機上的婦人，眼中含着淚珠了。

走出了那商店，馬爾妲並不向自己的住屋走去，但轉向別處去了。從她臉上的表情看來，她確是無目的地走着，她的手藏在大衣袖子裏，互相交插着。馬爾妲無意識地覺得一個強烈的欲念，要把交執着的手舉起來壓住那灼熱而沉重的頭。在這個頭裏祇有一個強頑的思想：我不懂什麼！這個思想像萬道電光般閃現着，又像萬把利劍穿透了頭腦，刺痛着她的額角，又像尖刀般跌到她心上。幾分鐘馬爾妲自言自語着：到處都是一樣……

一會兒她又什麼也不想，或者說得確當一點，不絕的在想；我什麼也不懂！她忽然對自己發問：

「隨時跟着我的，到處推拒我的是什麼呢？……」

她用手把額角擦了擦，對自己回答說：

「到處是我自己拒絕自己……」

她非常困難地把腦筋緊張起來，要想想明白，並且回憶她的過去，從她在問訊處坐到鋼琴邊去奏那不幸的「處女的祈禱」曲起直到此刻站在一爿商店的工場裏，她對自己的發問只有一個回答：我什麼也不懂！

「總是一樣？」她在思想中又說，「什麼都懂了些，但沒有一樣懂得澈底……什麼也當作裝飾品，至多不過用來點綴而已，沒有一樣可以實用……」

想到這裏，她厭倦了，但腦中依然祇有這個思想「我什麼也不懂！」這一天她走出屋來，充滿了煩惱，又被一個新的計劃所迷惑，所以她竟連飲食都忘却了。看見耶娜照常在飲早晨的牛乳，她自己甚至感到對飲食的憎厭。她精神常受磨折，連肉體的要求也塞住了。她的脚步走不穩，心跳得劇烈，雖然她走得很慢。她腦中有一個新的問題蠢動起來，這問題只有一個簡單的字「爲什麼？」。接着便有別的字接上去，先時紛亂，後來却排成邏輯的一線，有系統又有秩序。「爲什麼……是這樣的呢？」這年輕的婦人自問，「爲什麼人家向我強索沒有人給我過的東西呢？爲什麼沒有人給過我的東西，人家向我要求呢？」

「女士，我們有過一面之緣罷？」她背後一個嬌柔胆怯的婦女聲傳過來了。

馬爾妲回轉身去，看見一個婦人，原來是她進工場時從機器上抬起頭來對她點頭

，後來又停了工聽她們談話的那個婦人。這婦人生得並不美麗，但正像一般華沙婦女，很溫婉，衣服整齊，因天花而有麻斑的臉孔，顯出她的謹慎和好心。

「你也許不認識我了，」那少婦說着，走上來和馬爾妲並着肩，「我是客拉洛，我在N太太的商店裏做了五年工，我有時也爲你縫過衣裳，也常常把衣裳送到格拉納支納街上來給你。」

馬爾妲用羞澀的眼睛對着她身邊的婦人。

「真的，我記起了，」她隔了一會，訥訥的說。

「我請你原諒，這樣無禮的到街上來打攪你，」客拉洛又說，「但你我是熟人……往前你待我很好……你的小女兒又美……你的小女兒……」

她躊躇着不敢問下去，但馬爾妲已經猜出她的思想。

「我的女兒還活着……」她說。

這句話顯然不自覺從她口中溜出來，說得很快而且模糊，帶着悲酸顫音。客拉洛沉思着，一會兒她又說：

「我聽得斯惠克先生逝世了，心中立即想道：這位太太將怎樣謀生……還帶着一個小孩！我很快活，見你走進我們的店來，我想你就要和我們一同工作了。這很好

，因爲N太太心地溫和，給錢也很多……不過比羅尼斯爾夫那個人有些反覆無常，有時還要鬼臉，但是人在窮的時候，也祇得忍受一點……：只要有「作做」就是了。所以我聽得太太拒絕你來工作，我心中好難過呀……我當時馬上就聯想起我可憐的愛妹娜……」末後一句她說得很低，似乎對自己說，可是對馬爾妲却格外入耳。

「她是誰呢，那個可憐的愛妹娜？」那年輕的寡婦問。

「這是我的姨表姊，比我年紀大幾歲。我的母親和她的母親是姊妹，但事情却常常如此，她們的命運是不平等的。她的母親和一個官員結了婚，我和一個工匠結了婚，我們年紀大了一點時，愛妹娜已是個姑娘了，我却祇是個女孩子哩。而且她是生得美麗，我呢，天花發作，把我弄成醜臉，這時我還不過十二歲光景。所以姨母常說：愛妹娜我要好好的教育她，將來也好好的嫁她……：先時她雇了個女教師來，後來又送她到學校裏去，我的母親很不快，因爲我被天花弄得難看了，但父親倒是不以爲然，說道：「她大不了也不過醜了些，不嫁了也罷！大不幸麼！許多男子也是不結婚的，但儘可以在世上好好的過活！」我的母親分辯着說：「男子又當別論！如果，上帝保佑我倆間沒有不幸事罷，客拉洛不結婚難免餓死！」可是父親不但不表同情，笑了笑，有時竟惱怒起來：「嘻，你們這些愚婦，愚婦！」他說，「你們的簡單的頭腦想

起來，不結婚要餓死了！女孩子沒有手麼？」你要知道，他是個木匠，愛誇大稱揚他的蠻力的。所以老是說：「兩隻手，老兄，是頂要緊了！上帝把頭腦送給一兩個人的，但手却誰都給與的！」我十三歲的時候，父母便送我到縫紉所裏去學習，自然她們爲我也出錢，而且也很多，感謝上帝，我總算已學得了要用的一切了……」

「你學的長久麼？」馬爾姐問，她愈聽那縫紉女工直率的談話，愈感興趣。

「哦，我學了至少三年，就是後來也不能立即賺錢，我在店裏又白做了一年工，當時便學習裁衣，用機器縫紉，還要學得有辨別裝飾的才能，因此做的式樣可投人所好。謝謝上帝，我現在已很有資格了，如果有錢可以自己開店，開這種店也得要些錢……但三年前我父親死了，除我而外，還有兩個兄弟，住在母親那裏，一個在學木匠，一個在讀書……他們兩個學手藝都要付錢，我母親已年老了，自然也要過得舒服一點……」

「你一個子擔當這一切麼？」

「可以說是一個子，因爲父親祇留下一間房屋在莎爾納街上，我個便住在這屋裏……不過我們是無須付房租……太太給我們的錢也很不差，她給我的錢我用來安排我們的生活，使我們很可以過得去，將來還要安頓兩個兄弟。」

「我的上帝！」馬爾妲喊道，「你是何等的幸福！」

「是的，」客拉洛答說，「但實在這也不是美滿的生活，因為我要整天坐在工場裏，一步也不鬆，祇有星期日和別的節日我能走到上帝的世界裏去逛遊，但我想到我的工作足以維持我老母的生活，担保兄弟們的勉強過去的將來，我覺得自己很幸福，而且可憐那些像我父親所謂既無頭又無手的人。哦，我對於那個愛妹娜多麼悲痛，常常爲她流淚啊……」

「她沒有結婚麼？」馬爾妲問。

「是的，事情是這樣的，她雖然受過高等教育而且生得很美，她還是沒有結婚。她的父親失掉了工作，心懷悵塞以至一病不起，這個可憐人半死半活。她母親常常胸膈發悶，多愁多病，老實說，她是一個嬌弱多氣的婦人，除了愛妹娜她還有一男一女，這兩個子女，她委實不知怎樣安頓他們了，因為讀書要錢，而家中又是窮迫，不要說什麼……當他們的家境剛才貧窮的時候，姨母把愛妹娜早早送去做工，但嬌養慣的小姐，只會跳舞穿衣，那裏情願做工，而且她學的不中用，可說沒有頭腦又沒有手。她想做教師，但是可憐！她會略微彈彈鋼琴，可以講講法文，可是她剛開始教書，她就已顯得不行……沒有人要請她……終於勉強找到了一點鐘二角錢的功課，但不久

又掉了……她實在一點也不懂……不論到那裏去求工作，她總是見棄於人，空手回來，家中的老母親責罵她懶做工作，父親在牀中氣喘喘地痛喊，兄弟在街上遊蕩快要做小偷，妹子因為厭煩悶和全家淘氣，他們已沒有飲食和柴薪了……愛妹娜心地良好，所以心中沉痛非凡，天天消瘦下去，我想快要釀成肺病了……幸而她兩月前終於找到了事情做……」

「她終於找到了！」馬姐叫說，深深的噓了口氣，如釋重負。當她聽到那不相識的姑娘的身世時，她覺得似乎有人在講她這幾個月來的歷史。這姑娘悲哀的歷史和她自己有着難分的共同性，使她好奇起來並且引起了她熱烈的同情。客拉洛默靜了一會。想了想，又像躊躇了一會，她用了畏怯的語調說：

「當你走出我們的商店時，我想到街上去追你……好在那時正是我要回家去吃中飯幫母親整理廚房的時候……過後我又要回到店裏做五小時的工……於是跟着你出來，要對你說，倘使你……你的情境和我的姨表姐兩月前一樣……那麼，也許……你也許願意到她那裏去……」

她說話帶有畏懼的樣子，表示她的提議不十分光榮。但馬爾姆好像夢中初醒，急忙握住了她的手。

「客拉洛小姐，」她叫說，「說呀，說呀，快些講，我什麼都可以，世界上什麼都可以！我是在極端的危急中，」聲音低而發顫，他的手幾乎攣痙似的抓住了客拉洛的手。

「哈，我的上帝！」客拉洛小姐也叫了。「我想到了這一點，實在很好，因你的處境這樣惡劣，而且還有小孩……這個天使似的女孩，我以前送衣服到格拉納支納街去時，我是常和她玩的。但是老實說，……在斯惠葉支夫人那裏做工，不是好運道……」

「斯惠葉支夫人是誰呢？她住在那裏？職業是什麼？」馬爾姐又好奇又不安的發問。

「斯惠葉支夫人在佛萊脫街上開裁縫店，做各種布衣。這是一個奇怪的鋪子，地方很大，大約有二十個女工，但一隻機器都沒有。六年多以來，裁縫店裏統統用機器縫紉了，但斯惠葉支却不備機器，裁衣都由她自己和她的女兒担任，縫紉的工作，她雇了那些不會用機器縫而急須工作的婦人來做……所以她也付工錢……但這種工錢說出來也慚愧並且痛心……」

「但我很堅定，客拉洛小姐，」馬爾姐急忙說，「我也像你的姨表姊一樣什麼也

不懂，所以祇得到要求最少的地方去。」

「但也酬勞最少，」客拉洛悲哀的補充了這句話；「自然，」她續說，「有一點總比沒有好。所以你願意的話，我就引導你到斯惠葉支那裏去。」

「你祇要給我一個詳細地址，我自己去就是。你此刻沒有功夫呢。」

「不，我和你同去，我遲一點去吃飯也不妨，我的母親不會焦心，因為常時有了緊急的工作，我就遲回去。而且我也好久不見受妹娜了，我們同去罷。」

馬爾妲又握住她的手，很感激的樣子。兩個人遂往佛萊脫街走去。路上客拉洛對馬爾妲說：

「斯惠葉支是一個還不上年紀的婦人，人家却對她的往事有種種不同的說法。她在二十前創立了裁縫店，但在沒有縫紉機以前，她並不發達。但大家用機器縫紉後，她却富起來了。別人看來這是奇怪的，但事實却是如此。我聽得N太太和比羅尼斯爾夫小姐談話時說，斯惠葉支剝削那些可憐的女工，因為她們懵懂得很，而且為貧苦所迫亦祇得少賺些錢。我却不懂得什麼是「剝削」，但我想如果斯惠葉支支持那些可憐的婦人太不公平了，這也不是她一個人的不好，也不是別一個人的不好……」

她說到這裏忽然停住了，沈思着。顯然她不能指出她腦中忽然閃現的人是誰。

「我實在不曉得這是誰的不好，但我要說，爲什麼世界上有這種可以受人不公平的待遇的婦人呢，或則說得貼切一點，爲什麼她們竟自己去請求人家給與不公平的待遇，祇爲一塊乾苦的麵包呢？」

馬爾妲愈走愈快，客拉洛幾乎趕不上她。一會兒她們到了佛萊脫街上。

「這裏，女士，」客拉洛說，走進一所屋的低溼的大門。

經過大門，她們走進了一個狹長黑暗的庭院，四面圍着潮溼的高牆，上面祇露出一塊小小的浮雲的天空。那裏似乎總是雲霧迷漫，空氣低壓，因爲在高牆上面有許多煙突，冒出烟來，被那潮溼的空氣壓下，在那狹窄而四周幽閉的院中繚繞着，灰色的濃煙瀰漫到院子各處。

在院子最深處，對着大門，在一扇略已霉爛的門和幾步石階上面掛着一塊狹長的木牌，灰綠底白字寫着：「斯惠葉支，男女服裝裁縫店。」

客拉洛引導着馬爾妲走進一個寬大的前室，幽黯之中看得出一座樓梯。她開了前室兩邊的一扇門。一陣霉爛的潮溼氣撲上這兩個婦人的臉來，但她依然進去了，別一間狹長的房間，三面靠院子的窗放進陽光來，窗上半蒙着白洋紗帘；房裏晦暗異常。天花板低覆着，支撐於樑上，塵埃絲絲下垂，地板是粗造的木板未經油漆，牆壁用石

灰粉過，但亦已被塵埃染成灰色，牆角裏和地板有幾處都現出藍黑的霉腐斑痕。

在這陰鬱的房間的灰暗中，可以看見許多婦人的影子，雖然模糊不清，然輪廓却是分明。這些婦人忽而集坐在窗口桌子傍邊，忽而各自分坐在龐大的櫥架傍邊，櫥架的玻璃裏面可以看見許多縫好的或是將縫的衣料。房間居中站着一張黑漆大桌子，兩個婦人俯在上面，一手執着剪刀，一手執着刺滿引針的紙版。

當她進房門幾步之後，客拉洛對幾個舉頭望她的女工點頭，然後她轉向那房居中的桌子上去。

「你好，斯惠葉支太太，」她說。

站在桌傍的一個婦人向訪客轉過臉來，和藹的微笑。

「哈，是你，客拉洛小姐！你來看看你的表姊麼？愛妹娜小姐！愛妹娜小姐！」聽到自己的名字兩次被呼後，一個獨自坐在暗影裏的婦人，抬起頭來。顯然她因為忙於工作或者被她的思想吸住了所以沒有看見房內的什麼事。她這時才用昏然的眼睛向前看去，隨即見了客拉洛。但她並不立即跳起身來走過去。她緩緩的站起來，把工作放在桌上，慢慢的走了幾步。

「哈，是你，客拉洛！」她說了，便伸出一隻瘦白的手去，手指上的針痕斑斑可

見。

她的全身已移入那從窗外射進來的光亮中了，馬爾妲對她投視一眼後即認出她就是那個她初次到問訊處去時樓梯上遇見的少女。而且愛妹娜還穿着那時穿的衣服，但三個月來已破舊了，有幾處已補綴過了，那少女的面龐愈見憔悴而消瘦了。她的衣服和外貌同時表出她的生活過早的並過快的開始在她身上實施那可怖的摧殘工作了。

這兩表姊妹互相握了握手，短促的寒暄幾句。愛妹娜回到原地方去了，客拉洛轉身向着那工場的女主人。

「斯惠葉支太太！」她說，「我把馬爾妲·斯惠克太太介紹與你，她想在你這裏作工。」

斯惠葉支太太把馬爾妲已打量過幾分鐘了，可是她眼睛的表情是看不出的，因為戴上了眼鏡。但她的口音却是和悅嬌柔並且愛媚，她回答客拉洛說：

「我很感謝太太……怎麼？斯惠克太太，她願到我這個簡陋的工場，但我已有這麼多的女工，我難說定……」

馬爾妲想說話，但客拉洛輕輕扯她的袖子一下，趕快搶前說道：

「我的斯惠葉支太太，」她說，顫巍巍地，宛如一個慣於自恃而無須仰求他人的

人，「何必多說空話呢？愛妹娜初次來時，你也這麼說，但你終於接受了她……事情祇要酬勞少一點便得，是不？」

斯惠葉支太太微笑了。

「客拉洛小姐老是生氣勃勃的，」她依舊和悅地說，「你把N太太那裏的酬勞和我們這個窮裁縫店所能給的比較一下，你看來我們太苛待人了……」

「這個，斯惠葉支太太我也曉得，」客拉洛打斷了說，「我只要你快些說，斯惠葉支太太能否給她工作，否則我們便到別地方去了……」

斯惠葉支太太把手交叉在胸口，俯下首來。

「惻隱之心，」她低聲的緩緩的說，「惻隱之心不許我拒絕：」

客拉洛不耐煩的動了動。

「斯惠葉支太太，」她說，「惻隱之心你說得不適當的。斯惠克太太來爲你效勞，你自然要給她代價，事情便是這樣，沒有別的。這好比一個人到商店裏拿了東西，定須把錢放在櫃台上，那爲什麼講惻隱之心呢？」

斯惠葉支太太輕輕嘆了一聲。

「親愛的客拉洛小姐，」她說，「你知道我怎樣當心着我女工們的健康，尤其是

她們的道德……」

說到最後一句，她那長形而多皺紋的臉孔，蒙上了一層嚴厲冷峻的神情。

客拉洛笑了笑。

「這些都不是我的事情。我祇要聽你說，你能否容納斯惠克太太在你的工場裏？

「我如何辦才好呢？我如何辦才好呢？我這裏已有了這麼多的女工，連工作也不夠支配了……」

「那麼，有什麼條件呢？」客拉洛單刀直入地問。

「好，和這裏的女工所答應的同樣條件，二角錢一天，一天十點鐘工作。」

客拉洛不同意的搖了搖頭。

「斯惠克太太不願爲這點工資作事，」她堅決的說，後來又笑着補說一句：「一天十點鐘祇有二角錢，這是二分錢一點鐘呢……實在是尋開心了……」

她轉向馬爾姐說：

「我們走罷，太太，到別地方去。」

客拉洛已走到房門了，但馬爾姐却不跟她去。她一會兒站着像釘住了似的，然後

她驀地裏抬起頭來說：

「我答應你的條件，太太。我一天縫十點鐘工，拿二角錢。」

客拉洛再要說話，但馬爾妲阻住了她。「已經這樣決定了，」她說，過後又低聲的說，「你一點鐘前不是說，有一點總比沒有好。」

雙方這樣決定了。第二天馬爾妲將開始在斯惠葉支太太店裏做縫紉的職業了。最後，經過了長久的找尋，徒然的努力，多次徒然的委屈，在許多路上找尋，在許多門前求乞，馬爾妲終於找到了工作，賺錢的可能，正是她建築她自己和她女兒的生活的基礎。但當她在街上走得疲倦了回到自己房來的時候，她並不像那天從問訊處幸福的回來時一樣微笑，她也不張開兩臂抱她迎面跑來的小孩，也不對她含淚的微笑著說：感謝上帝！

面色灰白，沉思着，苦攢着眉，緊閉着嘴，馬爾妲今天在那小窗前坐下來，淚珠晶亮的眼睛凝視着鱗次櫛比的屋頂，不能辨別聲音的耳朵傾聽着市廛的喧聲。

人家答應的工錢，數目雖然渺小，但不使她恐懼，自從她開始謀生活以來，時間過得還不久，她的生活正像一塊爛布從她手裏碎落下來不可收拾。她還不善於窮人的計算，還沒有熟悉日常生活的瑣瑣，有些事雖然比蒼蠅還小，但對於窮人却重如鉛塊

：因此對於將來的收支，她還不能作一精確的估計，還沒有覺察到收入的不足和支出的繁多。

她還沒有確實知道靠每天兩角錢的進益能否和她的女孩過活，而且數目雖小，但比昨天的零數總覺聊勝於無。對於現實生活，以及貧苦社會，馬爾妲是新脚色，但她已遍受痛苦，她有理智，有智識，所以了解那種卑下的工作，一開始便永無昇高的希望。這種工作祇有低能者爲了免於餓死才肯做的。

這是一種埋頭在黑暗中毫無休息的工作，不得自由呼吸，祇咀嚼硬麵包，把精神絆住在永無墜足的肉體要求的鐵鏈上。

這種工作也像蒼蠅自投蜘蛛網，祇有自知無能的人才甘受利用，而會接受。

她生活安適的時候，她貧苦的時候，她多方百計謀生而終於長退的時候，她都沒有想到，她的力量是這麼微弱，知識這麼有限，竟甘願屈就這樣卑下的職業。

她毫不躊躇的承受了這種命運，自己也有些奇異，雖然前幾天的經過已使她準備承受，但她仍不免驚異。

從未有過的思想，雜亂無章的向她襲來，她坐在佛萊脫街上一間陰森潮溼的房內，手忙着縫衣，一上一下和她周圍的二十隻手合着節拍。

馬爾妲第一天到這裏來做女工，比昨天更留心的觀察那一大羣同事和她的同命人。她很驚異，發見大多數是婦女，臉孔纖美，腰支婀娜，雙手嫩白，證明她們的出身跟她們目前遭遇的境況全然不同，她們少女時代的生活顯然跟中年乃至晚年不同，而且她們的年齡外貌和性格也各有區別。她們有些坐在椅上沉默不動，祇有雙手不斷的往來。她們埋頭工作總有整整幾點鐘，等到停工抬起頭來，頭腦顯有沉重的樣子，走出工場時，雙足慢慢地拖動，晦暗無光的瞳人常給紅腫的眼皮障住，沒有一點神采和閃光。雖然午陽把熙熙攘攘的大街晒成金色，雖然她們周圍是囂張的市塵，嘈雜的人聲，一切都感動不了她們，因為她們從陰鬱的工場走到上帝世界裏來的時候，已經感覺麻痺了。

她們大多衣衫襤褸，沾滿着街上的泥濘，頭髮草草梳整，在後頭繞成一個圓髻，蓬鬆散亂地垂在消瘦的頸子上，祇間或有一個潔白的布領，或者一個在手指上閃爍的跟整個外貌不調和的結婚戒指，才令人記起她們有過養尊處優的習慣，有過真情結合的姻緣，而這一切已隨過去之急流漂到遠不可及的去處了。這些人在短短的人生旅途上已經十分疲倦，精神頹廢，身體衰弱，內心悲痛，度着黑暗、艱困、和失望的生活，用倔強的沉默掩護深心的創傷，彷彿沉默才是命運留給她們的最後的衣服。但斯惠葉支太太工場中最悲哀痛心的現象，還不是這些衰弱的身體和哀痛欲絕的心靈，靠近窗口，坐着更年

輕的女工，像被捕的鳥在窗格子中間找尋日光。她們的年紀也許不比其餘輕好多，但她們剛才開始受苦。她們性情較為好動，生氣蓬勃，胸懷強烈的慾望，雖然忍住微笑，但微笑常常顯露。她們臉色蒼白，衣服襤褸不堪。可是在蒼白前額底下閃着一雙眼睛，幾乎每分鐘都抬起來找尋她們同伴的眼光，這些眼睛有時像戲謔，有時又像狡猾，或者不耐煩地溜到別處去，偷看那些黑暗潮溼的牆外。每天瘦下去的雙頰時時現出微笑，至於那些眼光的表情有戲謔，譏刺，渴慕和幻想。她們頭上有豐美的髮髻，中間還閃耀着鮮豔的玫瑰紅或紫藍色的緞帶，帽章或者一方綢布，也有頸項帶着一串顏色珊瑚，彷彿用來彌補破衣的缺憾，這些眼光，微笑和裝飾，比起別的婦人的沉默，瘦弱和無感覺，尤其慘痛而不可解。這些正表現她們的感情和欲望在向生活環境爭鬥，也可以表示她們的幻想向貧苦爭戰。別的婦人的墮落是消極的，而這幾個婦人的墮落却是積極的。別的婦人像已到了窮途末路，而她們卻天天在走近一種罪惡生活的開始。別的婦人前面展開着墳墓，而她們前面——却是道德的泥沼。

當斯惠葉支太太和她的女兒站在那黑色大桌子傍邊時，房中統治着絕對的寂靜，祇有那些靈巧的手不住地用大剪刀剪裁的尖銳聲時時可以聽到。

但這個寂靜祇是形式。除了這尖銳的響聲而外，還有許多別的聲音，模糊的，斷

續的，形成一種不斷的波動聲，時時爆發出來，過後又低沉下來而終於消滅在寂靜中了。這是四十多隻手的瑟瑟聲，二十個胸脯的喘息聲，乾枯短峭的，或強烈而持久的咳嗽聲，嘴唇微顫着的輕語聲，和發出就忍住的笑聲。坐在房間裏邊的女工咳嗽，窗口的女工低語輕笑。斯惠葉支太太不時抬起頭來，穿過眼鏡玻璃向全室中環視。她的眼睛穿過厚玻璃的眼鏡閃着光；她觀察着她們的工作。她不時把剪刀放在桌上，吞吞吐吐的講了一番話。

她講着：別的工場的女工，因為用機器縫紉，過分吃力以致喪失健康，人家說機器磨折人力，有害身體，所以她甯願放棄機器制度的利益，勿使女工們的健康受損，因為這是反乎天良的。她要女工們嚴格遵守的是：她們要注意道德，她不願她的工場染到不貞潔的名聲，因為她深恐失掉主顧而使她和她的子孫陷入貧苦。

女工們聽着這些話默然無言。不消說她們中間沒有人相信她的話；她們知道自己被利用，但也祇得沉默着聽她教訓。她們知道，離開了這間房她們祇有進坟墓的一條路。

斯惠葉支太太和她的女兒時常離開工場，走過通裏間的門。這時，從開着的門傳來風琴聲音，刺入那些女工的耳朵，風琴有時奏得很妙，有得像剛學習。從這個門可

以看見一排房間，佈置華麗，油漆的地板和雪亮的大鏡子閃耀得射人，傢具上深紅色的綢布對女工們十分刺目。因此有幾個女工陰鬱的微笑起來，有些向前面疑視，還有幾個憤懣的眯着眼睛。痛苦，妬忌和憤怒，刺痛了二十個婦人的心胸。到了三點光景，天花板上掛着的燈點亮了，女工們在那幽美的燈光底下繼續工作，直到斯惠葉支太太房裏的鐘敲了九點才止。

馬爾姐做了全天工作回家時，已幾乎站不住足了。

她沒有厭倦，也沒有新的悲愁。但她心裏却有恐怖之感。

五

精細的讀者們，尤其是你們，敏感的女讀者們，你們將原諒我這故事麼？
沒有曲折神祕的結構，也沒有羅曼史的男女英雄。

可以寫作小說的事象，我們可以用種種方法來處理。馬爾妲的不幸史自然也可以不用平鋪直敘的方法來描寫，可加上許多錯綜的感情，觸目的對照，出奇的情節；也可以夾雜一串別的情節，每個情節都有作用，或者這個歷史可以單獨成爲一節，作爲一個更饒趣更感動的長篇戀愛小說的補充。

請原諒！我在世界上遇見了馬爾妲便向周圍考察，找尋，但近處沒有地方可以找到小說中的英雄人物。找不到他，我就想把這個婦人的歷史縮短，緊縮成一個情節，——但終於失敗，因爲我想這歷史值得作爲單獨一篇，最後我想把牠夾雜入別的一串情節之中，——但我沒有這樣做，因爲我覺得這歷史單獨成一篇最爲適當。

原諒我用的方法簡陋，但我正要用這個表現方法來把現代社會中最痛心的一個現

象描寫出來。再往下讀罷，再追溯馬爾妲走的路罷。這不幸的婦人的命運也許應該比現在的命運好些……什麼命運？這「什麼」壓着許多人的頭腦，絆住着他們的脚步，裂碎了他們的心，你們可以從馬爾妲的歷史中讀出究竟。

華沙全城熙熙攘攘，快樂融融，喜氣洋溢，是在一個節日。沒有幾日前，聖誕樹的綠枝間點着的燈光剛纔熄滅，空中像有小孩的歡笑聲顫動着，還有幸福家庭圍坐作樂的喧聲。下一天有一個神祕的賓客將臨這世界了：這便是新年。人家的屋內和商店的陳列窗內都顯得明麗繁華。街道蓋着厚厚的一層因寒凍而凝結的雪，在從那恬淡的天空矚下來的陽光底下，閃着萬粒晃晃的珠光。

一羣雪車向四處奔馳，行人擁在路上蠕動。在這羣擾攘的人中，有千萬人頭在那裏鑽動，也有千萬神祕的思想。無形地追求各種目的。愛情，貪婪，崇拜，憎恨，恐懼，希望，種種利害和慾望。功利的目的在這大城的居民的頭腦裏盤旋，縈繞着，這些市民步行着，車行着，奔向偉大的目的，或者渺小的目的。在這些耳聞不到的聲音中間，在這些指使千萬人的言行的思想中間，無聲地，無人覺察地展開着一縷思想，在一個沒有人留意的婦人的腦子裏。

「二角錢一天……一元二角一星期……一天要給管耶娜的傭婦五分錢，因為我去

作工時，沒有人看護她了……七分半錢是買麵包和牛乳給小孩的……一頓中飯也要七分半錢……星期日已沒有錢了……」

馬爾妲這樣想，當她低了頭，慢慢的在客拉可斯基·比斯特米斯街人行道上走着的時候。

「兩個房租沒有付，我已欠了七塊錢了……店裏我欠了三塊錢……賣掉一套外衣我得到十五塊錢……十五塊除了十塊……還賸五塊……耶娜已須要新鞋子穿了，我的也已破舊了……柴總得要買……小孩依然感到寒冷……」

想到這裏，馬爾妲咳了一聲。在斯惠葉支太太工場裏第一天作工起已過了一個月了，在這個時期內她完全變了。她面色轉成枯黃，眼眶底下現出灰暗的弧形，眼睛也脹大凹陷了，她美麗的前額中間起了一痕皺紋。馬爾妲的黑色衣服，很清潔但已穿舊，變為灰黃色。她頭上已沒有帽子，肩又沒有皮衣了。黑色毛巾遮蓋着她的頭髮，摺了幾摺圍住她那蒼白的前額和陷落的面頰。

這大城市的居民在美麗的街道的闊大的人行道上游泳着，跟着還有無數思想的溪流也在空間游泳，而在這些中間繚繞着那在人羣中行動時婦人的沉默，卑微，單調的思想。

「五塊錢加三塊……是八塊，再加一塊便是九塊……二十塊除掉九還有十一塊……」

這個思想是何等的瑣屑，卑微而且乏味啊！當冬日晴朗的時候，當人們跟着新年的來到而滿懷着希望，情感和慾望的時候，這個思想却在她腦中凍結着。

是的，這種內心的思想確是平凡而且卑微，這是貧苦者分文的計算……

但馬爾妲的思想並不常常如此。她一生中也曾多次高興地舉眼望天，帶着突突跳動的心兒，嘴上現出希望的微笑來迎接新年。她回憶起來了。她向四下裏瞧了瞧。在她的眼睛裏，先時祇見無限的悲哀，忽然閃着感情的光，大概是她胸中盪動起情感來了。這個感情先時祇是渴慕，後却變成不平之鳴，最後變成精神的叛變。馬爾妲深陷的眼睛閃着熱光，她胸中有樣東西屹然起立，痛號的絕呼着，不安的呻吟着，用尚未竭盡的意志之力叛亂起來。她站定了一會，抬起頭來，顫動的唇兒微語的說：

「不！這樣下去是不行的！這是不能常常如此的！」

她再向前去，在思想中對自己說，這是不能的，全然不能的，她的命運已註定她永遠坐在斯惠葉支太太工場裏，她坐着整天縫衣；周圍祇有黑暗，潮溼，和霉爛的氣味，還有憔悴的面龐，但她還不能得到充分的酬報，足以使她夜能安眠而不再在空

閒的時候計較分文的數目。……

照她的出身和過去看來，她屬於智識階級，她被視為智識婦女，而自己也如此想。那麼，為什麼當運命的鐵手接觸她時，她在社會階級中，在人類的工作，利益和榮譽中，站在最低的地位呢？大概祇有那些最不幸的，絕對不能以智識作為謀生工具的人才要這種地位。她的知識在一個重要的方面看來是不中用麼？牠祇是泥塑木雕的玩具，專供有閒階級娛樂之用，所以一旦要用來對抗貧窮時，牠便變成無用的廢物；不是這樣麼？智識不過是幻影麼？馬爾姐所有的智識，祇能引起慾望而無滿足慾望的能力，牠滋長了精神的渴望，但結果祇使肉體感到饑餓，牠增強了心靈的感情，但結果祇使牠們愈加苦楚，使牠們受慘酷的磨難。……

馬爾姐想到而且感到這一切，但她不確實覺悟到那主宰着她命運的複雜現象。她祇緊抓着一個回憶，重複着對自己說一件事情，就是她雖然是有智識的婦人，但是許多的路她走不通。

她要永久站在現在停住着的路上麼？除了她現在每天羞駭的跑去而遠遠地想起便覺得慚愧的地方，世界上確已無她立足之地了麼？誠然她哀求過上帝，讓她在太陽底下有個小小的貧苦的地方，可以使那兩個用最神聖最強烈的感情關係連結着的生命

够過活，但她經過許多挫折而得到的地方不是在太陽底下的，却是一個深淵，在這裏面兩個生命不是活着，却是被那最簡單最卑微永不能滿足又永無止日的需求束縛着，而終於要漸漸死去的。

是的：她漸漸死去了。這並不是一個比喻，却是一個可怕的事實。不久之前，馬爾姐想到她所陷入的困境和那壓迫她良心的責任，終於自勵自慰的說：我還是年輕並且健壯。今天這句話祇有一半的真實了：她年輕但已不是健壯了。肉體和精神聯絡成二重壓力，像鋸子似的天天在磨折並且斲喪她的身體。

馬爾姐常常咳嗽，幾天來她覺得從未有過的軟弱無力，她常做驚人的噩夢，驚醒過來便覺得頭腦岑岑發眩，胸脯有重物壓住似的作痛。

那些半死的，臉孔因瘵病而脹紅的女工們都是這樣的，不久之前，一個女工離開了斯惠葉支太太的工場，比平常特別早，她一去便不復返了。第二天馬爾姐詢問她的同伴，她怎樣了，十幾隻嘴都在那工場裏發出低幽却痛心的回答：死了！死了！馬爾姐知道她的年紀還不上二十六歲，而且在頂樓底下或地層的一間小房間內還有兩個小孩天天等候她回來呢。

「她的小孩們怎樣了？」那嬌美的黑眼女孩的母親跨切地問她的同伴。她所得到

的答語在她耳鼓裏銳利而且在狂野的響着。

「那個女僕把她送到孤兒院裏去了，那個男孩却不知去向了。一到孤兒院裏去了？那麼就在憐恤者的肩上，陌生人的手中，而將來就此渺茫了？不知去向了？他往何處去了？他也許因為不懂事而去找尋那給人從頂樓房裏送下來的母親去了，在寒冬夜裏朔風徹骨白雪重重的街上悄悄地死了，身體蒙上了一層吹來的雪片……或者，哦，可怕！……」

馬爾姐再也不能默想這個悲哀的歷史了，這歷史也許反映出她自己的將來呢。她自己的？哦，這倒沒有什麼緊要！她的愛人已不在世上了，她覺得人生厭倦，憂悶得快死，她也許寧願瞑目長眠呢，長眠之後，也許可以和她的愛人結合了！可是，要是她死了，她女兒的將來又怎樣？她面頰上現出血紅來，前額蒼白，胸脯不再起伏呼吸，像那個不多日前顛躓地離開了斯惠葉支太太的工場後從此不再返來的不幸的女工一樣……

馬爾姐沉思着，挺直了略帶僵僵的身體。不！她低聲用力地說，不，這是不能的！這是不能的！

這樣說着，她顯然感到那人人天生已有的求生慾望，以及改善生活的權利。

馬爾姐向四周看了看，眼睛裏沒有悲哀和倦態，祇有堅決的進取心。許多東西圍繞着她，但她的目光祇停留在一件上面。這件東西是城中最大一家書鋪的陳列窗。看見十多本書，都有顏色鮮麗的封面，安放在明亮的玻璃窗後面，那年輕的婦人心中起了三個不同的感想：回憶，思慕和希望。她回憶先前幸福的日子，那時她靠在那年輕博學的丈夫臂懷裏，常常到這裏來。她思慕那些高尚的快樂，先時是時常享受而如今早已失掉了的。這些快樂在她現在生活黑暗的背景上閃耀出來，真有說不盡的嬌愛。她又看見幾個婦人的名字印在封面上。這些名字之中有一個是她認識的，這個人先前誰也不以為有天才，直到她漸漸露頭角的時候，於是她的成功和名望也就建立了。但現在她的名字在國內馳名著作家中間居然也佔有光榮的地位了，馬爾姐先以為這個婦人，是和自己一般寂寞而且貧窮的，但她在太陽底下已有地位，受人尊敬而且也尊重自己……

「有誰知道？」那婦人雙唇顫顫地說，她的面頰火燒似的發着紅光，在那圍繞着臉龐的黑色圍巾的縐紋中。

她走了幾步，停在那書店門前，向玻璃窗裏面窺視一下，便看見書店主人在大廳深處，這是她熟識過的面龐，在她生活安逸的時候常見的，沉思的，誠實和易的面龐。

玻璃門上的鈴響過後，馬爾姐走進那書店去。她在門近旁站了一會，向四周疾速而略微不安的投視一眼。顯然，她恐怕書店裏有顧客在裏面使不好意思說出她的來意。

書店主人獨自坐在賬桌後面，忙着在一本橫在他面前開着的大簿子中記賬。當那門開了之後，他抬頭便看見進來的是一個婦人，這時他的態度是半行禮半期待的。馬爾姐慢慢的走近來，停住在這個人前面，他顯然是在等她的第一句話。

她的眼睛一時發沉，嘴唇稍稍顫動。但她急忙把眼光注射在那書店主人的臉上，眼光中這時集中着她所有的意志力。

「你不認識我了，先生！」她用了低而堅定的調子說。

她走進來的時候，那書店主人已很留意看着她了。

「真的，」他叫說，「斯惠克太太來到敝處，真不勝榮幸！我似乎早認識你的，但……我決不定。」

這樣說着，他連忙對那年輕婦人的貧苦的衣服打量了一番。

「我怎樣可以對你的忙呢！」他和藹的說，聲中帶着輕度的憂心。

馬爾姐沉默了一會。她的臉色很是慘白，眼光是深沉而且不動，當她開始講話的時候。

「我來請求你，這個請求你也許以為奇怪……」

她的聲音忽然中斷了。她掀起兩手來用手掌把蒼白的前額揩了揩。書店主人趕快從賬桌後面走出來，把一隻墊着天鵝絨的小坐榻推給那婦人，然後又坐回原處去了。他顯然很憂心，但更顯得窘促的樣子。

「請坐，太太，」他說。「我很留心的聽着呢……」

馬爾姐不坐下去。她把雙手交叉在賬桌上，用了深入而明亮的眼光對那站在她面前的人看着。

「我要來請求你的事，確是奇特的，」她說，「但是……我記得你往前和我丈夫交情很好……」

書店的主人略略鞠躬。

「是的，」他插入說，「斯惠支先生雖已逝世，但熟識他的人都很惋惜並且很尊敬他紀念他的。」

「我記得，」馬爾姐續說，「我有幾次在家裏接待你呢……」

書店主人又謙恭地行禮。

「我曉得你不但是一個販賣書的商人，且也是一個出版家呢……所以……」
她的聲音顫低，一會兒沉默了。忽然她又抬起頭來，把交叉的兩手往前伸展，深深的嘆了幾聲。

「給我些工作做做，先生……指示我路徑……教我應當怎樣做！……」

書店主人確很詫異。他對那站在他面前的婦人留心的察視了一會。但馬爾姐的美麗年輕的面顏不是一個不解之謎，貧苦，不安，徒然的願望和熱烈的懇求，在她臉上寫着顯而易見的標記。書店主人的機警的灰色眼，先時對她察視，過後却柔和下來，在憂傷的沉思中被眼皮所障住了。兩人間一時靜寂無聲。書店主人第一個打破了牠。

「那末，」他的聲音略帶猶疑，「斯惠克先生沒有財產遺下來麼？」

「沒有，」馬爾姐低聲回答。

「你有小孩……」

「我有一個小女兒。」

「到如今你沒有找到職業麼？」

「找到過一些……我做過縫紉工作，一天祇有二角錢的工資……」

「一天二角錢！」書店主人叫說，「兩個人用！這真是可憐極了！」

「可憐極了，」馬爾姐重複着說，「可憐且不說，倘使是我一個人可憐，沒法可想的時候，也祇得容忍。但是，先生，我雖是能夠容忍，就是乞食也過得來，而且死也不是惜，可是我不是一個子却是做母親的又怎樣辦呢？倘使我不是愛着的母親，沒有慈母的心，也不聽得使我憶起母親責任的良心的呼聲，那倒也爽快。但是這些我都聽得，先生！一想到我孩子的將來，又看到她日見消瘦的臉孔，我是多麼失望啊！但我想不能爲她做些什麼，便羞愧得入地無門，恨不得把頭在塵埃裏痛滾了！因爲有些窮人也能救助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想，我爲什麼不能同樣做呢？窮人可以忍耐，但覺得自己無能，什麼都試過，每次都是因爲自己無能而折回，因此終日受苦，還看見愛着的孩子也今天明天永遠受苦，而不得對自己說；這樣受苦我委實沒有辦法……唉，這種痛苦祇有一個名字：貧婦的生活！」

馬爾姐滔滔不絕的而且狂熱的說了這番話。說到最後幾句，她的聲音已變爲嘶啞了，同時兩道淚泉不可掩住地直流下來，流在她的面頰上。她把手帕遮住了臉，一時站着不動，和那不肯停止的淚泉掙扎着。又竭力想忍住鼓動着她胸脯的號哭。這是第一次她在別人面前痛哭，也是第一次她把胸中的塞悶任情傾吐，還帶着自怨自艾的

感慨。她在羅特席斯加夫婦家裏曾經忍着眼淚，不露聲色地把她所不能勝任的工作斷然拒絕，但此刻她已沒有那樣的堅決和傲氣了。

書店主人站在賬桌後面，手交叉在胸前，毫不動彈。先時他因為目擊着那情感的爆發而踴躍不安，過後却顯得很感動似的。

「我的上帝！」他吞吐地說，「人生在世，運命真是變幻莫測！我認識你時，那裏料想我有一天會見你如此的悲哀和窮苦啊！你們夫婦兩個當時生活多麼安樂，你倆是彼此多麼相愛的一對呀！」

馬爾姐把手帕從臉上移開。

「是的，」她低聲的說，「先前我是幸福的……當我的愛人兒臨死時，我想自己也不能再生活了……無奈我確是仍然活着……苦悶，思念天天磨難我，永不能擺脫；但我想用克盡我母親的責任來安慰我創傷的心，直到如今我還沒有盡職。我孤苦的走進世界裏去，為自己為生活為我女兒的將來而奮鬥……但是一切徒然……」

書店主人嚴正而沉思的眼睛，呆視着空間。他有一個大家庭，又是哥哥，丈夫和父親。在他心眼前面三個婦人的美顏幢幢地移過：他愛着的妹妹，妻子，和女兒的面龐，也許是馬爾姐這幾句話引起來的。她們有一天不也要陷入這種命運麼？這種命運

的化身便是站在他面前的這個婦人，孤伶伶的，一無靠傍，滿腔痛苦，嘴因饑餓和失望而燃燒着。他自己剛才不是說起命運的變幻莫測嗎？

他的目光慢慢的轉向馬爾妲的臉孔，他把手伸給她。

「安心罷，太太，」他嚴正而溫和的說。「請坐，休憩一會罷。你總不以為我冒昧罷，我存心要幫助你，總有一些詳細情形須要預先問你的。你除了現在這個不夠你們糊口的工作而外，有否試過別的？你覺得那種工作你最能做而且最恰當？如果我知道了這個，也許考慮一下……會找得到……」

馬爾妲坐了下去。她臉上的淚汨已乾了，眼睛又呈現機警和自覺，這年輕婦人把精神和意志力全部集中的時候，這原是她常有的表情。希望湧進了她的心房，她理解到這希望的實現全賴她將要說的一些話。於是她又鼓起勇氣，安心自若了。

談話繼續得並不很久。馬爾妲開誠布公的講，全無隱祕的把過去的一情一節略略說出。因為她又引起了自尊心，所以關於她感受過的一切談得很少，或竟可說是沒有。書店主人很了解她。他用深刺的目光看着她的臉孔，但在那年輕婦人講話時，他看見的似乎不祇是她一個人，也不祇是她一個人的命運。

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或許是一件大不公平的事，侵擾着社會的內部，出現於那

好心多才的人的思想中。他留心的聽着那婦人的哀史，不禁黯然：對她的操心勞力而仍然無效，大有慨嘆的樣子。

馬爾妲在那坐榻上坐了幾時，站起身來，向那書店主人伸過手去，說道：

「我什麼都直告你了。我以前所受的欺騙，統統告訴你也不覺得慚愧，因為我的能力雖然菲薄，我的心意却是真實的。我已盡我所能的做了一切。我不幸的根源却在我的能力欠缺，什麼都不善做。但是我所做過的工作自然還不是人間所有的工作，也許適合於我的也有罷。我可以有點兒希望麼？對我老實講，直直爽爽的講，我以前和你是朋友，而現在讓我用死去的人的名義來請求你，我更以你親愛的人的名義來請求你……」

書店主人熱誠的握她伸展着的手。沉思了一會，他說：

「因為你，太太：叫我老實講，我祇得從命，把這個悲哀的真情告訴你。要用作來改善你的命運，你恐怕很少希望呢！你說到人間所有的工作，但男子的工作和女子的工作是在量的方面絕然不同。你盡你能力試了一番，婦女的工作恐怕盡於此了。」

馬爾妲垂下眼，目不旁顧的聽着那幾句話，靜止不動。那書店主人同情的望着

她。

「我這樣直率的講，爲了免得你再受失望的痛苦，因爲你過於奢望了，將來所遭的失望更其痛心。但我也不能忍視你赤手空拳回去，暗地裏還以爲我不願幫助你。五年來你是一個有學問人的同居者，這倒是很有意義的。我知道你在秋冬的晚上也是慣於讀書的，這樣你總得有了些智識了。不但如此，我要說，你的態度和你觀察人生的方法都顯出你的頭腦不是全然空虛的。所以我想在另一方面試一試，也許對你是可能而且應當的……」

說到末後幾句，他從架子上取下一本小書來。馬爾妲的眼睛突然閃光。

「這是一個法國大思想家新近出版的著作，牠的本國文譯本定能受大眾的歡迎，而且對我也是有利的。我本欲委託他人翻譯，但現在我拿來幫助我們敬愛不忘的斯惠克先生的夫人，實是榮幸……」

這樣說着，書店主人把那藍色的書包進一張紙裏去。

「這是論述最近的一個社會問題的著作，因爲寫的流暢明達，所以讀起來並不費解。翻譯也不難。要讓你知道你工作的代價，我可以估定一筆酬金（原諒我用這個習俗的名詞），大約在一百元左右。如果這種工作適合你做，也許還有別的東西給你翻譯

呢。況且我不是這裏唯一的出版家，倘你能博得翻譯家的名望，許多地方需要這種人材呢。至於德文，你對我說過，可惜你懂的程度太膚淺。由德文譯出的東西，需要的人尤多，而酬金也因此更高。但要是你能翻譯某種文字出了名，你還可以請人教書呢……日裏你翻譯法文書，夜裏自修德文……這樣便是婦女最恰當的工作。一步一步地……

馬爾姐雙手顫顫地接受那遞給她的書。

「唔，先生！」她說，捧着那本書的雙手還在顫抖，「願上帝祝福你愛的人們！」

她感激得說不出話來，過了幾秒鐘她已在街上了。她急步的走去。她想到那書店主人的恩寵，不禁感激得涕淚泫然了。從這個思想裏忽又產生了別一個思想。我的上帶，那年輕的婦人暗地裏說，我遇到這許多人，我爲什麼還不能過活呢？她把書拿在手中，手掌燃燒似的發熱了。她飛快趕回她的小房，趕快把那書略略一讀，這書也許會使她得救呢。路上她走進一家鞋店去買了一雙小鞋子。當她後來急步的跑進那在比荷納街上的大屋的門後，她却並不立即走上樓梯，但向着庭院深處走去，到了那管屋人的屋門前。因爲那娜每天在那裏由那管屋人的妻子照顧着消遣時光，當她的母親在

斯惠葉支太太工場裏的時候。在那小孩形相上幾個月來發生了深大的變化，比諸這母親的尤其顯著。耶娜的面頰已消瘦見骨，臉皮浮上一層疾病的枯黃色，她有幾處撕破了的褐色喪服，好像掛在她那瘦弱的身軀上。黑色的眼睛大起來，失去了先前的光輝和活動，眼中的表情正是沉痛的訴苦，這種表情在一個心身雙方受盡磨難的小孩的眼睛裏原是常見的。

耶娜見了母親不去挽住她的頸項，不如往前那樣多言，也不喜悅鼓掌。垂着頭，消瘦寒慄的小手緊貼着棉襖，她同母親走進了樓頂的小房，隨即坐倒於地板上，在那空洞的爐灶前，牽掣着身軀。四肢受苦的縮攏來。馬爾妲把書放在桌上，從爐灶背後拿出幾片木柴來。耶娜的晦暗的大眼睛跟着她的行動。

「今天你不再到別地方去了？」她半晌後說，嚴肅的語調，和她那孩子的相貌成了一個觸目的對照。

「是的，我的女孩，」馬爾妲回答，「我不再往那裏去了。明天是過年，今天下午他們對我們說不必來了。」

這樣說着，馬爾妲把柴片放在爐灶上，彎下膝去抱她的女兒。

但她還沒有接觸她的手臂時，從她的嘴裏已躍出叫聲來了。

「你怎樣了？」馬爾妲也叫起來。

「這裏有些痛啦，媽媽！」那小孩說，聲中並無訴苦的代表。

「痛麼？爲什麼？幾時痛起的？」母親很關心的急問。耶娜沉默無言，垂下眼坐着。她蒼白的嘴唇微微顫動，當小孩竭力想隱忍痛哭時，這原是常有的。那小孩拗執着不肯說話，使她不安起來，比她顯露的痛苦更甚。她忙把那寬鬆的掛着的衣服解了扣，把一隻衣袖脫去她的臂膊。在那赤露的瘦白的小臂上，現出紫黑色的傷痕。馬爾妲極力的把手交叉起來。顯然一種驚怖的思想，在她腦膜上掠過。

「你不是跌了交或是撞傷了？」她問，眼睛怔視着那紫黑的傷痕。

耶娜又默了一會，忽然舉起眼簾來，這時她的眼睛顯得充滿淚水了。但她還使着餘勁忍住痛哭，她的小胸脯起伏得非常劇烈，瘦薄的雙唇微顫着有如樹葉。

「媽媽！」她過了一會喃喃着說，全身俯向母親去，「今天我坐在爐灶那邊……因爲我身體冰冷……安東尼宛帶水到爐邊來……她腳絆住了我的衣服。把水溢出來，她一時發怒了，就痛打我……打得這樣利害……」

她說到最後幾句，聲調微弱不可聞，連頭帶胸偎到母親懷裏，全身不住的顫抖。馬爾妲既不呻嘆又不呼喊，臉孔一時呆住了，但是她那雙蒼白的嘴唇却緊閉着，眼睛

又定視着空中，閃着模糊的光。

「唉——」她終於深嘆了一聲，交叉的雙手按住了灼熱的前額，這短促的嘆息聲中，含蓄着無限的憤怒和痛楚。足有幾分鐘光景，那母親和那小孩顯現着一幅圖畫：兩個胸脯和兩個臉孔相互依傍着，那婦人的頭帶着發炎的眼睛俯在小孩身上，臉色慘白，眼淚汪汪。半晌後，馬爾妲把手從額上放下，按在她女兒的頭上。她把那些亂髮從她額前撩開，揩去了她消瘦的面頰上的淚滴，扣上那小衣胸前的鈕扣，再把那雙凍僵的小手在自己的手掌中溫暖一下。當時她默不作聲，幾次張開嘴來說話，又苦於發不出聲音。她終於站了起來，又把耶娜扶了起來，放在床中，然後從袋裏拿出那雙包在紙裏的小鞋。

這時她嘴上浮現微笑，奇怪的微笑！這微笑裏含有矯作的意味，但也有很高尚的情趣。這微笑含有愛情和母親的英雄氣概，會使她把自己的痛苦轉變為微笑，爲了使孩子不再哭泣而自己先快活起來。

這一天已完了，城內的大鐘已打了十二點。時已半夜，但在那屋頂下的小房裏燈光尚在，使這小房間裏的光景比這年輕婦人初次跨進牠的門來的時候更加悲慘。木櫥和箱子已經不見：木櫥已和兩隻新椅子同時歸還房主，因爲她不能付租錢；箱子已在

雨雪霏霏的那天售去了，爲的是要賣些錢來買柴薪。房中祇殘餘着一隻牀，這時耶娜裏在母親的黑圍巾裏睡着，還有兩把跛脚的椅子和一張黑漆桌子。在那白燈光下，圍着黑色鬢髮，這個坐在桌旁的婦人的面貌，顯得姣俏而在房內的幽光中又顯得嚴肅。雖然工作的器具，筆，書，墨水等都橫在她面前，她還不開始工作。她在幻想，憧憬着未來的光明，她目不旁顧，雖然眼睛因黑暗而倦疲了。她先時也曾坐在同一桌子前，手指拈着鉛筆意欲作畫，但此時她却沒有那樣的自信了。她心中雖然懷着疑慮，但她沒有勇氣去顧及。疑慮雖像語聲鑽進她的心耳去，她卻把心耳撇開這個語聲。她只記得那書店主人的幾句話，這做母親的婦人從這幾句話又聯想到許多黃金色的幻想。要是她能夠完成一件難而滿意的工作，可以提高精神滿足精神的需要，這是何等的快樂呀！幾星期能賺百元以上錢的——這又是何等富裕呀！要是她將來一躍而爲富貴的婦人，第一椿要做的事，便是雇用一個誠實可靠的老婦，而且要自己有小孩或則至少是愛小孩的，因此可以謹慎小心的看護耶娜。然後……（馬爾姐自問，她是否奢望）然後她要離開這個空洞，寒冷，陰森的房間，因爲這裏既沉悶而且又容易使她的女兒生病，她也許要在一條幽靜的街上租一所溫暖乾燥而多陽光的小屋……然後，如果她博得翻譯家的名望，時常有人請她翻譯著作，一百塊錢幾乎每星期都能到手，她將找幾

個教文字和圖畫的教師，終日勤懇學習，因為這是婦女最恰當的工作，一步一步地自力更生……後來又怎樣呢？耶娜長大起來……她將觀察她的天才，不使一點天才浪費，她要使她獲得精神的寶藏和謀生的工具，使她將來成人以後有所憑藉，為生活而奮鬥……耶娜的教育，成就，幸福，將來的安全都是她母親努力的結果。然後她晚上可以安心入睡，早晨又可以喜悅的睜開眼來，迎接又一天的工作，時刻都安甯和滿意！要是這樣，她就可以在社會上活動，可以自傲自負，覺得自己的才能並不讓於別人。要是這樣，她可以晚年幸福，可以跪在愛人墓前而無愧，又可以對那永站在她靈眼前的幻象說：我對你無愧了！我沒有走到末路！我終得解脫餓死和求乞的生活！我能夠保護並且教育你找的孩子了！最後……

這時馬爾妲的眼睛無意識的瞟到牆上挂在她近傍的那張畫上，這張畫就是她以前畫了被人拒絕的，現在她用來裝飾那赤裸的牆壁。小小的鄉屋，枝葉繁榮的樹，歌於樹梢的小鳥，空氣清朗的田園，花香四溢，幽靜絕俗……哦，上帝！倘使她能夠得賺得這麼多的錢，乃至這塊優美的地方竟為她所有！那時她已是龍鍾老婦了。那在樹間絮聒的微風，挾着涼意吹在她因工作而出汗的額上，疲憊的眼睛享受着鮮綠的景色，她搖籃時代就歌頌她的小鳥，將在她永臥的頭上復唱生命最後的輓歌。

那貧苦的婦人這樣幻想着。這一夜，頂樓小房裏燈光直到天明尚未熄滅。馬爾姐把委託她從外國文翻譯的書讀了一遍。先時讀得很慢，很留心，後來讀得興致很濃，幾乎眉飛色舞起來。她似很了解作者的思想，這著作的題標深入她的腦裏，清楚準確的站在她眼前。她的理解力變得像有伸縮性的圓圈，漸漸擴大起來，包羅了作者整個的思想，直覺到這個崇高而罕有的天才的神奇，這年輕婦人在心靈深處直覺到許多不了解的問題，彷彿向她耳鼓裏鑽進去。

當馬爾姐熄燈舉筆時，已是白晝。她寫着，不時把眼睛從紙面轉移到小孩臥床所在的地方。在這冬天早晨的白光中，耶娜似乎格外蒼白而消瘦。當太陽第一道光線射進房來時，她睜開眼來了。這時那母親站了起來，跪倒在床前，手臂抱住了小孩昏昏欲睡的身體，把自己疲倦而灼熱的頭俯到被衾去親吻。

同時嘈雜聲在城中沸騰起來。車馬廝集，教堂的鈴聲響了，叫鬧聲和談話聲同時並起。華沙全城慶祝新年。

六

自從華沙慶祝新年後，倏忽已過六個星期。每天下午一時，馬爾妲照常離開了工場，歸家來預備午飯。她吻着悲苦的坐在管屋人小房裏的耶娜，女兒一見母親返來，神情也稍現活氣。母親把鍋子放在火爐上煮食物，然後從抽屜裏取出幾十張紙。這是那法文著作的全譯文。她翻譯的時間足有五星期多，而繕寫一遍又化掉了一星期。此刻她把這幾十頁譯文翻閱起來，嘴上露着微笑，覺得這幾十頁字體整潔的文字，確非化一番心思不爲功的。

這星期以來，她的外貌上起了新的變化，但與往前迥不相同。她加倍的工作，日夜不息。白天她縫十點鐘的衣服，夜裏寫九點鐘，一點鐘還要和那小孩談天，剩下的四點鐘總算她睡眠的時間。這種生活的情形自然不合衛生之道，可是病黃色卻漸漸從馬爾妲臉上退去，她的前額也平滑了，眼睛又現着先前的光輝了。由於安甯的希望，她的精神活潑起來，使她軟弱力的身體恢復了健康。由於精神滿足，她挺直了腰

，她的前額上也呈現了原有的恬美。飯後——自然是最簡陋的一頓飯，馬爾姐用薄紙把譯稿捲好，顯然很快樂似的，臉上有得意洋洋的表情。城中高塔樓上的時鐘已鳴二下。馬爾姐把耶領娜到了管屋人的屋裏。三點鐘她應該到斯惠葉文太太的工場去，但她想先去看那熟識的書店主人。

書店主人照常坐在帳桌後面，依舊在一大筒子裏忙着記賬。當馬爾姐走進來的時候，他抬起頭來，很溫和的向她行禮。

「你已譯完了？」他說，從馬爾姐手裏接過譯稿來，「好，我已等得心焦了。這部著作應該現在出版，否則還是不要出版的好……這問題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不能再等……現在出版能引起讀者的興趣，過後也他們不歡迎了。我要趕快校讀你的譯稿。明天仍舊這個時候來，我可以給你一個確定的回音。」

這天馬爾姐在工場裏難能安心工作。她竭力想把那責任內的事情做得好些，但她却不能，她的兩手顫抖着，眼睛不時的迷糊起來，她的心狂跳得很利害，幾乎使她氣也透不過來。現在那書店主人也許在校讀她的譯稿……眼睛在第五頁上盤桓……盼望他草草的快速過了罷，因為就在這裏有一處，最難懂作者的思想，在譯文中也是最拙劣的地方……好在譯稿的末尾，最後幾頁都譯得微妙而且忠實……寫着這幾

頁的時候，馬爾妲自己覺得非有真正的感悟不爲功，而那大思想家的思想在她的譯文中反映出來，有似聖人的面顏反映於朋澈的鏡中……：斯惠葉支太太的住屋裏，鐘聲已鳴九下；女工們紛紛而散，馬爾妲也回家來了。半夜的時候，馬爾妲暗中想道：那書店主人此刻剛剛把他校閱着的譯稿閉好。哦，若她能目覩他這時臉上的表情，她真是發狂般的焦急呵！他的表情是滿意還是不快，是嚴厲，還是願意滿足她的希望？紅暎初上，晨曦朦朧，房中漸漸光明起來。這時馬爾妲擁在被衾裏，一雙整夜未閉的眼睛凝視着窗口那一方小天。在這雙睜大的不動的眼裏，看得出強烈的希望、熱烈的默禱。八點鐘她應該照例到工場裏去，但她的雙足戰慄起來，頭腦岑岑發眩，胸脯隱隱作痛，以致倒坐於椅中，把頭緊握在兩手中，她對自己說：我不能！站了起來，把那秀長黑絲般光澤的頭髮略略梳整，穿上這破舊喪服。當她煮飲料給耶娜，以及和她談話時，她腦中盤旋着一個思想：我的譯作是否被採用？我能不能做這種工作？「能或不能」這不幸的婦人默想着，當她煮飲料，取柴薪，打掃房間，以及偎抱她蒼白的小孩的時候。

一點鐘光景，馬爾妲又在客拉郭斯基·不利特米斯街上了。她走得愈近目的地，脚步也愈遲緩。她終於到了那書店門前，但她却並不進去；她向旁走了幾步，身體用

手臂靠在一所巨廈的欄杆上，一時站着垂下頭不動。

過了幾分鐘她才走進門去，一進門就要決定她的歡喜或失望。

這次除了書店主人外，還有一個年老的禿髮的男人，闊臉上戴着眼鏡，面頰鼓滿了氣似的膨大。他坐在那廳的深處，他面前有許多雜亂的書籍放在桌上，手中也捧着書。馬爾妲對於這個陌生人漫不注意，幾乎沒有看見。她所有的精力都聚集在她眼中。她進門時早已見了那書店主人的臉，隨即膠住了似的定視着他。這時他坐在桌後面閱報，而前桌上是一包白紙。馬爾妲立即認出是她的譯稿，全身不寒慄了。爲什麼這稿子捲在這裏像將交給誰似的？也許他想立即到印刷所去，所以把牠放在面前？也許他沒有功夫校閱麼？不論如何，這不是要交給她而放在這裏的！她不是費了十幾夜的光陰在這上面嗎？她又是多麼喜愛牠，在牠裏面鎖進了最寶貴的希望……藏匿着她唯一的希望？不，這是不會的！這些思想像電光一般在她腦際閃過。

她裝得從容的走過去，那書店主人站起來，泛着眼向那年老的人瞟一下，隨即伸出手來給她。馬爾妲從他表情的威嚴，就猜到他不願被驚擾因而有窘促的樣子。她又想也許因爲另外有人在此。其實另外那個人專心讀書，而馬爾妲站在那書店主人對面，離那不相識者足有十數步之遠。

馬爾姐深沉的微喟，然後輕聲的問：

「你已校閱過我的譯稿麼？」

「我已拜讀過了，太太，」書店主人答說，他說話的聲調忍不住冷淡和不满，但也含有真實的同情，所以口氣還和緩。

「你以為怎樣？」婦人問，聲音更加低抑，屏住了呼吸，睜大了眼，凝視着書店主人的臉。呵，她的目光矇混了她罷！他的臉上看見慌亂的神情，但又和說話中一樣含有同情。

「怎樣？太太，」那書店主人開始慢吞吞的說，「事情不妙……我很歉然，心中也很難過，但我怎能不直告你呢……：我是一個出版家，對大眾負責，我又是一個事業家，自然也要保障自己的利益。你的工作好的方面固不少，但……：為出版用却不足取……：」

馬爾姐的嘴兒微微顫動了，但並不迸出聲來。書店主人停了一會，顯然在斟酌怎樣說好，但不久他說：

「我說你譯筆好的地方很多，這是真話；不但如此，我還可以說，並且堅定的說，你是天資頗高的人，也有著作的才能。你的文體可以作證，既活潑，又簡潔，有的

地方正是激昂生動。但就以你這次工作而論，你的天資是……總我這樣說……未經鍛鍊的。你的天資沒有學習的加工，所以未臻大纒，沒有了解著作的文字技術，當然不能揮筆如意。你應用的兩種文字，你懂的尙屬皮毛，所以還沒有精通。尤其是許多文學中慣用的成語，你知道的太少，因此字句不能暢達，時常誤用，造句遣辭常有含糊之弊。一言以蔽之，你賦有天才而無學習的輔助，著作的技術，就以翻譯而論，也得要有廣博的學識，科學和技術的常識……」

說完這番話，他停住了；半響後續說：

「這是完全的眞話，我說出來心中不免悲痛。我是你的相識者，但很是抱歉，你仍沒有從我這裏找到工作；就以旁人而論，我也爲你沒有鍛鍊的天才而抱憾。你確有不容疑惑的天才，可惜你學的不廣博不深切……」

說着最後一句，書店主人從桌上將那紙包拿起來，要交還她。但她却並不伸手去接，動也不動。僵硬似的站着，祇有她蒼白的嘴唇上顫動着奇怪的苦笑。這種苦笑却比酸淚悲痛萬倍，因爲從這苦笑中可以看出她內心的自怨和憤世。書店主人對她文學作品的批評，正像幾月前那文學家評判她的圖畫一樣。顯然，這就是那苦笑的原因，使她的嘴唇不由己的顫動起來。

「到處是一樣！」她過了一會喃喃地說，然後垂下頭去，聲音稍高的說：「上帝！上帝！」

這個含混而痛心的喟嘆從她嘴裏迅速的出來。她在別人前面不但要哭而且要哀嘆了。她以前的驕傲和堅強的自制力往何處去了？馬爾妲性格的特點在不絕的磨難中漸漸消去，她已慣於受辱，但性格終究不能全變，因此她過了幾秒鐘還能抬起頭來，忍住着睫毛下的眼淚，對那書店主人望着，目光依然澄明，但帶有屈辱哀求的表情。

「先生，」她說，「你待我真好，我不能承受你的恩寵，是我自己的過失……」她突然頓住了話。她的眼光模糊了，不敢再向前望。——「是我的？」她問着自己，聲音低不可聞。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她是一個殉難者，犧牲者。這問題是像用鐵腕抱住了她，叫她看看牠那猙獰可怕的真面目。然而她立刻擺脫了這個思想。她的目光回復了恬淡，望着站在她對面的人的臉孔。

「我現在不能再學習了麼？世上已無容我學習的地方了？告訴我，先生，告訴我？」

書店主人半慌亂半感動。

「太太，」他答說，做了一個憐憫的手勢，「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地方。况且

你是婦人。」

這時從隔壁房內走出一個店員來，手提着一本長形的賬簿，到了書店主人身前站定。馬爾姐拿了稿本，儘自離去。當她伸手告別時，她的手指寒冷如冰了，臉孔像大理石似的不動，祇有她的嘴唇不絕的浮上閃爍的微笑，彷彿還在說着她剛才所說的話：「到處是一樣！」馬爾姐剛剛踏出門限，那年老禿頭鬮臉的人把那似乎讀着的書拋在桌上，忽然縱聲大笑。

「你笑的什麼？」書店主人驚訝的問，眼睛從那店員剛纔帶過來的賬簿上移開。「怎樣可以不笑呢？」老先生叫說，眼睛從模糊的厚玻璃眼鏡後邊閃出欣喜的光來，「怎麼可以不笑呢？她這位太太居然想做作家，文學家！哦，你以為怎樣？哈哈，哈！但你還用敷衍手段來拒絕她，真是好手段？我要來和你親吻，賀你本領不小呢！」

書店主人用略帶嚴厲的目光對那客人看。

「相信我的話，先生，」他不滿的說，「我真替這婦人擔憂呢……」

「你說什麼！」那人叫道，依舊坐在堆滿書的桌子傍邊，「你當真這樣說麼？」

「當真的 她是一個寡婦，她的丈夫是我所熟識，並且敬愛的……」

「哦，哦！我可以和你打賭，保你她一是個心靈的冒險家！正經的婦人再也不到城裏來閒蕩，找尋着她們並未失去的東西；她們總得坐在家裏料理家務，教養兒童，祈禱上帝……」

「但是，安東尼先生，恕我代她辯白，她是無家務可料理的，窮苦極了……」
「哈！免說了，羅何萊基先生！我懷疑你怎麼會這樣輕信！這不是窮苦，我的先生，是野心！野心！她們要借此來誇耀，爭光，博得社會地位，放縱的自由，這樣她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借此遮掩自己奢侈淫樂的習性，這樣她們可以自命高尚！」

書店主人聳了聳肩。

「你是一個文學家，安東尼先生，應該明瞭一點教育問題和婦女工作問題……」
「婦女問題！」那先生叫說，在椅上跳了一下，臉孔頓轉緋紅，眼睛炯炯發光，
「你知道，這是什麼，這是婦女問題？」

他停了停，興奮得轉不過氣來，然後深深吸了口氣，聲調漸漸鎮靜的續說：

「也何必對你說出我的意見呢。讀一讀我的文章便知。」

「我已拜讀過了，但我終不相信，終不佩服你……」

「哦！倘使你不信我的意見，」戴厚眼鏡的文學家揚着說，「你總不蔑視有權威

人的話罷……不久之前，皮畜潑博士，你知道誰是皮畜潑罷？」

「皮畜潑，」書店主人說，「自然是一個大科學家，但你却言過其實，太替他誇張了。我始終不以爲他是有判決千萬不幸者的死命的權力的……」

「是冒險者罷，」那文學家又接着說，「他說的是針對那些冒險者，野心家，以及驕矜而無道德的人們。我請問你，我們要博學多能的婦人來做甚麼？豔麗，溫柔，謙和，服從，虔信，這些才是婦女的美德，是最適當不過的。料理家務，便是她唯一的工作範圍，愛丈夫是她最有用的特長！我們的祖母們……」

這時書店裏走進幾個人來。關於祖母們的故事就此停下來，掛在那文學家的厚嘴唇上。如果他此刻能猜透馬爾姐在街上走時的思想，那末對於他剛纔所說的理論，他將提出更強有力的證據，而對婦人越軌的野心和虛榮心，他更將有滔滔不絕的論調。

離開了書店以後，她起先似乎已經麻痺，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覺得。她唯一有意識的思想便是：他們是何等幸福啊！她心中第一個感覺是——妒忌，羨慕。

這時她在客聚美爾宮對面那條街上走着。宮前院中，聚集許多穿學生制服的青年，臉孔紅噴噴的，生氣盎然的。有幾個腋下挾着平鏡或不裝訂的破舊的太本書籍，有幾個拿着白紙包的有彈簧的物件和鋼亮的器具，看來是科學儀器，大概要帶到家裏去作

科學試驗的。他們或高或低的交談聲充滿了這院子。他們辯論着，熱烈的做手勢，不時發出年輕人的笑聲，或更高的叫聲，表示他們滿腔熱忱，熱心研究。幾分鐘之後，他們分散，互相握手，有的嘴上帶着微笑，有的還在沈思，三五成羣，談得很熱心。最後這些人在大街上人羣中間消失了。

馬爾妲走得很慢，不時轉過頭來看那幢巨廈，因為這幢屋子對她已起了一種神祕的吸引力。這些讀書青年在她看來是有特權的人，享受着天堂般的光榮和幸福。這可憐的婦人不禁深嘆一聲。

「幸福的人！呵，幸福的人！」她低聲說，又回頭看看那富麗的宮殿式房屋，不覺有點眩惑。她又說「我爲什麼沒有福氣進去過？現在我爲何不能住在那裏？」

「我不能？」她繼續想，「我爲什麼不能呢？我沒有這種權力麼？我爲什麼沒有這種權力呢？」

他們和我真有天壤之別嗎！有爲什麼分別呢？爲什麼他們有如此享受生活的可能，而我却沒有，而且不能得到呢？

馬爾妲的胸中生平第一次澎湃起憤怒之濤來，鬱怒和妒忌激盪起來。同時她感到惱羞和卑賤。她甯願此刻跌倒的石板上，面孔貼着地面，而被行人任意踐踏。「他們

踐踏我能！」她暗想着，「我這無能，不中用的賤物，還值得什麼呢？」

當這最後的一個思想在她腦中出現後，她帶的紙包，不知怎樣忽然脫落在她脚下。紙包落下，封口鬆開，當她俯身拾取的時候，在張開着兩頁中間，她見了兩紙三元鈔票。這是那心存慈善的書店主人的佈施，因為他拒絕了她的工作，想用這些錢來表示他的同情。馬爾姐挺直了身，左手執着那紙包，右手握着鈔票，她的眼睛炯炯發光，忍住的狂笑使她的胸脯鼓起。

「是的，」她幾乎高聲的叫起來，「他們是為科學和工作……而我祇是……求乞……」

她雙唇發白，正像她手中的紙包一樣，當她說這兩句話的時候。「好！」她一會兒自言自語道，「就這樣罷！他們需要我的，為什麼不早給我呢！他們給我錢……是的……不勞而獲……我將領受……只要他們給我……」

她熱病似的急速動一下手，鈔票便向破衣袋裏去了，她脚步有點不穩。當她的精神焦急不安時，她的肉體使她憶起饑餓來，並且記得她已有十幾個夜間消磨在一件毫無結果的工作上。她已不能再走。她眼光模糊的看見前面一座樓梯，這是聖十字教堂的樓梯。於是她倒坐在樓梯上，手支着頭，微閉着眼。過了一會，她僵硬的臉色又柔和

下來，溶解了她胸中凍結似的感覺。那大理石一般的白臉流着眼淚，一滴一滴，又大又重，落到她瘦薄的雙手上，隱沒在她喪服的縐痕中。

這時在客拉郭斯基·不到特米斯街的人行道上，有一對人在漫步走着，一男一女。他們脚步很輕快，唱唱情話，女人是年輕而且美麗，穿的很漂亮；男子也是年輕，瀟灑，衣服整齊華麗。

「你要說什麼儘說，不論你怎樣發誓，我終不相信。你以前戀愛過女子！」

說着，那少婦輕佻地微笑，珊瑚般的朱唇中間，露出兩排潔白的細齒，褐色的眼珠閃閃的向四下裏迅速顧盼。那男子嘆了一聲。這嘆聲很滑稽，比那少婦的媚笑更頑皮更快活的樣子。

「你不相信我，我嬌美的郁里娜，但上帝可以作證，我有一天不但狂愛而且幾乎昏迷！因為你總得要想像一下，她是多麼嬌媚可愛啊！像白楊一般苗條，巨大而烏黑的秀眼，肉色嫩白，石膏也不能比，秀髮似烏鴉的羽毛，修長而非矯作，却是自然的，我對你說，確是自然的……我對於這種事情不消說是有資格評判的……陰鬱的，蒼白的，不幸的，……呵，天女！但這個也還不足道。真的，我一見便鍾情了，但我暗中却說：靜默！因為我知道，我的表姊真是愛她，決心要保護她，莫讓我接觸

她，教她迴避我宛若避火一般……但當她走到我表姊面前說：我不能教你的女兒了……她的聲音真是驚人的甜美，有似黃鶯的歌聲……對你說：我美麗的郁里娜，當真我鍾愛她了。這一天我被迷惑得往街上亂走，找尋我的天女……」

「你沒找到她？」

「沒有找到……」

「你不曉得她住在那裏麼？」

「我不曉得。我的表姊曉得的，但是，呸……每次我問她那嬌美的寡婦住在那裏，她總這樣回答我：我爲什麼不到辦公處去！」

少婦縱聲大笑。

「你的表姊大概是一個拘謹異常的人；」她嬌滴滴的說。

那男子不笑也不嘆。

「不要講我的表姊罷，郁里娜小姐，」他用堅決的聲音說。「還是聽我繼續講我生活的戲劇罷。哈；這真是戲劇……你想這天我遇見了馬爾菲娜小姐，祇很遠的向她招呼一聲；在斯德可飯店前走過，我低着頭，胸中納悶，不勝懊喪，我看見揭帖上寫着「美麗的海蘭娜」，但我沒有進戲館去。總而言之，我失望得無話可說；倘使下一

天那好心的波爾基不引導我到客洛斯加街上的一家屋裏去，看見了那地上最美的安琪兒……」。

「呵，呵！」那少婦撒嬌的瞞前說，「我不要吹牛了，不要吹牛了！」

「我也許已經，」那男子續說，「也許已經找到她了，雖則已久不相見了……」

「後來你不去找她麼？」

「不，我沒有去找……」

「你已忘却了她……」

「我沒忘却，哦，我不會忘却。但我的心傷終於結了疤……怎樣好呢？Vivre c'

est souffrir (生活就是受苦)……」

說了最後一句，那年輕人抬起眼來，目光充滿着憂悒，又輕聲地哼起「美麗的海蘭娜」中一闕歌曲。

忽然他停了唱，像猛然記起了什麼似的，叫道：「哈！」靠他身邊走的那個名叫郁里娜的少婦驚訝的瞞了他一眼。快樂的阿萊的眼光釘住在一點上，真奇怪！他嘴上的微笑忽然隱沒了。

「你在那裏看什麼？」那美麗的少婦說，聲音略帶不滿，「真的，」她獻媚的說，

「我真覺得，你侮弄着我呢，阿萊先生！你和我同走，而你却不知在偷看誰……」

「這是她呢！」阿萊低聲說，「哈，她是多麼美啊！」

一時那年輕而俏麗名叫郁里娜的婦人的眼光追隨着阿萊的視線，似在尋找他癡視的對象。忽然她身子略俯下去，藏在黑貂大氅的袖子裏的兩手向前伸着，叫道：「這是馬爾妲·斯惠克呢！」

這時他們是在離那教堂的樓梯不上數步的地方。馬爾妲穿着喪服，黑色圍巾遮蓋着她的頭，交叉在她胸口。

她已不哭了。她一時心痛如搥，精疲力盡，幾乎使她暈倒在這個地方。但悲酸和苦痛一齊化作熱淚傾瀉出來以後，她心頭又夷然舒服了。這時她臉孔白如大理石，向上轉着，她那似火焰發光的眼睛仰望蒼天，含着深意。她全身不動，眼睛向上，不閃一眼，閉着的嘴，交叉在衣服縐襞中的雙手，也毫無一點活氣。從遠處看來，她好像寺院的進門口的石像，表現着向天祈禱或默默自問的神情，或者同時祈禱默問的神情。

馬爾妲仰望天空，眼中表現着熱誠的祈禱，同時內心也有一種情感勃發的，幾乎狂妄的問語。

「她是怎樣的美麗啊！」快樂的阿萊低聲的重複說，俯首向他的女伴，聲音更低的說：「倘使能夠把她這種姿態連那座樓梯一同表現爲戲劇，……這是何等動人的表演啊！」

「她的確很美，」阿萊的女伴說，聲音嬌軟而低仰，「但是我和她很熟……她怎樣了！……她爲什麼坐在這裏？穿的這樣？她是女乞丐，還是別的呢？……」

這樣交談着，這對青年愈走愈近那引人注意的婦人了。瑪爾妲沒有覺察有人在注意她。自從她疲乏得無力再走，又受種種情感的磨折，坐到這裏來休息的時候起，也許有許多行人見過她了，但她却一個也不見。她整個心靈在那蔚藍的天空中游蕩，雙眼釘視着蒼天，在那裏尋求一種慈悲的神力，也許願爲她驅除不幸和痛苦。忽然在那沉思着的婦人頭上面，有兩個聲音響了。

「太太！」一個男子聲音說，聲調又像興奮又像尊敬。

馬爾妲沒有聽得這個聲音。

「馬爾妲，馬爾妲！」第二個女的聲音說。

馬爾妲聽到了這個聲音是早已熟識的口音。她覺得似乎她的過去在呼喚她的名字。她的眼睛慢慢的艱困的從那蒼穹移開，對那站在前面的婦人的臉孔端視。這婦人

把皮袖籠拋在腳跟前雪上，伸出一雙戴白手套的纖手去給她。

「加洛利娜！」馬爾姐一時驚異的低聲說，但過後她臉上却現出光輝來，柔和了她僵硬的神色。

「加洛利娜！」她提高嗓音叫道，隨即站起身來。

「加洛利娜，」她重複着；「我的上帝！這真是你麼？」

「這是你麼？馬爾姐！」那身穿黑貂和繻衣的婦人問道，眼睛悲愁的注視那蒼白消瘦的臉孔。馬爾姐見了她不由得驚喜而顫慄起來。但加洛利娜的眼睛裏，悲愁的神情顯然不能久留。

她於是笑了笑，轉身向着她的伴侶說：

「你可知道，阿萊克桑特先生，世界上人與人的相遇真是不可預測的！我和馬爾姐早在小孩時代已熟識了。」

「是的，從幼時就相識！」馬爾姐重複說，這時她才看見那快樂的阿萊，於是低了低頭，向他行禮。

「你爲誰穿喪服呀？」那穿繻衣的婦人問，眼光迅速的端詳一下她醜陋的形相。

「爲我的丈夫。」

「爲你的丈夫！那你是寡婦了！可惜！你的約翰是一個美男子；那你是寡婦了！你常住在那裏，鄉間還是這裏？」

「這裏，就在華沙。」

「這裏？你不再回到鄉間去了？」

「我父親的田地早已拍賣掉了。」

「拍賣掉了：是的！可惜！那末你沒有財產了，因爲好心的約翰狂愛你，所以他所有的錢財早已用盡了。你現在做什麼？怎樣生活？」

「我是一個縫工。」

「好一個困難的工作！」穿繡衣的婦人笑着說，「我也曾試做過這種工作，但是終沒有成功。」

「你，加洛利娜！你做過縫工麼！」馬爾妲不勝驚異的說。

穿繡衣的婦人又笑了笑。

「我做過縫工，但試了好久終於沒有成功！怎麼辦呢？命運註定我這樣的，我不能申訴，也不發怨言……」

她又笑了。她不斷地笑，又輕佻又嬌媚，看來大半是由於她善笑的習慣。倒不是

由於歡樂。馬爾姐這時對那站在她面前的婦人華服打量了一番。

「你已結婚了麼？」她問。

那婦人又笑了。

「不！」她叫說，「不，不，我沒有結婚，我親愛的！我怎樣告訴你呢？但是，不，不！我沒有結婚……」

說着她不斷笑着，但笑聲已有些勉強。那快樂的阿萊目光依然注射着馬爾姐，但加洛利娜說最後一句話時，他向她睨視一眼，捋了捋鬚髭，微笑了。

「我怎樣辦呢？」那穿繡衣的婦人說，「這樣閒談了一會，害你受了寒。我們還是坐馬車到我家裏去罷。你和我同去，馬爾姐，好麼？我們還可以暢談我們各自的生
活……」

她又笑着，向四週迅速的閃視，續說：

「哦，我們生活的歷史！是多麼有趣啊！我們來談談罷。馬爾姐，好麼？」
馬爾姐顯然躊躇了一會。

「我不能，」她說，「我的小孩等着我呢……」

「哈！你有小孩麼！這有什麼妨礙呢？讓她再等一會罷。」

「我不能。」

「那麼，過一點鐘再來……好麼？我住在客洛拉斯加街上……」

她說了她在屋的號數，握了握馬爾姐的手。

「來！來！」她重複着，「我等候你……我們重溫舊時的歡情罷。」

舊事對於含淚度日的人們，常有一種不可形容的愛媚。

馬爾姐見了她幼年的同伴，覺得耳目一新，非常感慨。

「過了一個鐘頭我到你那裏來罷，加洛利娜……」

但倘若這時有人留意觀察這三個站在人行道上的人，他一定可以看見當馬爾姐說了「我到你那裏來罷」之後，阿萊頓時要雀躍歡呼勝利的樣子。可是他既不跳也不歡呼，祇往後退了幾步，用手指格格的了幾響。他的黑眼像木炭一般燃燒着情慾，又定視着馬爾姐燦然微笑的臉兒。當她離別後，慣於微笑的阿萊轉臉向他的伴侶。

「我生平，」他熱烈的叫說，「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這樣嬌美動人的女性！頭上戴着的黑布愈顯出她的美麗。呵，我將綢緞的衣衫穿到她身上去……」

加洛利娜女士突然抬起頭來，看了看他紅熱的臉孔。

「當真麼？」她慢吞吞的說。

「當真的，」阿萊答說，深含表情的目光注射着她的星眸。
穿繡衣的婦人短峭的笑了笑。

在這冬日的傍晚，一間窗子靠街的客堂裏，爐火熊熊坐在那裏，不覺過熱，但是溫暖而舒服。

火爐前橫一隻坐榻，榻上鋪着綢墊，一隻低矮而有靠臂的搖擺椅，上面也鋪着花絨，下面有踏脚凳，凳上刺繡着一隻長耳朵的小狗。

榻上半臥着一個姿幹嫵娜的婦人，身穿黑衣，圍着白腰帶。靠椅上還有一個婦人，穿着秀鞋的一雙小脚擱在踢凳上，在那裏輕輕搖擺着，她穿着時髦的紫羅蘭色綢衣，鑲着用許多同樣顏色的天鵝絨縫纓，雪白的領子，用一粒金鑲寶石扣着，金黃色的頭髮高梳額上，臉上搽着幾乎看不出的白粉，長長的髮髮一束束的垂在肩上，胸前，手上，纖白的雙手從白袖管裏伸出來，交叉在胸前，手上還閃着一顆金鋼鑽。

這兩個婦人坐在那裏，客堂不很寬大，所以愈顯得陳設富麗。兩扇大窗掛着綢窗帷，門上也有綢幕，一座大鏡子反映着牆邊兩排家具，火爐頂上一隻銅鐘，桌子和茶几上都擺着水晶器皿，盛載着花卉，玲瓏的銀鈴，彫刻花紋的盛糖菓的銀匣子和銀燭盤。從那開着的門，還可看見隔壁一間房，已籠罩在黃昏的灰暗中，地板上蓋着柔軟的絨。

毯，當中站着一張漆亮的圓桌，圓桌上面掛着玫瑰紅的大玻璃燈，嵌在一個球形燈泡裏。窗下盛開着的鮮花送進濃郁的幽香來，充滿了這小小的住室。靠近用綠色屏風遮着的火爐；有一張桌子，還擺着一副磁碟，和殘餘的糖果。

坐在爐前的兩個婦人沉默着。盛熾的炭火把玫瑰色的紅光照在她們臉上，顯出她們不同的性格。

馬爾妲低下頭靠在坐榻的絨墊上；雙目微閉，兩手無力地掛在黑衣上。許多月來她第一次嘗到美味豐腴的食物，周圍又是溫暖，舒服，她坐在一間陳設和諧美麗的小房裏，被溫暖和花香薰醉了似的。現在她才感到疲乏，才感到饑寒，憂心和奮鬥耗磨了她的精力。

半臥在柔輦的榻上，寒冷已久的四肢受着溫熱的撫摩，她呼吸也緩慢而深沉了。她顯然放棄了所有的思想，再也沒有焦慮和苦痛的影子。同時她來到這個陌生的樂園，只感覺幽靜，香郁，溫暖和美麗，一時迷惑起來，幾乎把一切都置之腦後。其實，她只是在另一個黑暗的深谷之前暫時休息着。

加洛利娜睜大了眼，留意看着她的故友，她暫白的雙頰泛上了新的紅暈，嘴唇紅如珊瑚，深黑的眼睛閃着青春潑潑的光輝，但這個婦人的豔麗並不完美，除了她的前

額，她的一切都有青春的鮮美，但這前額上，只要善於觀察的人，一定會看到一個人的未完的一生，還不能斷定她的心靈或良心的未來的變化。她的顏面固然年青，美麗，但前額却已顯得衰老，上面已有看不清的密密的皺紋，兩抹烏黑的蛾眉中間，有一條似乎永不會再退的皺痕。雖然她有鮮豔的面頰，嬌紅的雙臂，而且有錢，但是世故較深的人留意一下，就能從她的前額看出三種感想來：懷疑，好奇和憐憫。

兩個人幾分鐘沒有作聲，馬爾妲第一個打破了沉靜，從榻上抬起頭來，注視着她的故友說：

「你所說的，加洛利娜，使我很奇怪。誰料海米尼娜太太竟這樣殘酷地對待你呀！她教過你，而且據我所知道，也是你的近親。」

加洛利娜背靠椅上，更用力地踢着脚下的狗，更迅速的搖擺椅子，嘴唇帶着微笑，眼睛向天花板，說道：

「海米尼娜太太不是我的近親，而是遠親，但我們是同姓，所以她願意教養我這個孤女，在她家裏把我鑄成一個服從的女子或者女店員一類模型。她對我確有恩惠，因為無論如何我總可以自傲，我是和著名的海米尼娜太太的女兒們一起教養大的。我和我的女兒們的教育和生活情形相同，我和他們同睡溫軟的被褥，同在漆光的地板上

遊戲奔跑，同喫美味的食物；我們中間惟有這一點不同，就是她們穿綢緞衣服和金項圈，而我却穿綢緞衣服戴金手鐲，但她們一直住在天堂裏，而我却受母性的駱矜的報復而被逐出……」

說到這裏，那穿紫羅蘭色衣服的婦人短促的乾笑了，笑聲和她鮮麗的外貌雖不相稱，但和她枯萎的前額却很調和，令人發生懷疑和憐憫的感想。馬爾坦自然也感到憐憫。

「可憐的加洛利娜！」她說，「當你一個人到社會裏去，而無謀生的方法的時候，自然受了不少痛苦……」

「不但如此，我親愛的，」她叫說，目光依舊定視着天花板，「因為你要知道，我走入社會的時候，心中還帶着不幸的愛情……」

「是的，」她續說，挺直了腰，目光轉過來向着她的舊友，「因為你要知道，我實在狂愛海米尼娜太太的兒子，愛特華特先生，他（你總還記得吧）時常情感直露的唱着：「呵，地上的天女！」他的眼睛有一種藍寶石的顏色，閃閃的像要把目光鑽進我心靈的深處去……是的，我狂愛他……我真愚蠢，會這樣狂愛他……」她說這話是戲謔的樣子，說到末後幾句，她縱聲大笑起來，聲音嬌軟而且尖俏，「是的，」她說

着，只是癡笑，「我真愚笨……我愛上了，呵！我真愚笨……」

「而他呢？」馬爾妲悲哀的問，「他也真愛你麼？當他的母親叫你離開她的家，讓你孤苦伶仃去漂泊的時候，他怎樣辦呢？」

「他！」加洛利娜假裝激昂的樣子說，「整整一年他用他那藍寶石似的眼睛，媚視着我，要鑽進我心靈的深處，佔領我的心似的。他在鋼琴旁邊唱着使我銷魂的歌，跳舞的時候，把我的手捏得緊緊的，迅速的狂吻着，然後向天地發誓，說他將永遠愛我，直到死爲止。他的瀟灑的風度實在使我顛倒；後來他又在自己房裏寫了許多情書來給我……後來他的母親偶爾見了他的情書，命令我離開，隨我往那裏走的時候，他便到華沙去作樂去了。有一次他在街上遇見了我——這時我正在饑寒交迫的時候，所以衣服也襤褸得很——他臉孔，像牡丹花一樣殷紅了，於是垂下眼走過了，像不認識我似的；但幾天之後，在禮拜堂裏他却又在神壇前面對一個豔麗的有錢的女人——是地主的女兒——誓言忠愛至死不變……他這樣愛了我，又這樣對付我……」她又笑了，但笑聲已是短峭而且乾燥的了。

「壞人！」馬爾妲低聲說。

加洛利娜聳了聳肩。「你說得過分了，我親愛的，」他淡然的說。「壞人？爲什

麼？因爲他利用了他應得的權利麼？他因爲知道這個權利永遠屬於他和一般男子而利用了牠，便應得壞人的罪名麼？或則因爲玩弄了一個年輕貧苦的少女，就是壞人嗎？只怪我自己是太愚蠢，相信自己配做他的愛人呀。我親愛的，愛特華特先生全然不是像你所說的壞人，因爲他既不是聖人也不是不可一世的英雄，那末，他利用男子的權利，原是不足怪的。他也有他偉大的品性，我對你說，他不過利用了天賦男子的特權，他也不過是像普通的青年一樣的人，就是老年人有時也如此呢。」

她說話很嚴正，絕無詼諧或譏誚的口氣，像堅信無疑似的。然後她雙手交叉胸前，眼光仍舊望着天花板，輕聲唱起「十個候補女兒」歌劇中的一曲。馬爾姐驚異的望着她。

過了一會，穿繻的婦人停止了唱歌，從半臥的態態中又坐起來，肘支着膝，手支着頤，她略俯向她的舊友。

「因爲最後，」她依舊嚴正的說，「我們評判一個人，總要考察他的習慣，和他對人生及世事的看法和觀念。譬如說黑和白的顏色，假定有思想和感覺的能力，前者慣於受人們的尊視，所以像比後者來得高超，因此牠便私念道：黑顏色天生作白色的襯托和娛樂用的。人與人的關係，首先要分別他們中間的不同。我和愛特華特先

生中間正有天壤之別呢……」

「那不消說的，」馬爾妲截止了話說，「他是一個富人，而你却祇是個貧苦的女孩，但有錢就可以隨便壓迫窮人麼？」

「有些地方真是如此，」加洛利娜答說：「我倒並不想着貧富的問題，我說的區別也並不盡於此。如果我不是一个貧女子，而是一個貧男子，這時愛特華特先生，我又要說他是品格很好的人，也不會想到欺弄我了。有錢而誠實的男子絕對不會欺侮窮男子的；倘使他竟這樣做了，他的道德上的名譽便玷污了，他終於受人譏議。但我却不是男子而是女子，所以對於女子像愛特華特先生對我那樣欺侮，是和對男子絕不相同。Ca, ne tire pas a' Consequence. 不但如此，這是光榮，是成功，是男子的勇敢，這是使青年人到處受人讚美和豔羨的事。「愛特華特真是英俊豪勇！」「何等豪爽的勇士，竟能捉住婦人心的！」「他天生是終生享受幸福的！」「他真是交桃花運的。」「引誘一個少女在他像是裂開一顆硬殼果。」以及諸如此類的話都來了。我親愛的，人人都愛被讚美，而怕被誹謗。許多人不做惡事都因為怕人誹議而希望人讚譽。愛特華特先生很同情我，那原不足為怪，因為我這時年方十八，姿色動人……他愛上了我，不消說他樂得如此，因能他知道這是他的權利，是誰也不能剝奪的，如果他不用

這個權利，他豈不是將被稱爲愚夫笨伯麼？反之，倘使他善於利用男子的權利，他便獲得豪勇少年的銜頭。他做的事也不過是在他的地位該也要做的事，所以我全然不抱怨，反而對他祇有感激……他推我進社會去，他教了我生活和種種真理……」

她伸出手來，從桌上的一隻水晶碟裏取了一粒玫瑰的糖果，塞進兩排細白牙齒裏去磕，然後用力踏了一下踢腳凳，隨即那安樂椅前後搖擺起來，坐在靠椅上的婦人也擺動起來。她的眼眸漫然向周圍各樣物件上溜轉，正像那顆手指上的金鋼鑽，在火光中閃爍着，眼睛裏反映着虹一般的顏色，像兩顆水晶。但馬爾妲的眼睛凝視着她幼年的時的伴侶，表現出沉思的神情，且帶着沉痛的不安。

「他推你到社會裏去，你說，」她過了一會慢慢地低聲說，「這又是什麼好事呢？這個社會對於不幸的婦人是這樣可怕而且欺人……他使你知道生活的真理麼？那些使你明瞭人與人間區別的真理麼？這些真理是可怕的！這些不是上帝創造的，却是人爲的……」

「那有什麼要緊呢？」加洛利娜又短促而乾燥的笑了笑說。「不論是上帝或是人所創造的，真理還是存在，這些真理對男子說：學習，賺錢，享受！但對女子却這麼說：做男子的玩具和娛樂品罷！不論是上帝的旨意或是人意，我們應得知道牠們，」

此可免得心靈受無端的磨練，免得青春年華在求不到陽光的悲慘中虛度過去，因此可以使我們不妄求不配得到的東西，免得因追求貞節，愛情，生活一類的事物，而挨餓

……

「是的，」馬爾姐聲音低抑幾不可聞，「不餓死確是貧婦最大的希望，這就是她所能幻想而且得到的！」

「真的麼？」加洛利娜吞吞吐吐的說，用了閃着金鋼鑽的手指着周圍的物件，說道：

「然而你看……向四面看一看……」

馬爾姐並不向四周環顧，她只是張開了嘴，像要對她的女友問什麼話而終於不出口的樣子。兩個人一時沉默無言。加洛利娜不絕的慢慢的搖擺着，時時磕着糖果，眼光釘住馬爾姐的臉，馬爾姐這時沉思着，支腮，凝眸，眼簾下垂。

「你可知道，馬爾姐，」穿繡衣的婦人打破了沉靜說，「你生得真美麗！你的身軀怎樣端莊！你比我高一個頭，窮苦尚未把你的美麗奪去。爐中射出來的玫瑰紅的火光反映在你的臉上，借給你桃紅的顏色，越發增高了你的嬌豔，而和你濃黑的秀髮相襯之下，你比誰也動人！倘使你身上穿着顏色鮮麗的衣服，而把這件醜陋的黑衣拋棄

，頸上圍着透明的花邊而不要這個扁圓的布領，倘使把髮髻梳往後些，上面裝飾着深紅或粉紅的玫瑰花，或者箍着金髮簪……：……你一定顯得美麗極了，我親愛的，只要你二三次往歌劇院的第一層樓包廂裏去裝一裝幌子，華沙全城的青年人都要異口同聲地問：她是誰啊？她住那裏！她允准我們拜倒在她石榴裙下嗎……：……」

「加洛利娜！加洛利娜！」馬爾妲打斷了話說，挺直了腰，驚訝的對她的女友看，「你爲什麼這樣說呢？你的話和我的境況有什麼關係呢？你不知道，我懷着寡孀的悲痛和母親的憂慮呢？我爲什麼需要美麗？我要華麗的衣服來做甚麼？」

「爲甚麼？爲甚麼？嘻嘻！嘻嘻！」

這幾個叫聲伴着短峭而乾燥的笑聲，但隨後二者都隱沒了。兩個人比先前沉默了更長久。

「馬爾妲！你幾歲了？」

「我剛剛開始二十五歲的生活。」

「我剛剛二十四歲。我是比你小一歲，但我却比你聰明得多了！我比你在生活中所享受的也更多，你這可憐的婦人祇是幻想和妄念的犧牲者！」

她們又沉默了一會。馬爾妲臉上神色堅定的抬起頭來。

「是的，加洛利娜，我自己也明白你是比我聰明得多了，而享受生活也遠過於我。你是安耽逸樂，更無須顧慮明天的生活，倘你也像我一樣有了個孩子，無須讓牠在陌生人那裏受累，更不致見牠日日瘦弱而憔悴下去……我早已認識你，我記得我們在孩子的時代，後來又在少女時代是如姊妹般的相愛……但我到如今終不敢問你，你這富華從那裏來的，在我看來，你的一切都是富裕和奢華，你怎樣掙脫窮困，你在談話中不是說起往前的貧苦嗎……我不敢向你發問，因為我看你總是避開我的發問。但是，加洛利娜，原諒我這麼說，這是你的不誠實……對你幼時遊戲的伴侶，對一個不久以前還是你無話不說的朋友，你應當老實告訴我，你怎樣戰勝了那絆住貧婦腳跟而壓在她們頭上的不幸……你告訴我，也許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哦，這真能助你一臂之力嗎！」那金髮披撒在肩上的婦人說。她的眼睛又像兩顆水晶體，反映出虹似的顏色來，櫻脣帶着顫顫的微笑，但她的語氣却堅定而且鎮靜的。

馬爾妲繼續着說：

「當我第一次獨自到世界裏去爲生活而奮鬥的時候，人家告訴我說，婦人惟有天才和擅長於某種技能的，才能在這奮鬥中不遭失敗……你有沒有什麼特長嗎，加洛

利娜？」

「沒有，馬爾妲，我什麼特長也沒有。我祇懂得跳舞，和客人們調笑，穿華麗的服裝。」

「至於特長，我也從未聽得你有過什麼……」

「我是絕對沒有才能的。」

「也許你有富家的親戚，你得到了他們的恩惠？」

「有錢的親戚我是有的，但什麼恩惠也沒有給我。」

「那麼，什麼呢？……」馬爾妲問道。

「什麼？」穿繻衣的婦人截斷了話說，隨即從那活動椅上站起身來。那刺繡的狗起勁地搖擺起來，搖椅的弧形腿擊着地板，發出滯鈍的聲音來。她走到馬爾妲坐着的榻前，挺直了腰，站着。

「我是美麗的，」她說，「而……而我又懂得我唯一可立足的地位是怎樣的。」

「哈！」馬爾妲低微的叫，身子動了動，像要從榻上跳起來似的。但那站在她面前的婦人却用她直楞楞的眼光來留住了她，使她不敢動彈。她全身和面孔不動的站着，那熾燃着的炭火，把她那黃金色的頭髮和柔軟的柳腰在玫瑰紅的火光中反映着。她

挺起了眼皮，深入而且強頑地直視着馬爾妲的臉，眼中顯示着不快樂的幽光。

「那麼怎樣？」她一會兒說了，「你怕麼？愚蠢的東西，你要跑開麼？好，走罷！你儘可以從地上抓起一把泥來拋在我的臉上，你儘管唾棄我。誰能禁止你施行這個權力呢？今天你並沒有喪失牠……」

馬爾妲用手掌來遮掩着眼。

「你遮掩着眼，不願意再看我！你在問你自己的思想，我還是不是從前那個天真爛漫理想中的加洛利娜，是不是和你同在你父親的花園中草坪上競走的那個加洛利娜，是不是和你同在海米尼娜太太的屋裏光滑的地板上旋舞得頭也發眩的那個加洛利娜，是不是狂愛白玫瑰花和百合花香，在月光的銀河中瞧見愛特華特先生的翡翠眼的那個我？……你不是在這樣問麼？哦，這原是我自己呢……但是倘你覺得看見難過，你儘可不看我……只要聽着我……」她走了幾步，在場上接近馬爾妲坐了下來。

「聽我說！」她又說，「你可曾問過自己，可曾對自己詳細解說過，婦女在世界裏是什麼東西？自然沒有問過也沒有解說過。那我就告訴你：我不知道照你剛纔所說的上帝的旨意怎樣……但照習慣和法律，婦女並沒有人權，被人看作東西。不要把頭撇開我。我說的是真話，也許是偏面的，但真話却依然是真話。你要看見人麼？就看

一看男子。他們每個都自食其力，他無須人家給他一個數目，以免自己變成零。但婦女要是沒有男子在旁給她一個充實的數目，自身等於零。婦人只有一個耀眼的外形，可以像珠寶店裏磨亮的金鋼鑽一樣誘人，或則找到了主顧而又失掉了他，她生活又蒙上了一層永遠悲痛的鏽，她又孤苦無助了，又變成零了，因饑餓而消瘦，因寒冷而顫抖，不論怎樣掙脫這種慘苦，也不能夠動一動。你記得你所遇見過的老處女和孤孀怎樣生活着，再看看那些在斯惠葉支太太工場裏的女工們，再看看你自己……你們大家在世界上真是渺小啊！你們的希望是怎樣的？你們那裏能夠從泥沼裏爬出來，走那人們所走的路？你們正像茁長在果園中的植物，沒有力量去對抗風雨和雷電。世界上的預言家和哲人說得好：「婦人是自然的最美麗的花，」婦人是花，是零數，婦人也是一樣東西，沒有自動的力量。沒有男子，她既無幸福亦無麵包。女子要生活就應該勾住，不論用什麼方法，勾住一個男子，否則她便到斯惠葉支太太的工場裏去慢慢地死。但是婦人狂熱的想生活，那又怎樣辦呢？她應該做甚麼？你猜想應該做甚麼？你在猜想麼？好！用第二隻手掌掌遮掩你的眼睛罷，這樣你連我衣服的緣邊也看不到了，但聽我講下去……」

「我那時正是一個妙齡女郎，嬌美動人，慣於奢侈而貪安樂，人家把我從有錢的

親戚那裏逐出之後，我祇有幾件衣服，一隻金鐲，是我母親遺留下來的，還有那隻嵌藍珞珞的戒指，就是你，馬爾妲，出嫁時送我的。我把金鐲和手指賣掉了。我以為賣來的錢在我未找到工作前夠用了。我忖想自己是人，經過了這個愚蠢的錯誤，我受過了地獄似的苦痛；這樣受了幾個月的痛苦，幸而在紐惠斯惠安脫街的人行道上遇見了那位愛特華特先生。我還是愛他，但當他那次竟不要睬我的走過了的時候，我就此深信我是一樣東西，是人能任意取捨的。難道一個人可以這樣鄙視人嗎？可以像那個我平時幻想的，饑寒困苦時所想念的人一樣奚落別人嗎？自從我喪失了對於我的人格的信念以後，我的痛苦也就告終了。你也許聽見過維泰里奧這位年輕的先生，他有一個年老的妻子，在華沙附近有很大的田地，華沙城內又有一所優美的房屋。他時常到比脫西安街上的一座店裏來，我便在這店裏做那女主人的助手，幫她賣蠟燭和肥皂，這樣我得到了一間小孩睡的房裏的一角隅，供我夜間睡眠，白天得到一塊麵包和一杯牛乳。實在我的工作值得更多的酬報，但是那好心的婦人善於利用女工，把我從街沿上提拔起來，免我再挨餓而瘦弱下去，這已是她的慈祥了。自從我遇到了愛特華特先生兩天之後，經過了兩夜，至於夜裏怎樣我現在對你難講，我使不再賣蠟燭和肥皂了；……我對維泰里奧先生說：好！我就離開了店和有五個骯髒的小孩在裏面吵鬧的房間

，住到這裏來了……」

馬爾妲石像似的坐着。從那遮着眼睛的手掌底下，可以看見她的臉是灰白而板滯，她全身幾不可見地從頭到腳顫抖，當她在耳畔聽得一個短峭乾燥的笑聲像守夜的更聲一般響起來的時候。

「我不曉得怎樣一來，我只見自己陷入賣春婦的生活裏去了！」那頭髮蓬鬆的婦人笑着說。「你的喪服，馬爾妲，使我的客堂晦暗起來了。我不愛黑暗的，光耀使我快樂，我愛唱歌，愛歡笑，愛在家裏喫糖果……相信我……這樣才是好的……」她握住了那寡婦埋在黑衣的褶襞中間的手，接近自己的手。

「聽着，馬爾妲，」她開始說，幾全身都俯到馬爾妲耳邊去，「我先前是愛你的，我現在很惋惜你……你給我的戒指養活過我幾星期，我現在要用勸導和幫助來報答你……直到此刻我講的都是理論，現在我轉到實際方面去罷……我住宅的傍邊有三間可以出租的房間，都像這幾間一樣的……你願意麼？明天你我便是鄰居了。你可以把你的小孩帶到這裏來，她也得溫暖並且舒服些了……後天你可以把這套灰暗色的喪服脫去了……」

馬爾妲雙手移開了眼睛，猛然抬起頭來。

「加洛利娜！」她說着站起身來，「夠了，一句話也不要再說了……」

「哦，」穿繻衣的婦人說，「不說麼？」

穿喪服的婦人一時默不作答。她的臉孔忽而出死寂的蒼白，忽而血紅的顏色；她的聲音顫抖着，宛如起出自胸臆的深處。她開始說了：

「不久以前，有人敢對我像你這樣說的時候，我便不可遏制地發怒起來……覺得太看不起我了……但現在我除了極大的悲痛外再不感覺什麼！同時也愈覺慚愧！我固然知道我是沒有別人那樣高貴，然而我毫無過失也從來未曾做過一點壞事，祇在世界上找尋誠實的工作，但我終於墮落到如此卑下的田地……爲什麼？爲了什麼過失呢？……」

她一會兒站着不動，眼睛悲愁的注視着地板。過後她稍微溫婉的說：

「我並不輕視你，加洛利娜，我不會像你所說的那樣唾棄你。我的上帝！我確然知道貧婦在世界上的生活是什麼……我已領受過幾個月的味道了……今天我已嘗到了牠最酸苦的一滴了。我不鄙視你，但學你的樣我却不能……不，决不……」

她又沉默了，這時她的眼睛默視着空中的一點。那裏她的靈眼瞧見了她過去的一幅圖畫。

這並是過去的一幅歡樂和幸福的圖畫，反之，這是最使她痛心的幻象。馬爾妲看見了她地上唯一最愛的人，奄奄一息地，臥在病床上。他的臉孔在死禱的鐵腕之下變成僵硬了，呼吸也逐漸艱促起來，瘦弱見骨的胸脯微微地起伏着，但他的雙眼却是用生命最後的閃光定視着她的臉，他的手癱瘓着似在與死掙扎，還用他僵硬了的手指握了握她的手。「我的不幸的馬爾妲，沒有我你將怎樣生活！」變成紫藍色的嘴唇上帶着這句話，他就此永遠和她訣別了。

「啊，我怎樣的愛他啊！現在我還怎樣的愛他啊！」那寡婦輕微地說，她交叉的兩手掉下在黑衣上，她的胸脯以深沉的喟嘆而鼓了起來。「不，加洛利娜！爲了上帝，不！」她忽地叫說，昂起了慘白的臉，臉上却煥發着光彩。「我以前比你更幸福。我的愛人並不當我東西看待。我和他結了婚，他既愛我又敬重我。臨死的時候，他還想着我和我的將來。我還是愛他，雖然他已不在世了，我尊敬他傳給我的姓氏。對於他的愛情和尊敬，在我內心裏像神檯似的站着，在他的前面燃着一隻被我心靈的眼淚所充滿的燈，這燈照着我悲哀的前途……」

「在這路上走着，你快到了天國的境界，那裏白色的安琪兒會把你和你已死的丈夫重行結合起來！」加洛利娜的聲音尖銳的響着，其中滲雜了些笑聲。

馬爾妲站在離她數步的地方，過了一會，她把黑布圍巾披上肩頭去。

「再會，不幸的加洛利娜，再會！」她低聲說了，拔步便跑，走到隔壁房裏，那裏那烏木圓桌上的玫瑰紅的燈已點亮了。她已走近門口了，忽地覺得有人在她臂上抓住了她。在她身傍站着加洛利娜，雙唇似笑非笑地微顫着，頰萎的額上佈滿着微皺，瞳人裏現着暗光。

「聽着！」加洛利娜說，「實在我要笑你！你自以為高傲，幸直得奇怪，我親愛的，你還是一個大女孩呢。但我終替你可惜！我也不曉得爲什麼，因爲你將來結果怎樣對我有什麼關係。最好你不要來作我的隣人，因爲你是太美麗……但是……你送我過那隻戒指，這個戒指曾養活我過幾時……忘恩負義是不應當的。」

她一隻手緊緊握着那寡婦的臂膊，第二隻伸向窗去。

「我想一想，」她說，「外邊是這樣冷，人又多，同時又是那樣淒涼，陌生人將蹂躪你……快回轉來罷！……」

「讓我去，」馬爾妲聲音模糊而堅決的說，「我不要罵你，但不能和你談話了……我到這裏來想得到友誼的安慰和休息，但我反而受了新的創痛和一生最大的恥辱……讓我去罷！」

「你還要聽我講句話……昨天和我在街上同走的那個少年狂熱的愛上了你……他願犧牲一切來求你……」

「讓我去！」馬爾妲提高了聲音說，沉痛的嘆息一聲，那俯身向她的婦人緊握着她的手，但她一揮手就掙脫了她不願再接觸的這雙手了，就此奔向門外去。

她已在那照明的樓梯上走了幾步，忽然她聽得背後有衣服的索索聲。

「回轉來罷！」有個聲音從樓上喊着，「你要去做女乞丐呢！」

那穿喪服的婦人管自急走，也不作答。

「你快偷東西了！」那聲音又說。

那婦人並不回首顧盼，逕自往下急走。

「你和你的女兒要餓死呢。」

這句話聽出時，這婦人停住了，轉過那死白色的臉和那雙悲苦發熱的眼睛向着站在樓梯頂上的婦人，對她發熱病似的瞋視一眼。這婦人浸在煤氣燈的白光中，使她紫的羅蘭色的衣裳看去像有無數銀紋在那裏閃爍，頸上那顆大寶石發着藍光，金髮簪在濃密的秀髮中間顫動着，微風從那通街道的門裏吹來，使她的頭髮微微飄動。她腰身略向前俯，站在那裏：嘴唇微笑而顫動着，冷冷的眼睛從那頹萎的前額底下射出天藍色

的光輝。馬爾妲臉色陰沉，用呆滯、冒火、驚惶和哀痛的眼光覷着她，過了一會她霍地急轉身來，跳向前去，隨即在街上的暮色中隱沒了。

幾分鐘以後，那快樂的阿萊從馬爾妲出去的門裏，急步進來，手中執着帽子，站在加洛利娜的客堂門口，問道：

「哦，怎樣？她逃了？我似乎認識她，在街對面人行道上走着。她幾時回來？」他急速發問，烏黑的眼睛不耐煩地閃着。顯然是一個無意志，無思慮，完全直覺的人。

「她決不再來了，」那婦人回答，她這時對着火爐坐在馬爾妲剛才坐的地方。她的手臂交叉在胸前，眼睛不動的看着那燃着的木炭。她並不轉眼望着那新來的青年，對他不耐煩的問語，她祇用短峭，冷漠和不滿的口氣回答。

「她不再來了？」阿萊叫起來，把帽子往最近的一件家具上拋去，走向客堂裏邊來。「你說的什麼？她不再來了？你們倆不是幼年的朋友麼？」

那婦人沉默着。那青年愈加不耐煩了。

「她怎麼說？」他躁急的問。

「她說，」那婦人慢吞吞的說，姿態不變，目不轉睛，「她說，她直到如今還愛

着她的丈夫……」

阿萊睜大了眼睛。

「她的丈夫？」他說，好像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那死了的丈夫？」

他縱聲大笑起來，臉孔轉向天花板去，仰首大笑。「她的丈夫！」他重複着，「她還想向他這可憐人要些什麼？他不是死了麼？呵，好一個忠愛的婦人心……不可安慰的孤孀，這是何等的感傷啊！」

他不絕的笑着，但不久他有點假笑的樣子，彷彿他憐憫她，同時又覺得自己被觸怒了……

「好一個貞潔的婦人！」他說，跨着大步在室內走了一遍，「這是一個非常的婦人！愛一個死了幾月的丈夫！何等崇高的情感！倘使她能爲愛一個活人而捐棄心胸，她真不知怎樣了！哦，要是我能做這個幸福人！」

「說不定你娶做她的幸福人呢，」那婦人坐在火爐前說。但她並不迴轉頭來，全身不動。他跳過去，滿面通紅。

「我可做這個幸福人！」他叫說，「她並沒有使我完全失望！呵，美麗，可愛的

，寶貝的加洛利娜，可憐我！我當真狂愛着她！我可以做這個幸福人，只消……：……：……太呀，對我說，請求你發誓……：……：……只消我怎麼辦呢？……：……：……」

那婦人此刻第一次向他抬起眼來。在她瞠眸的底裏，在那略略揚起的眉毛上，在她的纖美的嘴唇角上，泛着難言的譏諷的表情。

「只消你，」她閑雅地說，「只消你向她求婚願意和她結婚。」

這句話使阿萊聽了像晴天霹靂，驚愕不止。他一會兒站着不動，默住了，嘴略微張開，眼睛瞪視着那留心看他的婦人的臉。

「結婚？」他用鈍滯的聲音說。他的嘴唇忽然顫動起來，彷彿他就要笑出來似的，可是他並不笑，只是搖了搖手，聳了聳肩，半憤怒半冷淡的說：「你開玩笑吧，太太！」說了他便離開了爐邊。

那婦人一時目光隨着他，暗地裏冷嘲着他。她的臉上通過了千萬逞媚的，譏刺的，鄙視的微笑。快樂的阿萊又在她面前站住了。

「你真殘忍，加洛利娜，」他叫起來了，「你對我講什麼結婚！世界上還有什麼更無聊呢？終身和一個幾不相識的，此刻還愛着丈夫的寡婦結合麼？一瞬間去做一個小孩的父亲；阻礙自己的行路，肩上負着這麼多的責任和繁學麼？況且我年紀又輕，

光景又很幸福的。你的意思對慈悲心腸的紳士也許適用，這種人或許愛好家裏的美味食物和一打以上的肥胖的孩子。我想你是開玩笑，我曉得你是愛開玩笑的，而這又是你的撒嬌。」

加洛利娜聳了聳肩。

「自然我是開玩笑，」她簡短的說，再向那燃着的炭火看着。
快樂的阿萊越發興奮起來。

「你今天的脾氣怎樣了？」他低語的說，「你不再對我說什麼了？」

「你真討厭，」那婦人回答。

「她住在那裏？」那青年人固執着問。

「我不曉得，忘記了問她。」

「你的回答真妙！那我怎麼辦呢？我要去找尋她，但城市像樹林一樣，在我未尋着以前，我又忘却她了……」

他怒氣沖沖，滿腔幽怨。他恐怕他健忘而且每天有許多新印象，會使他忘懷這時他眷戀着的東西。忽然他用手指格格作了幾響，快活地叫起來，重新跳過火爐邊去。

「Eucka！」他叫着，「她不是一個縫工麼？那裏？不是在工場裏麼？美麗，可

愛，寶貝的加洛利娜，告訴我……—

那婦人站起來，挺起胸脯，伸了伸懶腰。

「就在那邊……在佛萊脫街上，斯惠葉支太太的工場裏，」她懶洋洋地說，「那末你去罷，我要梳妝到戲館裏去了……」

阿萊似乎很得意的樣子。

「在斯惠葉支太太那裏！我曉得的！我曉得的！我時常去看她的！她的一個女兒在那裏裁衣服的，真是一個怪物，但是還有那個嫁給一個地主的女兒以及那個孫女倒是很姣美的……我的天女就在那裏！哦，明天……明天我要趕到那邊去了。」

他取了帽子，站在門限上了。

「再會！」他說。

走出了門限，他又回轉來。

「加洛別娜今天看戲去麼？今天演什麼呢？」

那婦人站在自己臥房的門口，手中握着一枝燃着的蠟燭。

「弗里克與弗洛克。」

「弗里克與弗洛克！」那青年人說，「我要到那邊去，看勒和陸的埃及跳舞！現在不太遲麼？我還要先到波爾基那裏去一趟！再會！再會！我要趕去了！」

所有的大都市，尤其是華沙，總有一班年齡不同的男子，專以引誘女子沾污女子爲能事。這些人自從初生鬚髮起直到頭髮轉白時止，有時甚或超過這個時候，一天到晚忙着欣賞婦女的愛媚，在無法可想的時候，他們固以超肉慾的愛情自滿，但在機緣湊巧的時候，莫不以肉慾的發洩爲快。他們常是和悅的，敏活的，機智的，快樂的，慇懃的人，大多在團體中受人歡迎。在伴侶間受人讚美。但他們的心不僅敏感，且也良好，他們不想存心損害他人，但他們常常做壞事害人，於是，了解他們並且寬大的人只得用聖書上的幾句話來對他們說：上帝，饒恕他們，因為他們不曉得做的什麼！況且照他們的外貌，照他們平時的作爲和結果看來，他們大抵是一些小人物，對社會沒多大意義；他們只是無足輕重的小卒，在社會生活的棋盤上行動，也像是一些微生物寄生在別人的艱苦勞動的果實中。所以照他們的渺小而論，我們評論社會現象時儘可以把這些快樂的小人放過，或則應用詩人的感慨口氣說：這些活動的小卒，快樂的無辜的小虫或許對社會的某一階層並無危險呢。這階層大概就是貧苦的婦女。我們不要說什麼「心」罷，因爲女人的心常是敏感脆弱的，女人的心大多不加掩蔽，因此不

論在綢緞或粗布的胸衣底下，總很容易被男性的愛箭所刺入，一件極小的事物可以損傷女人的心，也可以征服牠。從這裏便產生了痛苦，幽訴，眼淚和怨恨的長嘆，不論她住的是茅屋或高廈，常因此而撕斷頭髮，搥首頓足，咋舌痛悔，齒唇打戰。但有一樣東西，在大廳和閨房中並不容易損壞，但在閣樓上，縫衣店和各種工場却常受那些花花公子威脅的——便是婦女的名譽。在這些花花公子中間，也有一些其勢可畏的人，他們常常無意中，或者不費力，只要向女子接近一次，或則向她們送一下眼波，這女人的名譽便大受損失。那些男子多以此為無上的光榮，偉大的成功，因為這顯示了男性的雄威，以及男性的權勢，也表示他們每天有收獲，每天有賞施。但是這種事對於那些被調戲的女人却不有趣……

這種男子在大城市的街上走着，把手杖看成王笏自鳴得意，戴着閃光的帽子，雪白的手套，胸前掛金鏈，穿的衣服出於著名裁縫師之手。何等的畏嚴！他柔聲弱氣地哼着「美麗的海蘭娜」中的一曲，把深刺的目光向四處投視。他時時舉起手來按住帽子的緣邊，他向每個打招呼，大家也向他點頭行禮，他認識別人，別人也認識他。這是何等榮耀的社會地位！他中斷了歌，伸長着頸，停了步，像獵犬嗅到了獵物似的覷着，微笑着……遠遠地在街道的轉角有一隻紅豔的小嘴移近來，閃現一隻嫩白的臉

孔，一雙烏溜溜的黑眼……往前去！快跑去！留心！獵物已在近處了！應該趕快把牠圍繞起來，因為牠或許要遁去呢！他打從旁邊偷走過去，略舉帽子，恭恭敬敬地行了個禮，（呵，譏刺！）用了昨天所聽到的巴黎婦女的嬌嬌聲問道：女士，你准許我伴你同走麼？若使她允准了，他便和她同走。若使她不允准，他也要走。他不是婦女之王嗎？路上他又遇着許多相識者（他的相識者有似海洋水滴之多）。他嬉皮笑臉地眯着眼，用眼睛暗示着他的女伴。他的心時時劇跳起來！這便是愛情——一種蝶戀花醉的愛情——的初顫，或許是勝利的前奏，但二者常是同時的。他一見嬌豔或稍有姿色的女人的顏面，他便逢人便說，尤其是對自己這樣說：他狂愛她了，願為她赴湯蹈火。他是說得真心熱烈的。他的心像是火山，每天總有幾次爆發，噴出情火來。他知道，別人家也常為他的生活史中加添了新節目而向他道喜。別人見他無往不勝，便以為他永遠是勝利的。

他走近了，因此他狂喜了。他瞟了她一眼，因此他戰勝了。他和認識他的人從未想到，事情沒有這麼簡單。於是，他的榮譽愈來愈大，而這貧女的名譽却愈沉愈下。他快樂的花冠中間，增加了一朵新的花，而在她悲哀的額上却現出了污點……：那快樂的阿萊便是這樣的人中之一……：他祇要一接近女人，她的名譽立即破產，一個女人

和他交談一句，便可以使她蒙受卑賤無恥的罪狀。

六

斯惠葉支有三個女兒，幾個年輕的孫女，因此她認識阿萊。他常惠臨她的家，而且她自己也曾告訴別人，一位斯惠葉支小姐，就是和她一起裁衣的那個，正因為他失掉了未婚夫。她雖生得並不美麗，姿態還豐盈，而且饒舌多言，所以居然也被這婦人——王所注目了。有一天早晨，當斯惠葉支太太瞥見她的一個女工在院子裏和那百戰百敗的阿萊偕行的時候，她把眼鏡推進一點，臉孔貼在玻璃窗上窺探。那些衣衫襤褸的，面黃肌瘦的，頭戴靛色斂筭的少女也向玻璃外睨視，使眼色做手勢，相對微笑。斯惠葉支太太的女兒也看見了這一切，她這時站在圓桌傍邊。她站着腳趾起立，向窗外張望。從她站着的地方，她可以聽見阿萊的鬚鬚。……這些鬚鬚是他的，她記得……她覺得印象很深，還能回憶。她引頸再望，又看見一個顯然遮在婦人的頭上的黑毛巾。

「媽媽！阿萊克桑特先生和那個女工同走着？」

斯惠葉支太太從玻璃窗轉過身來。

「和斯惠克太太，」她說着，走到桌子邊來。那年長的婦人的顴額浮上了密密的愁雲，斯惠克的名字中的「斯」字從她嘴裏響出來格外清脆。

那些年輕女工暗地裏交換着眼語。女主人的臉上的表情和說話的聲調預言着不妙的事情。

有一個女工惴惴的低聲說：「她要喊了！」

「她或許要趕她出去？」又一個更低聲的問。

「啊唷，」第三個聲音最低的說，「她也許已不怕這個了！」

這時馬爾妲走進工場來了。她的臉色和表情很奇怪，使所有的女工們都疑惑起來，她們好奇心切，正要向她問問究竟。她的眼睛圍着黑圈，定視不動。凹陷的面頰還有紅暈的斑痕，兩道眉毛以深皺分隔着。進來時她舉起那沉重，腫脹的眼皮來，遇見了幾十個目光向她瞪視。但她却並不現出驚異來，也沒有別的感覺的表現；她只把頭巾取去，然後拿了她桌上一半做成的工作，默默地坐下。她的手像患熱病似的震顫着，當她展開一捲布來，穿針的時候。她低垂着頭，頭髮蓬亂，然後一聲不響地做她的工作。她的手顫抖着，寒冷而凍紅，急速地一上一下動着，宛如和一個令人頭昏的思

想合着節拍。她急促而艱困地呼吸着，有幾次她張開嘴來吸氣，像透不過氣來。圓桌邊兩把剪刀發出尖銳而曳長的響聲。

斯惠克太太從眼鏡裏向那剛進來的女工瞟了幾眼。她鼓起的嘴唇角上，有一種顯然忿恨的表情。她停住了裁剪，並不把剪刀從那多皺紋的手指間放掉，用了滯鈍拖長的音調說：

「斯惠克太太昨天沒有來嗎？」

馬爾妲聽得自己的名字，隨即抬起頭來。

「你對我說嗎？」

「斯惠克太太昨天沒有來。」

「是的，太太，我昨天到城裏去料理事務，所以不能來。」

「女工們不能準時來作工使我的工場很不利呢。」

馬爾妲低垂着頭，重新做工，靜默無言了。

這時圓桌邊祇有一把剪刀，軋軋地愈響得愈銳厲了。

那位姑娘，就是被那無往不勝的阿萊弄得失去未婚夫的，愈覺懷悶而刺激得有些潮熱了。

她的母親站着，臉不轉回着那班女工，褐色的手中捏着不動的剪刀。

「我昨天見斯惠克太太在城裏。斯惠克太太和兩個人在禮拜堂的樓梯邊站着。」馬爾妲並不回答。她還能說甚麼呢？斯惠葉支太太所說的全是事實。

「我也認識昨天和斯惠克太太在街上談話的那幾個人。有一個幾年前也在我們工場裏做過幾時工作，但時候不久，不久，我覺察出她在這裏會給我們的女工們一個危險的榜樣。斯惠克太太熟識這位婦人罷？和她作伴實在可怕呢。」

「不是和我作伴，太太，」馬爾妲第一次開口講話。她並不把頭從手工上面抬起來，但在她顫顫的聲音裏聽出模糊的忍住的抗議，被侮辱的女性的驕傲的反感。

「啊！」斯惠葉支太太噓了口氣，「人總不該對自己太信任。驕矜是罪惡之母。最好是迴避危險的交情……阿萊克桑特洛克先生也是你熟識的嗎？」

一直響着的剪刀忽然不響了。那位曾被阿萊看中的相貌不好看的小姐昂起頭來。

「他顯然是一個熟朋友，媽媽，他不是每天和斯惠克太太散步麼？」

我們可以想到，這兩句話的影響，正像毒蛇把馬爾妲從頭至足纏住，並且用毒刺往她身體的各部痛刺。她忽然挺直了，從那展開在她膝上的布塊抬起頭來，睜大的眼睛，緊緊瞅着那說話的姑娘。

「這算什麼意思呢？」她吶吶地幾乎窒息地說。

她向四周環視一下。所有女工，連那些往常顯得無感覺似的沉靜的，這時也抬起頭坐着，目光都盯着她。在她們的臉上可以讀出種種感情來：憐憫，好奇，和譏諷。馬爾妲一會兒癡痺似的不動。頰上的深紅斑痕慢慢地擴大，直到後來把前額和頸項都渲染成紫紅了。

「你也不必發怒，我的太太，你也不必發怒，」斯惠葉支太太說，「我在這裏做主人已有二十多年了，工場裏常有二十多年青的女工同時作工，因此我很有經驗。況且我知道，上天委託於我留心的人，我該怎樣負責，她們中任何人自投羅網，我不能漠不關心。不但如此，我自己也有年輕的女兒和孫女。倘使我工場裏發生了不貞潔的醜事（願上帝保佑），人們將怎樣譏議我啊！最後，這院子是在一個畏敬上帝的富家婦人住屋的樓窗底下，她確是我工場的保護者和恩主。神聖的太太！倘使她瞧見了我的，一個女工恰巧在我和她的窗底下和一個年青的執袴子閒步，她不知要怎麼想了。況且她許是已經瞧見了。我一想到倘使她詰問我起來，我怎麼對我們的保護者說的時候，我真惶悚得沒有話說了，我對她說這個女工我已開除了麼？但這又是違反基督教徒的良心的罷？……」

「對她說，那個不幸而在這院子裏碰見了那年青的執袴子的女工，已自願退工了。」

這句話嘹亮地在那房間裏響着，又清楚又強力。馬爾妲從椅上站起身來，揚高着前額，嘴唇震顫着，直視着斯惠葉支太太的臉。

「我是貧苦的婦人，我貧苦的，」她囁囁着說，但立即變換了堅定的語調續說，「但我確是無懈可擊的誠實，你沒有這樣侮辱我的權力。我到這裏來不是上天把我交托你照顧，而是我自己的無能。我到這裏來，因為別處我不能工作，這你是明白的，所以你巧妙地利用我的境况。我的工作值得比你所給我的幾倍多的酬勞……但我也不願講起這事。我原是情願接受這種條件而同意你。我也祇得受苦，但忍受侮辱……不論怎樣……我却不能……不，我不能……再見！」

說到最後兩句，她把圍巾披在頭上，管自走向門去。女工們都目送着她，年輕一點的臉上帶同情和一種勝利的表情，年長一些的帶着憐憫和驚訝的表情。

從昨天起馬爾妲經受的一切：她在書店主人房裏所遇到的幻滅，她見客西米爾宮和那些貯滿希望的青年男學生時所懷的悲酸的歎羨之感，到容洛拉斯加街上那所屋裏去的訪問，以及那裏給她的提議，那在淚泉的急流和羞恥的火焰中間消磨過的失眠的夜

晚，尤其是她跟她知道存心要侮辱她的那個男人的邂逅——這一切使她心裏發生一種熱病似的緊張狀態，但這種狀態不能持久，稍一觸動，便不可遏制地霹靂似地爆發起來。斯惠葉支太太和她女兒的話不算是小小的觸動。於是，馬爾妲胸中緊張到極點的感情之弦裂斷了，發生一種反抗的叫聲和受苦的呻吟。她爲維持婦女의 驕矜和人類的尊嚴而讓感情爆發起來，把她最後一塊麵包拋在觸怒她的女人腳邊，這個舉動是不是失策呢？她沒有想到這一點，沒有估計她舉動的後果，逕自穿過那長形院子向通街的大門跑去了。

但她幾乎沒有走進拱頂的大門口，就像見了一個可怕的幽靈似的往後退了，臉上佈滿深恨痛絕的憤怒表情。阿萊站在大門口，跟一個年青男人竊竊私語，這個男人站在樓梯下邊，顯然剛從那裏下來要到市中心去的。馬爾妲連忙跳到對面去，顯然想沿牆壁隱避；可是靈活的小羊能夠逃避精明老練的獵人的眼睛嗎？

「太太！」阿萊轉身說道，「多麼奇怪呀！我真不料你今天這麼早就離開這個窟洞（這時他的聲音漸漸低沉），可是近來這個窟洞對我已變成一個樂園了，我一逕巴望到這裏來的。」

先跟阿萊講話的男人走完樓梯的最後幾步便踏上大街去，乘便向他朋友轉身跟她談話的婦人瞟一眼，臉上裝着意義雙關的微笑，口中唱着「弗里克與弗洛克」戲曲中某一

節。馬爾妲站在牆邊，臉色像大理石一般灰白，挺直着腰，眼中冒着火光。那快樂的阿萊嘴唇上陪着微笑，眯着眼走近她去。

「你要我做甚麼？」那婦人叫喊起來。

「太太！」婦女之王搶前說，「不多時前你用嚴厲的說話來拒却我，但我終未完全失望，我想我的忠實……」

「你要我做甚麼，先生？」那婦人重複着說，聲音嘶嘎。「是的，」她接着說，「我離開了這個窟窿，但這裏面却有我最後的生計，以及我和我女兒最後的一塊麵包。我是因爲你而離開的。你們先生們有什麼權力，阻礙我們的生路？我們的行路原已很艱難了。你們追迫那些本已不知那裏去找立足地的婦女，你們有沒有一點兒的良心？啊，這於你原沒有不利！人家也許因此而讚美你們，但我們却要被告責了。我們將失掉名譽，當時還要失掉最後的麵包，而你們却怡然自樂……」

她這一切說得急速，幾乎氣也不透，聲音中帶着尖厲的嘲罵，眼中現着犀利的譏刺。

「你也怡然自樂了，」她苦笑了，「請你恕罪，我要說：承你好意而揀選我爲你娛樂的目的，但我不識抬舉，要從一個古老的故事中引出這句話來對你說：你們

的荒唐胡鬧，對你們是快樂，對我們却是致命傷……」

說了這話，她在那瞠目驚詫的青年人面前經過，走到大門那邊去不見了。

那婦女之王獨自留下，低着頭，用手拈着小鬚髭，驚駭的，目光下視着地面，這樣他站了好久。他臉上看得出慚愧和惋惜。他爲自己的失敗而惱羞，又爲那個美婦人的抗拒而惋惜，他覺得她姿容嬌媚，她愈抗拒，他愈覺得她可愛，可惜她就在他眼前飄然而去了。他看見她眼睛炯炯發光，前額佈滿愁雲，雙唇因驕傲的受苦而發顫，當他看見這些的時候，也許他內心震蕩起一種嚴正的感想來，也許他覺得自己行爲太壞，無意中損害了別人。啊，是的，是無意的！「你們的荒唐胡鬧，對你們是快樂，對我們却是致命傷。」她是這麼說的。

他有什麼念頭？他存心要殺人嗎？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比謀殺的惡念離開他多情善感的心靈更遠了；他的思想毫無造成悲劇的傾向，他生平最反對的也莫過於殺害的念頭了。可是她却說得他那麼厲害！她眼睛冒出那樣憤恨痛心的閃光，她又是那麼蒼白，那麼美麗！阿萊這時毫不躊躇地寧願放棄幾年無思無慮的幸福生活，但求能再見她，向她求恕，如果他確已犯了過失，也寧願設法補救，然後送她到她的住所去。啊！但是她的住所在那裏呢？他不知道。他蹙着額，不耐煩地彈指作響，抬起頭來，幾乎

怒氣沖沖地喊道：

「現在我大概再也不會找到她了！」

同時有一個年青的小姑娘，幾乎還是女孩子，從街上跑進大門來，身穿緊身小皮衣，鞋子煞是美觀。阿萊一見她臉色登時轉變了。他急忙取下帽來，向那美麗的小姑娘行禮，滿臉陪着笑容說：

「我好久不見依萊諾爾小姐了！」

那小姑娘顯然對於這相會有些不滿。

「啊！阿萊克桑特先生真是有禮，真有禮！整日你沒到我家裏來。祖母和姑母已說過幾次了，說阿萊克桑特先生不知禮。」

「小姐，」他柔和的說，「心是專向着你們家裏去的，但理智却不從心，不讓我來。」

「理智！這倒很有趣的，理智爲什麼不讓你來會見我們？」

「我恐怕自己要不安起來！」婦女之王低聲地說。

小姑娘臉孔羞紅起來，一直紅到耳根和髮根。

「不，不要害怕，常常到我們這裏來，因爲要不是這樣，祖母和姑母定要見氣了

「你呢？」

兩個人一會兒沉默着。小姑娘的柔眼凝視着在那大禮拜堂地板上突出的一枚釘，那勝利者的眼睛在計算那從帽下蓬鬆出來垂在她白額上的一束束的金髮。

「我也要發脾氣呢。」

「啊！要是這樣，我要來了，一定要來了。」

那小姑娘跑進院子去，阿萊不敢追進去。因此，他覺得緊追女人，專對貧苦的婦女，原無不可，但跟一個有聲望婦人的女兒，斯惠葉支小姐，常常在庭院裏閒步是不合禮的，因為她家裏常有客人來往，而且據說她遣嫁時將有值一萬五千元的嫁資。

阿萊走到街上去，眼前還恍惚移過兩個婦人的豔形：一個是貧苦的女工，怒眼中冒火，一個是金髮玉頰的小姑娘。他已茫茫然，不知那一個更美麗，更能使人迷戀。

「那個，——他想，——是驕傲的狷忿的女神，而這個是嫵媚的溫婉的小女神！科學家說得好：大自然界中正藏着無窮的寶物！多樣的色彩，多樣的種類！要是有人要去選擇，他會弄得昏頭昏腦，神魂顛倒。但爲什麼要選擇呢？Tous les genres sont bons hors le genre vieux et laid！」（一切種類，除了老與醜的，都是好的。）

「男子！像飄零的游絲一般可憐！你，浮浪的少年！」
但馬爾姐呢？

經過幾次絕大的刺激，馬爾姐重新陷入天天爲生活打算的困境。從那書店主人得來的六塊錢，她用來償還了多時未付的房租，因而取得在閣樓上再住兩星期的權利。
「你還欠家具和錢呢，」那房屋管理人說，伸手去取她手中的錢。

「把家具拿去罷，我沒有錢來付了。」

住在二層樓上的某某夫婦兩人在他們廚房，或前室裏正缺少幾隻椅子和一張床。晚上這些家具已不在馬爾姐房裏了。她把那很少的被褥鋪在赤露的地板上，隨後她在火爐前地板上坐了下來。耶娜在火爐的彼方坐下。這時那婦人的姿態幾乎是僵硬似的，小孩蜷縮着四肢，寒顫着，因受難而震抖着。在那薄暮的灰闇色中，在那寥廓的房間的沉靜中，兩張蒼白的臉構成一幅悲慘的圖畫。這圖畫還有些神祕的黑影。兩個不幸的生命坐在那裏，在一隻黑黝黝的爐灶的冷酷的隙洞前。她們的結果將是怎樣的？

耶娜這夜不安而且斷續地睡着。

直到此時，倘使她日裏號哭不息，夜裏至少可以熟睡。但這晚上她最後的玩具已不見了，那兩張跛脚的椅子，是她在稍安靜的時候玩着的，現在使她像喪失了摯友一

般地抱怨，憐惜牠們。現在她已沒有談話的朋友了，往日她原向牠們哭訴過自己的受難，寒冷，饑餓，和安東尼娜的痛打的呀！尤其是那一次，她被打以後，她紳良的天性使她不願把痛苦講給母親聽，在這種情形中她也祇有那兩隻跛脚椅子可以安慰她。她見人家來把椅子，把她所愛的跛足的老友，搬出去的時候，她放聲號哭，幽怨的哀啼；後來她在地上躺着了。這時她也許回憶起她長久以前的四周圍着欄杆的烏木小床，床裏放着繡花被，而且她以前從被上虹霓似的彩色花紋，她還學會了辨認顏色，懂得欣賞牠們的美麗……

時已將半夜。那小孩在地板上輾轉着，夢中不時呻吟號哭。馬爾妲坐在地板上爐灶傍，在目不見措的黑暗中怨恨的責難自己。

她痛責自己，追悔自己對斯惠葉支太太的忿戾的舉動。她爲什麼因了被觸怒的傲氣而使性？她爲什麼離開了這個至少也可以過活的地方？這是真確的，她所受的侮辱是不該當的，致命的，靈堪的，但這有甚麼關係呢？一個處境如她的婦人有因觸怒而就此將自己最後的黑麵包投在觸怒者眼前的權力麼？她全無能力從卑賤提拔起自己來，同時又不能忍耐環境的打擊和冒犯，這是何等的矛盾！自己無能而捐身於一個善於利用這種無能的婦人手中，但過後又要向她要求對自己的尊敬和公平！這是何等的妄

誕！

「不！」馬爾妲想，「活在世上的人，有強弱，也有貴賤；不外二者之一。人應該有能力守住自己的尊嚴，否則莫想妄求。我懦弱無能，因此便該卑賤。我不能昇到使人尊敬的位置，所以我不能要求人來尊敬我。況且人家爲何要來尊敬我呢？我尊敬自己麼？我應該保護我的女孩，但我仍然沒有給她什麼，那末我能對她無愧，不受良心責備嗎？我能否無愧於心，想到自己像無力的棉羊被一隻不誠實的手牽引，讓牠（而且求牠）從我的工作 and 血汗裏爲她和她的子女創造出財富來？人們和社會又怎樣議論我啊？有的拒絕我不中用的工作，有的知道我不中用早就拒絕了我，還有人卑鄙地利用我，最後一個人甚至不當我人看待，當我不像他一樣有美德和尊嚴的人，祇當我是一個可以……買的婦人！那我爲什爲向斯惠葉支太太妄求全世界的人都拒却我的東西，我自己也不能向別人向自己求得的東西呢？」

灰闇的冬夜已盡，天已破曉，馬爾妲還是坐在老地方，兩肘支撐在膝上，頭深埋在雙手裏。她覺得自己十分卑賤，她想到昨天她還妄求人們的尊敬，不禁暗地裏好笑起來；她決定此後不再奇怪自己的降低，不要對那觸怒她揶揄她的人再發怒言了。

伴着晨曦透進頂樓房裏來的，便是日常生活的需要。馬爾妲從袋裏取出一枚十五

分錢的銅幣。更多的錢她已沒有，賺錢的工作也一種都沒有了。

「我該去乞求！」她忽然想。

她走向城裏去，向着那熟識的書店。她想去求教那個給過她工作又給過她施舍的慈善的商人。

推開書店的門時，馬爾妲陡然感到一種奇異。在她未走出門之先，她想很難跨出門限了，正像她以前未開口求乞前便羞紅了臉，羞得說不出話來一樣。其實她錯誤了。她的心並不劇跳，前額並不漲紅，當她的目光遇着書店主人的目光的時候。

他和往常一樣站在帳桌後邊，身略俯在一堆票紙上面。他聽到鈴聲後抬起頭來，他的前額不比頃刻前那樣恬靜了，他眼中有不安或憂愁的神情。顯然他有些慌亂或窘促。也許他所企望的營業失了利，或則他家庭中有人患了病？他顯然不願從他的工作分心的樣子，把和善的目光轉向着來訪的婦人。馬爾妲也看到這一點。如果這是在幾日前的事，她竟會退將出去，或者至少也要隱藏來意，但現在她却逕自向賬桌走去，和那書店主人交互行禮，說：

「蒙你好意，先用勸導和施舍來幫助我，因此我又來……」

「我今天怎樣幫助你呢？」

他說得很謙和，但比上次却較冷淡了。他的眼睛時時轉望那些橫在他面前的紙張

「我本來在一個縫工場裏做工，每天祇有二角錢；但如今連這個工作也失掉了。你可知道有甚麼地方適合我去……」

那書店主人低下眼去，一時站着無言。

他先時的慌亂中，又加進了惶惑和不耐煩的神情。

「哈！」他過了一會說，雙手做了做手勢，表示惋惜，「怎樣辦呢？太太！人總得有點能力，人總得有點能力……」

他沒有說完他的意思，便靜默了。馬爾妲兩手捏着頭巾的兩端。

「那麼，」她過了一會說，「我怎麼辦呢？」

她這樣哀求似的說着，以致那書肆主人突然舉起眼來，對她留心的一看。她說話帶有一種短促而銳厲的聲調，她深陷的眼睛裏燃着火，但不像以前的槍痛，沉默，感動，哀求，却如一種壓住的怒火。看她的神氣，暗聽她的聲音，便可以猜想，她惱怒那個和她講話的人，彷彿她在暗中責備他害了她。

書店主人沉思了一會。

「我很憂心，」他說，「我十二分的悲哀，看見我所熟識並且尊敬的一個朋友的夫人現在處境如此……想來我總還可以替你幫忙……雖則這不過是一種新的嘗試。我有個朋友，里脫可斯基夫婦，正缺少一個……一個房間裏的女傭人……倘你願意……要這種位置……」

「我請求你，我要的，」馬爾妲幾乎不加思索地說了出來。

「那末，我就寫個字條給里脫可斯基夫婦。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帶了我的名片去找他們……」

「我一定去，」那婦人說。

那書店主人急忙在一方小紙上寫了十幾個字，隨即把牠遞給那等候着的婦人。他寫得很快，他非常不安，而且很是痛苦的样子。把信交去後，他低了低頭。

這個行禮顯然是送別，好像在說：我沒有功夫，我再也沒有辦法了！馬爾妲走出了書店。她手中的信是不加緘封的。她把那張對摺的信紙展了開來，在手中轉了幾次。她似乎在那紙張的各部份中找尋什麼，她腦中當真閃現出一個思想來，以為那書店主人像前次在她稿本中一樣會在這張紙裏放進了什麼施捨。但這裏面却並沒有什麼佈施。馬爾妲想：可惜他沒有給我些什麼！

那書店主人是一個慈祥的人，時常伸出憐憫的手來救助別人。但話雖如此，那雙憐憫的手對於需要牠們的人，總未免有些不便，而且這雙手也不是隨時樂助的。慈悲的人當然也不能時時刻刻佈施別人。做好事原是一種奢侈的裝飾，每天的麵包總得有工作的代價。慈悲的人在做本分的工作時，當然不願對任何人佈施。

怎樣的變化！馬爾妲在幾月前接受了濟財，要呻吟浩歎，而如今她反而情惋沒有得到牠！

她看了看手中那封信上的地址，隨即向斯惠安托克里斯加街走去。過了幾分鐘，她已在一座富戶的住宅的廚房內了。她把那信遞給一個女廚役。女廚役得信後，便趕進屋裏去，馬爾妲在一條凳上坐下。她在那裏坐了大約十分鐘。里脫可斯基夫婦顯然在考慮，或者商議。十分鐘過後，來了一個還不上年紀的婦人，外貌娟娟，衣衫富麗。她手中執着那書店主人的信。她走向馬爾妲去，馬爾妲見她便站起身來，安詳地看了她一會。

「請勿見氣，太太，」那女主人聲音略帶慌亂的說，「幾日前我們確要一個女傭人的，但此刻已不要了……我很抱歉……請原諒！」說完了話，女人向那站在她面前的婦人行了一個禮，比常人對候補女傭人格外謙恭，隨即離開了廚房。

她走進去的房裏，有一個蒼老的男子坐着，嘴裏啣着烟斗，還有兩個年青的姑娘坐在窗邊繡花……

「哦？」那略帶蒼老的男子問，「你不用她麼？」

「自然囉，是一個官員的寡婦……她自然另有所想……這樣纖弱的……她怎配打掃房間，或者整個鐘頭留守熨斗……她顯然不會掃地熨衣。我們倒反替她留心，受她牽累，別的沒有。」

「這倒確實，」這壯年婦人的丈夫說，「但拒絕了她而不替她設法，也難爲情。她分明很貧窮，如果照你所說，她是那樣纖弱而又是一個官員的寡婦，又願做傭人。我們總得要設法……」

「但是，我的依格基，賴何萊西先生信中說，她有一個小孩！別的不說牠，我們能否接受一個女用人連小孩都帶來的？」

「的確，的確！有小孩總不能，這太麻煩了……誰又知道，這小孩是怎樣的……但她是賴何萊西介紹來的……我恐怕不好意思拒絕她，他也許要歧視我們以爲我們太無情了。」

「好！我們就給她些東西罷！我甯願次給她，甚至於一塊錢，而不願把常時的

牽累……煩勞……拉到我身上來……而且還要接收一個別人的小孩到我們家裏來……」

馬爾妲已在街路上了，忽然聽得背後有急步的聲音，和兩次的呼聲。

「太太！太太！」

她掉轉身來，便看見一個美麗年青的小姑娘，身穿溫暖的上衣，向她急急奔來。

「太太，」那小姑娘在那寡婦前站住了開始說，「我的母親命令我來向你道歉，因為你好意而來竟空手而去……今天天氣很冷，你來的時候已經疲倦了……我的母親懇求你原諒……」

她這樣跑來，慌張失措的說着，說到末了她又非常畏怯的伸出手來，手中有一張一塊錢的鈔票。馬爾妲躊躇了一會，但祇有片刻的時光，然後她從那美麗的小姑娘手中接受了那張索索作響的紙，說了聲「謝謝」便走開了。在回家的路上，她買了一捆柴，一些兒黑麵包、劣等的麥粉和牛乳。麵包給她自己喫，牛乳和麥粉給她的小孩吃。

這一天她不再上街了。她預備了一頓牛乳和麥粉的食物，把牠傾入一隻瓷碟裏，然後把耶娜安放在牠前面。

但耶娜喫得很少。她沉默寡言，比平常格外悲慘。顯然她覺得她的小頭很沉重，

因爲她時時把頭支在那瘠薄的手上。後來她挨着母親在地板上坐下，躺在母親的膝上，隨即呼吸艱困的睡熟了。

第二天馬爾姐在晨光中瞧見她女孩的臉時，不覺吃了一驚。耶娜比昨天更加蒼白，從她那周圍有藍圈凹陷的眼睛裏透露出無聲但是刺心的訴苦。那年青的婦人不忍目覩，轉向窗去，痙攣地交叉了雙手。如果我再不給她的起居舒服些，她快發生疾病了……舒舒服服的起居，何等癡妄的念頭！兩三天後我已沒有柴來烘暖這房間，更沒有東西給她喫了！

「呵！」她隔了一會自言道，「沒有辦法了！我祇得去向斯惠葉支太太求罪了！」

她走到弗來脫街上去。推開那陰鬱的工場門時，她比走進那書店時愈加詫異了。她覺得十分委屈，但她渴望再被收容到幾日前她自願離去的那個地方，因此也幾乎沒有什麼委曲的感覺了。

斯惠葉太太見她重來，毫不驚異。她嚴肅的嘴唇上祇掠過了迅速的微笑，她的眼睛在眼鏡後面銳厲地閃光。女工們都抬起頭來看了看新來的人，有的好奇似地，有的帶着譏刺和惡意的自滿。在二十多雙眼睛矚視之下，馬爾姐覺得熱血往前額和面頰奔騰。

這是一種難受的挖苦，幸而不到一秒鐘，這感覺便和緩下來。女主人和她的女兒停止了工作，顯然在等候她第一句話。

「太太！」馬爾姐轉向着斯惠葉支太太說，「兩天以前我脾氣不好……我因你的話而動怒，竟無禮的跑掉。我要求你饒恕。如果你准許……我還想在這裏做工。」

斯惠葉支太太的臉上，先時看不出驚異，這時又看不出勝利的表情。她祇是溫和的一笑，頭諛然一搖。

「呵，我的斯惠克太太！」她聲音婉曼的說，「我不惱怒……有甚麼，啊，慈善的上帝，有甚麼要緊呢，聽受怒罵有甚麼要緊呢，我們的救主命令我們早晚誦讀這句話：寬恕人的罪過，人也寬恕你的！倘使我惱怒斯惠克太太了，我不是拂逆上帝的意志了麼……但收容斯惠克太太到我們工場裏來，却不能了，我很抱歉，但我當真不能了，因為在斯惠克太太的位置上，我已在前天換了個別的女工……」

說着最後一句，她用手中的剪刀指着一個年青的婦人，坐在馬爾姐以前的坐位上的。

「我們的工場，靠上帝賜福，總算是名譽最好的……尤其是我們不用機器，因為機器是斲喪工人的健康的。因此工人都踴躍的來都爭先恐後。真是踴躍！每天總有

一二人來求工作。因此我們從不缺少女工，但多收容却不能，因為我和我的女兒都不願加多工作。所以現在我們有了充足的女工，甚至過於充足的女工後，斯惠克太太的地位……」

「但也許，媽媽，為斯惠克太太找個工作終還可以罷，」那面貌醜陋的姑娘俯向她的母親低語着說。

她已對馬爾姐好奇地端詳了幾時。她那眯小着的乜斜的眼睛裏，已現出憐憫的樣子。

但斯惠葉支太太聳了聳肩。

「不，」她說，「我沒有別的工作了，沒有了！斯惠克太太是自願告退的，我們不能爲了再收容她而斥退那天新來的莎菲小姐。」聽到這句話那坐在以前馬爾姐位置上的少婦抬起頭來，對女主人幾乎惶恐的一看。

「你不要我了？」馬爾姐問，「我一點希望都沒有了？」

「一點都沒有，親愛的斯惠克太太，沒有一點了！我很抱歉，但位置已被人佔了……我不能。」

馬爾姐把頭幾乎不能察見地低了低，便走出工場去。在開門的時候，她在背後聽

得很低的語聲和更低的笑聲。她知道，她是二十多人的嘲笑，或是徒然憐憫的對象，背後被無形的針刺着，她不禁胸中冒出怒火，額上又是灼熱了。但一到街上，她却祇被一個思想所主宰着——我不能赤手空拳回去！我今天定須把房間溫暖一下，預備些肉食給我的小孩……否則……她將生病了……一時她茫然不知何處去，向左右亂走，有時停住在路當中，低了頭，沉思着。後來她不再彷徨，像受了靈感似的，她開始沿着特羅格街按着定向走去。走的時候，她時常留心看着商店的玻璃窗。在一間有玻璃窗的商店前，她站定了，這便是一升珠寶店，不十分闊大，也不十分華美，她顯然要找這店，因為她想了想便推開了那在幾級石階上面的玻璃門。這商店的外表欺騙了她。這商店不若外表看來那樣的簡陋。反之，在一間廣大的堂屋裏，安放着許多金銀和珠寶。但因為外表裝飾的不巧妙，也許故意這樣，這商店的宏富不能表現給大眾看。這商店外表的簡陋是出於主人的意思，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店員及助手（或許是學徒）中間，他自己也親手作工的。他是一個身材矮小，頰紅而有些蒼老的人，在一雙棕褐色的眼中，顯示着溫和的微笑和靈活的機智。見了一個婦人進來，他立即站起身來，謙恭的問她要的什麼。

「請你原諒，倘使我來得不巧，」馬爾姐說，「我想，你也許要買我的一件金器

「爲什麼不，太太，爲什麼不！」那有機智的晶瑩的眼睛的珠寶商人說。

一時沒有回答。馬爾姐站在商店居中，眼光下視地板，她的臉孔白如石膏，僵硬似的緊張着。我們可以說，她是已將結束和她內心的談話，而將說出最後一個字了，這個字是她經過了和內心爭鬥才敢說出來的。

「那末是甚麼東西呢？」那珠寶商人又問，不耐煩的目光對他那中斷了的工作看了看。

「結婚戒指！」那婦人回答。

「結婚戒指！」那珠寶商人慢吞吞地重複着。

「結婚戒指，」珠寶商人的助手們低微地說着，抬起頭來。

「結婚戒指，」馬爾姐又說了一遍，把手從那不雅觀的圍巾底下伸出來，從那瘠瘦的手指上拉下一隻金指環來。同時她的脚也抖動起來，像個快昏倒的人似的，無意識地在找尋可以依靠的東西。

「請坐，太太，請坐！」那珠寶商人叫說，他嘴唇上的和善的微笑已全然消滅了。一個助手把一隻小坐榻推給馬爾姐。但是馬爾姐並不坐下。自從她貧窮以來，現在

走上了一條最艱難的路。走這條路，對她也是最痛心的。當她把那金指環拉下來的時候，她恍惚覺得她又是一次和她那永不能忘却的幸福的過去以及世界上唯一最愛的人永遠分離了。她心裏抽搐起來，頭腦裏嗡嗡作響了。

但這個剎那間的時光快過去了。她用着意志的全力要把那漸漸浮蕩開去的意識抓回來，於是她把金指環遞給那珠寶商了。

「這是出於萬不得已麼？我的上帝，這是出於萬不得已嗎？」

「是出於萬不得已的，」那婦人只好直捷了當回答。

「啊！假使你願意這樣，那末你把這個東西脫售給我，比售給別人好得多了。你至少可以得到牠完全的價值。」

這樣說着，他已站在一張滿放着玻璃匣和金器的桌子背後了，他把那金指環投在一個不很小的銅秤盤上。兩種金屬相擊，發出純粹而悠長的鏗鏘聲。

「好金子，」那珠寶商說。

馬爾妲把臉孔撇開了那動盪着的秤。一個她未經注意的現象，攝住了她的目光。這個現象是很簡單的。在一張長形桌子的兩旁坐着五個年青人，年紀大約自十五歲到二十五歲，手中握着精細的器具。有的在大小各樣的寶石上彫刻花紋並且磨擦，有的

在支撐在三脚鐵架上面的火焰上鎔金子，祇有一個是在打樣，繪畫頸圈，手鐲，針飾，指環，袋錶殼子和種種裝飾品的模型。馬爾妲全神貫注的看着每一對的手，在那長形桌子邊活動。她的眼睛起先呆滯，此時閃起強烈的光來。這雙眼裏看出近於貪望的好奇。這幾分鐘的觀察，她看見了許多的珠寶商技術的底細，並且了解了牠的真相和性質了，這在一個處境完全不同的人，即使經過幾小時的觀察，也是做不到的。

「請你聽我說，太太，」珠寶商在桌子後面說，「你的戒指值三塊半錢。」聽得了這個聲音，馬爾妲從那些工人轉過臉來，連忙走到那珠寶商人站着的桌子邊去。

「先生！」她說，「這幾位都是你的助手？」

「是的，太太，」珠寶商回答，對她不意而來的問語有些奇異。

「也是你的學徒……」

馬爾妲把目光深深地注射着那站在她面前人的臉。

「先生，你可不可收受我做你的學徒和助手？」

「你，太太，你！」他啞啞的說，「那麼怎樣……但是……」

「是的，我，」那婦人口氣堅定的說。「我現在沒有生活的方法……我看，珠

寶店裏的工作是我能力所及的，至少在我看來，我做起來倒很精當呢，因為這種工作首先要有藝術的趣味，而我對於藝術一門可以說是略有心得……自然，開頭你總要教我，但並不要長久……我敢担保我做起來很精明，並且很容易學會……我只要有極其低微的酬勞……不論怎樣都行……」

那珠寶商不再奇異了。他理會了那帶着結婚戒指來脫售的婦人要的是什麼。他的低矮的前額分明緊蹙着了，他那靈活的眼睛表示着踟躇不安。

「你看，太太，」他開始說，「老實說，我們這裏是沒有學徒的；這幾位先生都是有能力的，熟練的技師……」

馬爾妲向那些工人坐着的地方看了看。其中有一個打樣的，剛纔站了起來，走進隔壁房裏去了。

「我會得畫圖樣，」馬爾妲說，「這就是說，」她立即改正了話，「我的圖畫程度可以供給裝飾品上的圖樣。」

她這樣急速說着，便向那長桌走去，在那打圖樣人剛纔離開的位置上坐下。在長桌邊工作的那些年青人，各把自己的椅子移開了些，中止了工作，對那在他們中間坐下來的女人注視着，又驚訝又譏刺的樣子。那珠寶商人並不譏刺，但也驚訝似的看着

她。她什麼也不顧，什麼也不見。她取了一枝鉛筆，便在一張剛巧在她面前的紙上畫了。商店中統統着沉靜。在那俯頭畫圖的婦人臉上浮現出微紅來，她的胸脯緩慢地呼吸着，那隻手堅定的動着，毫不顫抖，在那張紙上劃出短而細的輪廓來。

那不多時前走到隔壁房裏去的畫圖樣的人，這時回來了。但看見他的坐位已被一個婦人佔住着，他在門限邊站住了。這是一個二十三歲光景的男子，服飾精美，頭髮是燙過的。他把雙手放在腰袋裏，懶洋洋地依在牆角上，雙唇微笑着，不時用眼睛來和他的同僚交換意思。

「但是，親愛的太太……」那珠寶商人略為不耐煩的說。

「快了，快了！」馬爾妲回答，眼睛仍舊注視着她的工作。

過了一會她站起身來，把她畫好的圖樣遞給那珠寶商。

「這是手鐲的模樣，」她說。

那珠寶商很留心地看着圖樣。這圖樣是畫得很工穩並且美麗，畫成一簇美形的闊葉，闊葉用平圓的弧線連貫，而弧線又用兩條蠕曲的幹枝圍住。

照這個模樣做出來的手鐲有兩個好處：既簡單又雅觀。

「好看！這是不能否認的！很美！」那珠寶商人說，頭向左右略略側着，把那圖

樣端視着，很滿意的樣子。「很美！很美！」他過了一會重說，但這時已有些窘了。「你的圖樣，太太，對我是很有利益的，但是……」他猝然停住了，顯然窘得不知怎樣說出他的思想來纔好，他用手去摸他那略帶蒼白的濃髮。

站在門口的年青人繼續微笑着。

「呵，我的上帝！」他聳着肩說，「倘使你遲疑着不接受這位太太作圖樣師……怎樣說呢……哦，女技師……」

一個十五歲的坐在長桌子邊的少年猝然大笑起來，那衣冠楚楚的年青人續說：

「倘你所以不肯答應這位太太的要求，爲的就是我；那我請你不必顧慮。你知道我就使在你這裏工作也不上幾星期了，因爲我確知那時我將在華沙城內一個建築師事務所裏找到工作了……」他說着，聲音略帶譏刺，但是漫不在乎。他看來早已把那珠寶商店看成謀更高地位的驛站。

「是的，是的，」那珠寶商說，「我知道你快離開我們了……但我終不能……」

「這位先生你給他月薪多少？」馬爾妲攙着說。

珠寶商把那衣冠楚楚的少年的薪水數目告訴了她。

「我只要一半數目，」那婦人說。這時那珠寶商人已用雙手來搔他的頭髮了。

「啊！啊！」他叫說，從一張桌子走到別一張桌子，「你把一個難問題迫進我腦裏來了。」走過的時候，他又對馬爾姐所畫的模樣瞬視一眼。

「真美！我不能不承認！很美麗！」

「啊！啊！」他重複着，他那機智的眼睛不安的向周圍環視。他顯然他在和自己爭鬥，或則他心中在想，用進一個便宜的女工，恐怕是一種新奇的破例。

他在商店當中站定，看着他的助手們，用詢問的語調說：

「啊？怎麼？」

這兩句簡潔的問語，似乎是對自己而發，但他的目光却碰見了那坐在長桌邊的四個工人的臉，像碰見了明顯的答語一樣。在這四張臉上看見略微的詫異，但有很多的譏刺。那衣冠楚楚的少年幾乎高聲地笑起來，而且像故意要逞情地大笑似的，他把身子一跳往隔壁屋裏去了。

這些人爲什麼撲嗤撲嗤的譏笑呢？這是很難回答的，或者說得切當一點，他們的嗤笑大有可疑的地方。但珠寶店主人却從他們的笑裏，斷定了他的恐懼不無根據。他用兩手做了一個激昂的手勢，對馬爾姐看着，叫道：

「無奈，你是太太，是婦人啊！太太！」

這叫聲全出於衷心。裏面還有一個實利主義者的惋惜口氣，惋惜他因為與他無關的緣由，而失掉了一樁好交易。

馬爾姐倏然一笑。

「我是婦人，」她說，「是的，這是真的，但這有甚麼關係呢？我會畫圖樣……

……

「哦，是的，是的！」珠寶店主人叫說，搔着頭髮，在他助手中間坐下，「但你看，太太，這將是一件新奇的事，是空前的新事……我自認，我是不很愛新花樣！你看，在我這裏工作的，都是年青的人……社會上閒話很多……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我懂得的，」馬爾姐插入說，「我感謝你為我說明，但這個我早已知道。你願買我的指環嗎？」

「要買的，親愛的太太，我要買……」

他急忙站起身來，奔到另一張桌子去，拉開抽屜來，想了一會。

「這便是那戒指的價錢，」他說，給那婦人兩張鈔票。

馬爾姐低頭示敬，旋即掉轉身來向門外去，到了門限邊的時候，她又轉身過來向着那商店主人。

「你對我說，我的戒指值三塊半錢，但你給了我四元。我不是多取了半塊錢嗎？」

「但是我想，」他喃喃地說。「我想……我想……我要……你，太太，替我畫了一張圖樣……」

「我懂得了，」馬爾姐截斷了話說，「謝謝你！」

從她帶着貧窶和急切的需要，往一家家的門裏走的時候起，這是她第幾次找不到工作而得到施捨了？

離開了珠寶店，馬爾姐並不哭，走路也不比往常快，也不比往常慢。既不流淚，也不微笑，更不呻吟，她一直往自己的住屋走去，步武勻緩而不慌亂。在一個鐘頭前，她想得了賣戒指的錢，今天還要買一捆柴來使夜間房裏稍稍溫暖一下，再買些食物來煮一頓飽滿的晚餐給小孩喫。但她終於沒有實行她的企圖，她沒有到食物店裏去；她可以說是已經放棄一切，忘却了世上的一切，或則她已沒有往前走的力量，除了她頂樓上赤露而寒冷的窩巢以外，她已沒有往別處去的勇氣了。在這一天以前，每次當

她回家的時候，她在樓梯上老是急步的奔跑，但現在她却走得很遲緩，幾次在較粗糙的級步上顛蹙起來，大概因為薄暮的幽暗遮掩了樓梯，或者她不能用她昏濛的眼睛看清面前的一切。她向坟墓般沉靜而冷寒的房間走去，斜着眼對那蜷縮在爐灶前的小孩看了看，並不和她說話，把頭巾取下來，然後走到地板上的床鋪去。她的眼睛蒙着一層晶亮色，對着空間凝視着。社會的落伍者！她低語着，倒坐在地板上，不動的輪着，臉孔深埋在被窩裏，雙手交叉在腦袋上。耶娜走過來，說得貼切一點，匍匐而來了，在她沉默着的母親身傍站定。在床鋪的腳後頭坐下，用那雙瘠瘦的寒顫着的臂膊圍抱她翹起的兩膝，然後把顯然很沉重的頭靠在膝上。

房中統治着沉靜。祇有窗外低低地在廣場上，那大城市喧鬧着，不時送進滯澀的波動的回響來，送到這個上帝和人們所棄的地方來，那裏一個婦人和一個小孩在貧寒中凍僵了，臨死似的掙扎着。

馬爾姐仰臥在冷硬的牀鋪上，毫不動彈，腦中一無思想，胸中除了臨死似的疲倦而外別無感覺。祇有適當而有酬勞的工作，是最有效，也是唯一有效的防止身體和精神疾病的衛生之道。但最能戕害身體和精神而能置人於死地的，莫如走盡了工作之路，遍尋而不可得了。

馬爾姐目前已無路可走了。雖然還有一條路對她總是展開着的，可是這條路要引她到客洛拉斯加街上那所住屋去，要走這條路便不得不對那前額頹萎的披撒着雲髮的婦人說：我回來了！你說的是真話！我不是人，祇是一樣東西！但在那年輕婦人心胸中隱匿着本能，情感和回憶，這些都留住她不放她去，以致使她一想到這件事便毛骨悚然了。因此她確沒有想起這個，正像她這時什麼也不想一樣。猝然間她恍惚中聽得一種胸斬似的不可止住的咳嗽聲。這個咳嗽聲使她全身寒慄起來，很快地把她從僵硬的姿態中驚醒過來，她急忙抬起身來，在牀鋪上坐直了。

「耶娜是你咳嗽嗎？」

「是我，媽媽！」

母親的聲音是顫抖而乾澀的，小孩的聲音是低弱而且胸胸的。

她疾速地把小孩抱在臂懷裏，捧在自己膝上。她用手掌撫摸那灼熱的額面，手伸到小孩的胸口去，覺得胸底下的那顆小心靈的被撕裂似的狂跳着。

「啊，我的上帝！」那婦人喟然深嘆，「祇要不這樣！什麼你都可以，祇要不這樣！」

在暮色的昏暗中，她看不清楚她小女兒的臉孔。她旋即點亮了那盞小燈，把那五

歲的女孩像嬰孩似的抱在臂懷裏，將她的頭顯露於燈光中。在小孩的面頰上，炎熱的紅痕歷歷可見，巨大的腫人帶着深入而默靜的訴苦，呆瞪瞪地看着她的母親。她又咳嗽起來，沉重的頭無力地垂依在母親的臂上。

時在半夜光景，一個頭戴黑色頭巾的婦人，從那高屋的樓梯忽忽地奔下來。她周圍幾乎全是黑暗，但她却不像幾小時前那樣顛蹶起來，也不在粗糙的梯級上跌倒，走的時候又不停步透氣。她可以說是像生了兩隻翅膀，而這實在並非全無意義的譬喻。痛苦和恐懼帶着她疾走，幾乎使她身體浮空上升似的。

過了一個多鐘頭她回來了，但不是一個人回來。伴着他來的是一個年紀還輕的男子，戴着文雅的帽子，穿着富麗的外衣，他們走進了房間，便回到地板上的牀鋪邊。那小孩臉孔灼熱得通紅，幾乎不絕的咳嗽着，呻吟着，在地板上亂滾着。

醫生向周圍投視了一眼，顯然是找尋椅子。不見椅子，他便曲着一膝跪立在地板上。那婦人立在牀鋪的足端，默默的不動，眼中現着悲愁的表情。

「這裏多麼冷！」那男子說着，站起身來。

那婦人默然無言。

「我寫在甚麼上面呢？」

窗檻上面有一個墨水瓶和一張紙。那醫生側着身寫了藥方。

「小孩的呼吸管有些發炎，這病名叫支氣管炎，把房間弄得暖熱一點，並且要準時給她服藥。」

他又說了幾句話，旋即從地板上把帽子抬起。那婦人從袋裏拿出什麼東西來，伸出手去給他手掌裏的錢。醫生又向周圍迅速的一看，但不伸出手來。

「讓牠去！」他說着已在門限邊了，「讓牠去！小孩身體很弱而且憔悴得很。這場病一時不易痊癒，需要許多藥哩。明天我再來罷。」

他去了。那寡婦跪在低矮的床前，把自己的胸脯偎貼着小孩。

「啊，我的小孩，我唯一的小孩！」她微語着說，「饒恕你的娘，饒恕你的娘！我不能給你溫暖和滋養，我害你受寒挨餓！你瘦弱而且憔悴到如此……又生了病……」

……啊，我的女孩……」

她無力地倒下去，頭磕在地板上，把兩手埋在頭髮裏。

啊，我是何等的卑微，羞恥，罪惡！

一個鐘頭之後，從城裏買來的藥已在小孩的傍邊了，天明日出，店鋪都開齊之後，那爐灶上燃着明晃晃的火，把房間內充滿了暖熱和活氣。

醫生的話顯然是正確的。耶娜的病延長得很久。醫生天天不間歇的來，這已是第十次了。那小孩還是發熱，她那艱困的似駒駒的呼吸聲在空廓的地板上邊回響着，石似鋸子的磨軋聲。

馬爾姐又在床鋪後端，不聲不響的站着。那醫生轉身向着她：

「不要失望！太太！」他溫和地說，「小孩可以痊癒的，但尤其是今天和明天應該特別留心，好好的看護她。今天這裏又是太冷了。溫度至少該再高十度的光景。我所開的藥，應該趕快取來，全夜不息的給她服。這藥也許太貴，但是這却是最後的：

……

他去了，馬爾姐站在房間中央，兩手交叉在胸前，目光釘着地板。

增高房內的溫度，用甚麼呢？買藥！用甚麼呢？

她袋裏已沒有什麼錢，甚至於一角錢也沒有了。小孩生病的第一天，她還有四塊錢和幾隻角子；但這個寶物已被天天燃着火的爐灶和馬爾姐每天去幾次的藥房所吞盡了。

她現在已不撕扭頭髮，不撲到地板上，十分委屈的痛打胸膛了。她幾不及往前馬爾姐的影兒了。她那消瘦枯黃的臉，現出受難的神色，苦難現在已成爲她精神的常態。

了，鑽進她身體的每一個細胞裏去，在她胸膛和腦裏沸騰着，雖則毫無聲息，但是不絕的。那婦人轉成藍色的嘴唇緊緊的閉着，像是一個慣於咬緊的牙齒忍住呻吟和吶喊的人，她的失了光輝的眼瞳昏朦的向四周看。

也許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賣掉的？

沒有，房內祇有一條布褥，那患病的小孩便臥在這上面，一條棉被，她呼呼作聲的胸脯便在這底下呼吸，還有兩件襯衫和幾件破舊的小孩衣服，已不值買一捆柴的價錢了。那婦人無力地垂下手來。

「我將怎樣辦呢？」她對自己說，「我還能做甚麼呢？我躺在她身傍和她同死罷！」

忽然那小孩在牀鋪上動了動，微弱地叫起來。在這叫聲裏響着驚喜似的笑聲，和沉痛的模糊的呻吟聲。

「爸爸！」小孩忽地叫起來，兩隻瘠薄灼熱的小手伸到空中去，「爸爸！爸爸！」

啊，上帝！一陣炎熱使小孩神志昏迷，以致她父親的形像在她眼前幻現出來，這形像久留不去，小孩向他微笑，訴苦似的對他呻吟，還百般懇求，要他救命！

馬爾妲頭上垂着，但這時却抬起來；她眼睛直到此刻是無淚而昏朦的，突然間流出酸淚來。她把雙手交叉着，眼睛蒙着淚光對那小孩目不轉睛的怔視着。

「你叫爸爸，」她從呼吸艱促的胸中迸出呻吟來，「他自然能夠救你，他先使房裏溫暖起來，給你東西喫，再買藥給你……」

她一會兒站着沉思。忽然她投過床鋪去，停住在這個上面。

「啊！」她叫說，「我也要救你！父親爲你工作……母親……將去求乞！」烈火似的熱紅泛上她黃瘦的面頰來，眼睛裏條地閃着堅決的光。

她把抹額圍在頭上，走下樓梯到那管屋人的住屋去。屋裏燃着火爐，在上面煮食物，爐邊坐着一個婦人，戴頭巾而穿骯髒的鞋子。馬爾妲在她面前站定了，一時跑得氣也透不過來。

「太太！」她叫，「願你可憐我……慈憐之心……」

「不消說你要錢！」那婦人傲慢地咕嚕着，「我沒有，沒有，那裏來的錢……」

「不，不，不是錢，我到城裏去要錢！現在請你稍稍在我患病的小孩身傍坐一下

！

那婦人做了鬼臉，很不滿意的樣子，但已不像先時那樣怒沖沖的了。

「我那裏有功失去坐在你小孩的身傍……」

那母親俯下身來，捉住了那又大又髒的粗手，放幾嘴邊來。

「爲了慈悲心，太太，爲了慈悲心在我小孩身傍坐一回罷……她時常要喝……今天她在床鋪上怪不安靜，不能讓她一個子留在那裏……」

她吻了不久之前殘酷地痛打過她的女孩的那隻手。

「好，好，她怎樣了！好，我去罷，去稍稍坐一坐罷；但不要去得太長久，因爲過了一個鐘頭，我的小孩要從學校裏回來，我應該給她東西喫的！」

寡婦在幽暗中走向大門去。

「我要去……伸出手來……求乞……」馬爾姐自語道。她跑出街去，停了一會，想了想，便向着斯惠安脫·葉爾斯加街上去。火箭似的翅膀，一隻是心痛，一隻是恐懼，把她帶着疾飛。盲目聾耳似的，不覺得行人的擁擠，不顧他們的詬罵和好奇的目光，她像電光一般穿過人羣；沿着人行道她急速的奔向那塊地方去，就是她在那裏碰見過一隻憐憫的手的。她到了那大門前，這大門是她曾經懷着欣喜，希望和驕傲而進去過的，她深深的嘆了一聲，沿着照亮的樓梯直奔上去，她手顫顫地按捺電鈴，房門立即開了，一個年青的，衣服整齊的，活潑的女婢顯現於門口，同時一股明耀的

燈光射進新來婦人的眼簾去，還有一陣嘈雜的人聲向她耳鼓裏直鑽。那寬敞的詩室被燈光照得明耀異常，在一扇通客室的門背後，喧嘩着，高談着，歡笑着多至數十的人聲。

「你要甚麼，太太？」婢女問。

「我有事要和羅特席斯加太太說話。」

「哦！還是明天來好呢。今天我們的先生們太太們在開星期晚會，客人也剛剛來齊，我的太太不能抽身呢……」

馬爾妲回到樓梯上去。那婢女隨即關上了門。這門裏邊確住着一個好心的，真誠的婦人，但她憐憫的手不能在這個當兒伸給馬爾妲。這是一件自然的事。憐憫的手有時仍未免無常。因為就是最慈祥的人也不能在一生中時時刻刻都做慈善事業的。不但是那些刻不容緩的職務和個人的心事，還有那些社會上的應酬羈住他們，他們雖是好心，但外力強迫把慈善的手牽到別種目的和作爲上去，不許牠們在這個時候做貧苦人的靠柱。

馬爾妲現在走了，或則確當一點，跑到客拉可斯基。比爾特米西街上去了。自然她又想着那好心的書店主人了。但她幾乎沒有在門前停住，也沒有往玻璃窗裏張望的時

候，她已退向後去了。她看見書店裏有許多男人，幾個衣服華麗的婦女，還有兩個臉孔笑嘻嘻的男子，在那裏揀選書籍來買。

是在晚上九十點鐘光景，所以是在大城市裏外正沸騰着生活：街道上車馬雜沓，行人頻繁，喧闐聲令人頭眩。大城市內閃耀着富麗的衣服，文化的產物變化無窮，房屋裏和街道上儘是一些奇麗炫目的東西，空間輝煌如晝，音樂聲時時從屋裏透出來。夜生活是大城市居民生活的一半或大部份，幾星期以來，這大城市的天空，每天祇有幾小時陽光。

客拉可斯基·比爾特米西街也充滿着活動，沸騰着生活和匆忙，尤其是這天晚上天氣清朗，霏霏的春雪落在還結凍的地上，把那白雲朵朵的天空掃得潔淨異常。這時天穹在大城市上面展開來，深高而圓，幽暗而滿綴銀星。

車輪輾轉的聲音不絕如雷，沿着那繁盛的闊街奔馳着。人行道上萬頭鑽動。街上明耀如晝，因為除了街上的煤氣燈而外，兩旁店鋪的玻璃窗也送出萬道的光芒來。

華沙最繁華的大街上，也從未如此熱鬧過，因為夜晚是游蕩的人也是幹正事的人的共同的時間。正經的人為休憩和娛樂而奔波，游蕩的人尤其歡喜他們最中意的東西：他們愛聽嘈雜的語聲，愛看形形色色的現象；耀眩的光亮，對他們有誘惑性的神祕的

幽暗，在這個語聲嘈雜的奔波的人羣之中，不消說有很多慈善的心靈，可是這些心靈這時却被別種慾望所佔有。旋風捉住了他們，夜晚使他們匆忙起來：娛樂，個人的事情，和種種感情每天這個時候使他們的想像活躍起來，佔住了他們的思想，給他們的脚步以一定的方向。而且在人造的光明中，受苦者額上的皺紋總顯得不比白晝那樣清楚，在受苦者死寂的眼瞳裏，反映着燈光，使他們顯得有些活氣；街上的喧聲湮沒了自受苦的胸中發出的呻吟聲。因此，慈善的心靈和憐憫的手，大抵要在碰見窮人的軀骨和死屍似的眼睛時，才注意一下。

馬爾妲在客拉可斯基·比爾特米西街上留住了一刻鐘光景。一刻鐘。

她現在已不奔跑了，慢慢地走着，默默的，臉孔不動，眼睛蒙着淚光，向行人的臉上盤旋。

那雙火箭似的翅膀已從她肩頭脫落了，她又覺得臨死似的疲乏了。可是她依然走着；在街燈的光芒中，在她面前，在她上面，在她傍邊的幽暗中，在天上繁星中間，她恍惚看見她小孩的臉浮空着在訴苦似的看她。她走着；因為當她看見行人的時候，她腦中忽然驚醒了詛咒人的思想。訴苦的感覺在她胸中煎沸起來，化作了眼淚，溶成沸熱的液體，往她眼眶裏滾來，她第一次覺得她的窮窶該歸咎於別人，因而別人們應

該負擔她和她女孩生活的責任。這時她胸中責任心忽然隱退得無影無踪了。於是她覺得自己懦弱得有似孩提，疲乏而且頹喪得有似病人。

「這些強者，」她想，「這些有能力的幸福人，應把世界給他們的東西，和什麼也沒有我平分才是。」

可是她還是一次也沒有伸出過手來。

每次當她遇見一個輕佻的漂亮的婦人時，她從衣服的褶縫中拿出手來，但並沒有伸出去；張了張嘴，但並沒有說出話來。她無力的聲音恐怕被街上的喧鬧聲湮沒而不可聞，有一種不可見的力量時常打擊她的手，壓牠下去。

這又是羞恥的威力麼？

可是那貧婦的患病的小孩，還在那裏呻吟着，在牀鋪上跳動着，嘴唇灼熱枯乾，胸脯臨死的呼呼作響；她還是不住地呼喊「爸爸！」

兩個穿天鵝絨外衣的貴婦，依傍着走，走得很慢，而且很熱心地交談着。其中一個是年青而且天女般美麗。

馬爾姐在她們面前站住了。

「太太！」她微聲地叫了起來，「太太！」

她的聲音是低弱的，但不是畏葸似的。她不能摹倣（也許沒有試過）乞丐的口音。因此那兩位太太不懂得她叫呼的意思。她們急急的走過了幾步，但隔了一會却停住了，一個便掉轉身來問道：「什麼，太太？我們失掉了什麼東西嗎？」

沒有回答。因為馬爾姐已轉向對方去了，她走得很快，像是要逃避她們和她站着叫她們的地方。

她放緩了脚步，她那黃瘦，枯萎，而陷落的面頰浮上了紅暈。這便是那燃燒着她胸脯的火熱的反應。她的瞳子閃着銳利的光；這便是襲擊着她頭腦的失望思想的反光。

她放緩了脚步，又停住了。邊路上走着一個龍鍾的老人，背脊略微彎着，穿着一件富麗的皮衣，這皮衣對他似乎太重，而且於他實在是件贅物。馬爾姐深刺的目光看着這個行人的臉。這張臉顯得是好心，溫和而且裝飾着濃密的白鬚的。

她把手又從衣服的褶紋裏掣出來，沒有伸出去，祇聲音比前次更低的叫：「先生！先生！」

這個男子已將走過了，但終於停住了，看了看那婦人被一扇大玻璃窗裏的燈光照明的臉孔，隨即懂得了她要什麼。他把手放進皮衣袋裏去，取出一隻小錢囊來，在裏

面找尋了一會，尋着了一個銀角子，便放在那婦人的手中，旋即走開了。馬爾姐看了看手裏的錢，欣然一笑。她居然討到了五角錢。

那蒼老而彎背的行人手頭很闊綽。但他怎能知道求乞的婦人的需要呢？倘使他知道了，他願否，能否滿足牠們？這個求乞的婦人不知要幾次伸出手來，才能得到她現在所要的最大的財富：得到買一捆柴和一瓶藥水的錢！

那求乞的婦人繼續走去，僵硬似的，默默無言，手中癢癢的捏着一枚銀錢。她又停住了。她這時並不着眼在行人，却向一扇輝煌透明的大玻璃的窗裏張望着。這是屬於一爿商店的，商店周圍懸着五彩燈火，看去瑰麗有似皇宮。裏面有大理石棟柱，中間掛着華美的紫色幃幔，壁上懸着色彩鮮麗的毯子，玫瑰一般嫣紅，嫩草一般碧綠，在這些氈毯前婷婷立着白色的雕刻人像，尤爲惹眼。在黃銅臺座上有金光閃爍的高燭台，伸展着樹枝似的手臂，臺座上安放着銀盆，瓷器，和水晶的鐘形物，底下立着許多大理石的小人像。但這一切的富麗並不使那站在街上窺視這商店內部的婦人注目。

在一張長形的紫檀棹子上面，堆着許多厚實的圖樣美麗的地毯，棹子前面站着兩個男子。一個是買客，一個賣主。他交談得很熱心，賣主的臉孔是欣喜的，買客的臉

孔却顯得沉思似的，而且略帶慌亂，大概是被商品的富麗和繁華眩惑所致，因為商品都是頂上等的，所以他幾不敢揀選了。

玻璃門徐徐地推開了，走進一個婦人來，穿着黑色衣服，攔腰圍着一條白色布帶，頭戴黑色的抹額。這婦人黃瘦而多皺紋的前額一半是被從圍巾裏蓬鬆出來的撒亂的頭髮所遮沒了，面頰上泛着灰暗的紅痕，但嘴唇却慘白如紙。

聽得門開了，兩個男子都回頭顧盼。她在門口一個大鏡架底下的大理石桌子附近站住了。她像幽靈一般溜進這個富麗的聖地來，又像幽靈一般站在牆邊默然不動。

「你要甚麼 太太？」商店的主人說着，略略伸出頸項來，從一簇人造的花球背後望着那黑衣婦人。

但她並不回答。她的目光釘視着那買客的臉，買客這時肩頭披着皮衣，一隻白手勝懶洋洋地放在一條顏色鮮麗的毯子上。對那婦人只是漫然投視一眼。

「你要甚麼，太太？」商店主人重複着他的問語；他把那黑衣婦人自首至尾的打量了一會；然後厲聲叱咤道：

「爲什麼你不回答？」

她依舊注視着那富麗皮衣的買客。她胸中宛若有隻手在那裏撕扭她的心，她的頭

裏燃着火，她的呼吸愈加急迫起來，面頰和前額現出紫色來。忽然她伸出手來，蒼白的嘴唇發顫着，張開閉攏，很有幾次了。

「先生，」她終於說了，「好先生！請先生給我些錢，讓我去買藥給我生病的小孩！」

她的消瘦冰冷的手，像白楊樹葉一般顫抖着，在她那尖銳的聲音裏已滲入了乞丐所慣用的哀求調子了。

穿皮衣的先生對她察看了一會，聳了聳肩。

「我的太太！」他乾啞的聲音說，「你求乞不覺羞恥嗎？你不是還年輕強壯嗎？你可以工作！」

說了他立即掉轉身去，對着那紫檀桌子，桌上放着毯子和銀盆。

商店主人微笑着，再展開一條毯子來。他們繼續那中斷了的談話。那黑衣婦人依舊站着不動，像是被一種不可勝過的魔力所攝住了似的。這時她的面相顯得可怕了。她所聽得的話正像毒汁，注入她的胸中；她本來天天像在飲毒汁，而這話裏所含的毒汁却有痲痺的力量，使她神經緊張起來，使她思想失去知覺，使她良心矇昧了。你可以工作！說這話的人可知道一點，這句話對於這個婦人是多麼苛刻？原來她就是

因爲要找工作而弄得心身俱傷，也因爲不能工作而喪失自尊心，把自己弄得輕女塵埃。那個人顯然不能知道她失敗的原因，所以苛刻的猜測她。但是他的舉動當然也不可視爲善惡的標準，如果我們因此而猜度他是無情的利己者，那未免太小視了他。或許他有的是慈悲的心腸，對於盲跛以及老境淒涼的人，對於貧病交迫的人，他也許是樂於救助的，可是此刻向他求乞的婦人却是年輕而無殘疾，臉上又看不見病徵。至於她精神上的殘疾，和她心靈的病態，却是他完全不知道的。原來就因爲精神殘缺無用，就因爲心靈患病，所以種種高尙的感情終歸毀滅，使她心靈中瀰漫着黑暗的思想，使這婦人不得不委屈求全。他不知道這一切，所以他說：你不是還年輕強壯嗎？你可以工作！他用這兩句話說出了真實，同時無意中也殘忍地苛待了人。

在幾月前甚至幾星期前，馬爾妲或許能夠了解，那男子的話是真實而且切當的。那時，如果她站在他前面，她定要向他表示工作來做，除了工作而外別的不想，現在她却要求濟財，現在她覺得他的說話祇有譏刺和斥責。

她伸出手來時，臉上和額上的羞紅，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在她蒼白的臉上，一雙深陷的瞳人像火山似的燃燒着。她胸中當真像有火山在那裏噴發……她胸脯一起一伏地鼓動着；憤恨，羨慕，貪望……火山似的一齊爆發了。

憤恨，羨慕，貪慕，貪望？馬爾妲出身於恬靜的鄉屋，曾是丈夫的愛妻，幸福的母親；她就是爲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也不願意去做一件能力所不及的事情；她不辭倦勞地要找尋一塊誠實的、食而無愧的麵包，她先前也會向上帝祈求過，要萬物的主宰免她陷入乞食的羞恥——這樣的人竟有一天仍不免遭運命的襲擊嗎？

但這終究是可能的！唉！這不但可能，而且也是無可奈何的！因爲人性照邏輯的推理是始終不變的，總是這樣的。她不是無肉體的安琪兒，她不是超世的理想人，因而她不免被地上的颶風所顛倒，世上原沒有這樣的超人。她是一個人，如果人性裏面含有崇高的理想：美德，犧牲精神，仗義的英雄氣概等，同時人性裏面也難免有卑下的本能和慾望，常被人世的污濁險巇所誘惑。我們不應該使一個人受苦到使他的人性生出犯罪的萌芽來。人性有偉大多能的，也有渺小無能的。但一個人總要有一些人的權利和生活的手段，有均等的權利與義務；否則他就不能完成人生的責任。

在馬爾妲胸中一滴滴凝集起來的毒汁，現在潮湧起來；同時以前沉睡在人性中的卑劣慾望，這時覺醒了，像毒蛇似的怒動起來。

穿皮衣的那位先生揀選了地毯、銀盆、銀碟、瓷器和大理石人像。他買了許多，他顯然在籌思着怎樣佈置一個美麗的家庭，也許他將要和他的戀人同居了。

他和商店主人談得起勁，所以已忘却那個婦人了。她依然動也不動地默默無言地站着。她的眼睛凝視着那買客的白手，這手握着一隻飽滿的錢袋。他爲什麼有這麼多錢，而我却一點也沒有？她想着。他有什麼權利可以拒絕我的求乞？他手中握着這麼大的財富還不肯給我一些嗎？他不曉得我的小孩病得幾乎死嗎？他說謊呢，怎樣說我是年輕而且強壯呢？我已老而又老了，因爲我已活過我自己的壽命了。我怎能知道往前的馬爾姐往何處去了？我病勢很重呢，因爲我像小孩一般無力……爲什麼人們強迫我憑着我的自己的能力過活呢？他們不是並沒有把能力傳授給我麼？如果他們要我現在獨立過活，爲什麼不把能力早早給我呢？他也是待我不公平的人中之一，是我價戶中之一！他應該償還我！

這個婦人的思想是極無理智的，極荒謬的，但這對於她原是不可免的，原是意中事。這些荒謬的思想的來由，却就是社會的不公平，命運的打擊，一方面無能力，一方面有責任和需要。因此種種可怖的主義，時常在世界上爆發出來，釀成殺人放火的緊張空氣；狂慾多由於不公平而來，這些狂慾也失掉了公道，因爲狂慾多由於罪惡而來，這些狂慾也不免是罪惡。

「那麼，」買客說，「地毯值四十五塊錢，銀盆值七十五塊錢，瓷碟三十塊錢，

其餘的僅四十五塊……」

他拿出錢付賬，忽然停住了。

「哈！」他說，「我幾乎忘却了。你要給我這個銅像呢……」

商人輕輕一跳走了過來，慇懃地微笑。

「這個嗎？」他問。

「不，那一個叫尼奧帛的……」

「尼奧帛？我想你要的是戈壁特罷？」

「也許這樣；我要去再看一看。」

他的手顯然是闊綽慣的；他把錢袋擲在那大鏡架底下的大理石桌子上，隨即跟着那商店主人走向裏邊去，裏邊在紫檀木架上，在玻璃的鐘形物底下，安着一排排的大理石或銅造人像。

這隻錢袋，被牠的主人漫不經意的一擲，鬆了開來，於是有幾張鈔票跌了出來，鈔票的價值各不相同。

這幾張鈔票映入那站在牆邊的婦人眼簾裏，帶着使她眩惑的引誘性。正像有幾種蛇能夠用牠們的目光攝住鳥兒，同樣這些顏色異樣的紙兒也把那婦人深黑的瞳子吸住

了。

當她這樣凝視着陌生人的財富時，怎樣的思想在她腦中旋動起來啊！這是很難以考查的，尤其難能把這些思想聯貫成有秩序的一線。這並不是思想，祇是一團糟，是因身體發熱病而產生的，加以她精神不安，尤其變得混亂了。這樣凝視了兩秒鐘光景，馬爾姐開始全身戰慄起來！她眼睛低下去，又抬起來，手伸了出來，一會兒又縮了回來！她顯然還在和自己爭鬥，但是可憐！她終於沒有戰勝的希望！沒有這樣的希望，因為她沒有意志的對抗力，足以使她擋住這個卑下的引誘，更沒有意識的思維力，足以使她了解這個誘惑的可恥，她已沒有良心了，良心早在她胸中凝集着的毒汁裏溶解了，她的羞恥心已被她對自己的輕蔑觀念所驅除了，多次的受辱和多次的求乞已把她的羞恥心摧殘殆盡了……：她已沒有勝利的希望，因為她已失却知覺，她的身體為一種狂熱所燃燒，這種狂熱是由她的饑餓，寒冷和失眠，尤其她的失望，而產生的；她的精神為潛伏在心底裏此刻忽然叛變的狂慾所抓住了。

突然間，這婦人把手疾速的一動，大理石桌上的許多鈔票中，已有一張不見了。同時那玻璃門開了，立即砰然一響關上了。

聽得了這個出其不意的響聲，那兩個在裏邊揀選銅像的人猛然回過頭來。

「這是什麼？」那位買客問。

那商店主人跑到門口來。

「那個女人突然跑出去！」他叫說，「她一定偷了東西去的。」

那買客也走過門邊來。

「真的，」他微笑着說，看了看那大理石桌面，「她偷了我一張三塊錢的鈔票。我祇有一張三塊錢的，現在已不見了……」

「哈！女流氓！女乞丐！」那商人叫起來。「怎樣？我店裏發生失竊的事麼？就在我眼前，這無恥的東西敢偷……」

「巡捕！」他大聲呼喊，在門限上站着，「巡捕！」

「做甚麼？」街上聽出了一個聲音。

在這商店的燈光中，忽然有個身穿號衣的人出現了，他胸口有塊黃銅的證章在燈光中閃耀着。

「向那邊去的，」那商人喘吁吁地說，憤怒得氣也透不過來，手指着街道，「有個婦人剛才偷了三塊錢逃到那邊去！」

「向那方面逃的？」

「那向那邊去的，」一個行路人聽了那商人的話，在商店門前停下來說，手指着諾維斯惠安脫街。「我碰見她的，她穿着黑衣服，像發瘋一般奔跑，眼前什麼也不看見，我想她是發瘋了！」

「應該捉牢她！」那商人對巡捕說。

「那當然，先生！」那胸佩黃銅證章的人說，然後跳上前去高聲叫喊：

「噲！大家捉賊！一個女賊逃到諾維斯惠安脫街去了。」

那商店的前門關上了，那位年輕的先生滿臉陪着笑容，輕輕責備那商人，說他不必爲了他微細的損失驚動大家。

過了幾秒鐘，街上騷動起來。像雷電射破雲層似的，那黑衣婦人橫衝直撞的打從一羣一羣的行人中間穿過，向諾維斯惠安脫街盲目地奔跑。她大概自己也不知道向那裏奔跑，也不知道應該向那裏奔跑，她沒有知覺，若癡若狂了。這時她靠餘下的一點思想意識也許還悔恨自己做了一件恥辱的事情，可是木已成舟，也無可奈何，祇感到惶恐而已。她受着自衛本能的驅使，儘量逃避衆人，但衆人就在她背後，在她面前，在她四周。當然，在她看來，靠盲目疾速而不加思考的奔跑，她終得到達一個沒有人跡的安全地方。碰着她給她推開的行人，都驚異或惶恐的看她一下，甚至躲避到旁邊去，以爲她

是瘋人，或則有急迫的事情要做。但街上不久傳過一個「捉賊」的聲音來，還聽出了「女賊」兩字。

這幾個字不是一個聲音喊出來，但像狂濤一般從那婦人奔跑的街上緊迫而來，一嘴傳一嘴地，聲勢洶洶。那婦人跑得精疲力盡了，於是暫時停下來，但聞背後有緊迫地追逐她的呼聲。

這種呼聲中不久加進了衆人在石街上奔跑的步履聲，她渾身震顫，失魂散魄的拔步再跑，她又像生了翅膀似的飛奔，狀極狼狽。這雙翅膀不是痛苦，却是恐怖所賜與她的。

突然間她覺得不能再跑了，倒不是乏力所致，——恐怖所賜她的翅膀使她離地疾飛——而是因為對面奔來的行人，都攔住她的路，張着臂欲捉住她。這時她的翅膀不但不能疾飛，還能使她動作輕捷的轉旋，洒脫行人的手臂；她依然能夠從行人身邊擦過，繼續往前奔跑。

但不久形勢愈加緊張了，現在不僅一個個的人攔住她的去路，一排排的人都聚攏來，形成一個對着她的壁壘。於是，她不能撇開他們了，站在他們前面，勢必被捕。

她從人行道上跳下；在街道的中心有許多鐵軌，和馬蹄的痕跡，但步行的人却極

稀少，幾乎沒有。

她在街道中心往前直奔，她輕捷地閃避車輪和馬蹄，正像先時能閃避行人一樣。但當她跳到街道中心的時候，一大羣人又在她背後追逐了。這是些什麼人呢？前面有閃着黃色銅牌的一隊人，後面跟着遊蕩在街上的頑童，大聲叫喊。這些頑童原是愛參加熱鬧的，而且他們後面疏落的走着幾個無業游民，也是來看熱鬧的。

馬車漸漸稀疏起來。那婦人在街道中心停了停，回首顧望，但見黑黝黝的一團人，向她追來。她離開他們還足有數十步之遠。於是她再一直往前奔跑。這時她在前面只見一樣黑色的東西，背後像也有一樣東西在咆哮怒吼，不過形狀略有不同，是長形的，高大的，上面有一隻亮晃晃的巨眼。銀子般的鈴聲在空中響着，又清脆又尖銳；這個鈴聲響得很長久，顯然是警告行人。那隻亮晃晃的巨眼，很快的湊近來了，沉重的車輪聲和馬蹄聲雜沓而來，車輪在鐵軌上轉動，馬蹄與鐵軌相擊成聲。

這是一座大公共馬車，由四匹馬拖着，滿載着人，和沉重的貨物。

那婦人在街道中央不停的奔跑，前後都有兩個黑的東西跑來：一個在狂叫笑罵，一個不絕的響着鈴聲和沉重的車輪聲，並且帶着亮晃晃的巨燈。兩者都直向那在牠們中間的婦人奔來。倘如她不引避到旁邊去，總有一團黑東西要吞她下去。於是，她從

，她已倒在了地上。

「停！停！」人羣中有一個驚駭的聲音叫起來。

但是那亮晃晃的巨眼不服從，儘管飛馳前來，馬蹄踏着鐵軌發出一聲！停！人羣不住的呼喊，聲音嘶嘎可怖。馬車夫從自己的

站住了，把繩子拉緊；用了驚駭的厲聲對兩匹馬吆喝着，要牠們停

於是馬停下來，這時馬車的前輪已壓過那躺在地上的婦人的胸。人羣站在那美麗的街道中央，沉靜如仕墓前，臉孔都惶悚得變

因刺激而喘息着，俯身憐視着那黑衣婦人，她在白雪面上正像一個

馬車的前輪壓碎了馬爾坦的胸脯，她的生命也就此告終了。她的臉依然蒙着淚光，凝視着綴滿繁星的天空。